

真正珍宝

第三辑

鲁斯特姆·法拉提 著

美赫燕 田心 译

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

作	者:	
翻	译:	
美	工:	炬池
网	站:	
开	本:	850 x 1168 1/32
字	数:	千字
张	数:	页
版	次:	2025 年 09 月 15 日

目录

真正珍宝的写作	1
续书的创作	4
美嬉的关爱	6
巴巴救了我	9
懒惰的爱者	10
脑心和谐	11
用忆念战胜嗔恨	12
持续自如的忆念	13
正确的选择	14
永远的伴侣	15
真正的祝福	16
真正的恩典	17
准备的程度	18
怀着感情念记	19
生发创造“在”	20
重要的是忆念	21
幸运的疯人	22
完全的交托	23
假古鲁与垃圾桶	25
完人的作为	26
全能的上帝	28
失去的机会	29
碾磨过程	31
重要的是取悦他	31
无上真理	32
背叛引向神	34
美赫巴巴之道	36
巴巴的沉默	37
跟随先知	38
只要放开手	39
公义与仁慈	42
他留下了签名	44

你是我的.....	45
唯一的守诺者	46
当帘幕拉开	48
寇诗德最后的日子	50
真爱史诗.....	57
分离之痛.....	58
艺术与神在	60
让头脑安静	62
祈祷的力量	63
坚定的信心	65
巴巴为世界受难	66
真正的礼物	67
真正的痛苦	68
巴巴的礼物	69
信任他	71
信心	74
为何受苦有必要	74
相信巴巴是神	76
应尽的责任	77
事实与真理	78
怎样取悦所爱	79
一切皆梦.....	82
皆因巴巴.....	83
满德里读心灵	84
一切来自巴巴	87
罩着面纱的神	89
非常体验.....	91
荣耀主的工具	93
荣耀主的工具	97
巴巴利用满德里做工作	100
苍蝇.....	102
唯有他存在	103
满德里	104

真正珍宝的写作

2000年我患病之初，宝吉曾建议，别的工作若一时做不了，不如写写书讲讲在这里的生活。对此我没有理会，继续寻医问药，以期恢复健康的好身体。经过近两年的挣扎，发现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之后，2002年1月左右我拿起了笔，开始写作。最初这只是为了让自己有事可做，因为到那时为止，我的身体已坏到有些日子连床都下不了的程度。

在写与满德里一起的生活时，我意识到“灵性训练”构成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传统上灵性训练概念让人想起讲道和静心之修道院生活。这是参加这种埃舍或采用这类路线的人所体验的，却不是满德里在信托所给予的灵性训练方式。

我们工作人员所遵循的工作常规，和世间的没有两样。只有一点例外：因满德里所施予的不断折磨，更不用提敲打，让事情更加困难。这在工作者和朝圣者心中造成质疑，尤其是那些对此尚陌生者，他们对巴巴消除妄我的方式尚理解不多。

我经常注意到，一些新来的工作者因无法忍受训练的严厉，而离开了这个地方。这些巴巴爱者带着对满德里所做之事的负面看法离去，并开始批评他们。我感到有必要伸向并触动这些巴巴爱者的心，消除对满德里的误解，因为我知道我也经历了类似的阶段。

尽管我也疑惑，但对满德里或这个地方未抱过任何负面情感。冲突发生时，我转向巴巴，从内心真诚地祈祷，给我指路，帮我理解这一切究竟为何发生。我会对巴巴说：“您是神，无所不知，知晓造物界一切众生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您选择满德里时，自然知道他们会让我们经历这种疯狂，所以这一切背后是有原因的，为我无法理解。您想让我们经历这些，那么请帮助我理解。”

每次出现冲突，我都会从心底向巴巴这样简单地祈祷。同时继续工作，尽最大努力为巴巴做，不去管困难。答案多年后才到来，一点一点就像个拼图游戏。就在写这本书时，我清晰地看见这些往昔事件的

拼图碎片，怎样组成了一副完整的图画。这确实是巴巴的恩典对我祈祷的回应。

我的心彻底安了，满德里所做的，乃是为了所有相关者的最佳利益，不只是疯狂，我希望同别的巴巴爱者，以及许多对此无法领悟者分享。我祈求巴巴帮助我实现这个心愿。我知道我需要一切可能的帮助，不单是写书，还有印刷和出版，我仍须通过满德里才能完成。

从过去的经历中我知道，对一个人想做的一些善举，满德里——出于只有他们和巴巴才知道的理由——会成为怎样巨大的障碍。我在行走此前无人敢走的争议领域，坦白地讲，我也害怕，尤其怕宝吉。健康不好也加重了恐惧，然而来自巴巴的推动促我向前，我知道我必须做下去，即使这意味着被捶打敲击。

我用了几个月完成此书，书写完后，决定找宝吉征求许可。我知道得在他心情好的时候，在他信托工作相对空闲时，那时也许我能成功获得他的许可。这需要耐心等待，因为我知道若贸然提出这个话题，恰值宝吉情绪不佳，他会把我轰出去。

一天，见宝吉心情甚好，谈笑自如，我趁机提了这个话题。提醒他说，他曾要我写一本书，讲工作者同满德里的交往和在这里的生活。我告诉他书已写好，希望他听听其中的一些故事，因为我想知道，对生活在世间、不清楚这里情况的巴巴爱者出版这样的故事，他意下如何。

我决定先念两个好故事，再念坏故事，即满德里的敲打故事。向宝吉念完好故事，不巧一名办公室工作人员因信托工作来找宝吉。宝吉对这位工作者一些工作上的问题不悦，对他发起火来。目睹宝吉的好心情消失，火爆情绪再次占上风，我的心直往下沉。工作者离去后，他转向我，火爆情绪依然，要我接着念故事。

此时我已失去讲敲打故事的勇气。不是我害怕敲打，此乃我身体好时的日常便饭。可如今我身体这么差，这种敲打若再度开始，只怕身体受不了。于是决定暂且将敲打故事推后，眼前只讲好故事吧。

讲完第三个好故事，我听见宝吉的发火声音问：“请问先生，这

就是你要写的东西？”我不解宝吉何故不悦，也不明白他想说什么。便说：“类似的故事我还有。”

宝吉的语气依旧：“这就是你要写的全部？你只打算写好故事？满德里给你的灵性训练或敲打呢？你不打算写写？”

我瞠目结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晕乎乎地问道：“您希望我把那些事情也写写？那可是有所争议的啊。”

宝吉回答：“要写，很重要，你必须写。”对巴巴通过宝吉给的这个尚方宝剑，我欣喜万分。这不是第一次宝吉直觉到我的真实心愿，以及阻止我去完成心愿的矛盾和恐惧。

太好了，这为我澄清了一切，让事情变得如此简单。称之为宝吉也好，巴巴也好，反正对我都一样。巴巴回应了我的内心需要。现在我可以自由地写这个话题了，因为是宝吉亲口叫我写的。事情发生的方式，有着完美的巴巴风格。我满怀喜悦地走出宝吉的办公室。

书终于出版了，来自满德里和巴巴爱者的友爱反应，让我惊讶。书发行几周后，我给美赫文·杰萨瓦拉打电话，向他和满德里问安。顺便问他，大家有无收到此书的赠送本。美赫文说他们都已收到了，但接着极关切地问：“书非常好，可鲁斯特姆你都做了什么？为啥写这些事，宝吉看了，会宰了你。”

听了美赫文的话，我大笑起来，向他保证这个话题是宝吉亲口叫我写的。美赫文惊讶地又问：“你确定是宝吉要你写的？”我再次保证，他松了口气：“还好你事先向他禀明，我还为你担心呢。”

虽然我向美赫文保证一切没问题，但几天后一个愚蠢的疑问进入我的脑子。“要是宝吉整个都忘了，怎么办？”过去他不是没做过这种事。他要我做某个事，回头忘得干干净净，然后为我不事先征询他而敲打我。想到这种事宝吉过去做过不少，我忽然间害怕起来。要是这次他也忘了，不记得是他要我写的怎么办？若果如此，那美赫文的话没错，宝吉会宰了我。但又无计可施，只有祈祷和忆念巴巴，等待结果。

几个月过去，宝吉对我说：“人人喜爱你的书，但我不知道你都

写了什么。我很忙，没时间看。”又过了一两年，我同宝吉坐着，他转向我，说：“你的书我看过了，很喜欢。真正的灵性。”又说：“继续写下去。”我提醒宝吉，书好不是因为写的，而因为其中包含的满德里的讯息。

最近一位巴巴爱者问我，在和满德里的共同生活中，我做过的最有意义的工作是什么。我回答说：“虽然我做的一切都是巴巴在做，不是我在做，但对我富有意义、激动我心之事，乃是用机智幽默，让满德里发笑，令他们愉快。对我有意义的是，看见他们笑和开心。”

满德里大笑时，周围所有的人都快乐，而他们不悦时，每个人的世界都落入黑暗。这就是为什么，让满德里笑，看他们开心，是我伴随他们工作和生活的最重要方面。

续书的创作

《真正珍宝》出版后，很多读过且喜爱这本书的巴巴爱者，要我再写写这方面的话题。我对他们说我已没啥可说的了，大家只管把读到的应用到生活中就好。对许多提这种要求的巴巴爱者，我一般都这么回答。一名巴巴爱者的话让我印象深刻。当我告诉他需要把书中内容应用于生活时，他说：“可我们不知道如何应用于生活。你可否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体验，告诉我们你是怎样做到的？”这引发了我的思索，想能否根据这名巴巴爱者的建议，再写点什么。但因身体虚弱，写作和出版一本书对我太过了，便搁置了一段时间。

2007年年底一个晴朗的日子，我接到德里一个叫萨米尔·迪吉安的巴巴爱者打来的电话。他读了《真正珍宝》，打电话告诉我，这本书怎样帮他澄清了一些疑惑。说此书怎样指引他解决了一些问题，谈了一会儿，又说起他仍存一些疑惑，书中没有提及。他向我提问，我根据那些年听满德里就各问题所谈到的，作了回答。听了满德里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他很高兴。说这帮他消除了疑惑。并建议我再写一本新书，谈谈第一辑未涵盖的问题。我说我没有足够的素材。他说：“别担心。巴巴会

提供素材的。”

接下来萨米尔开始频繁给我打电话，几乎每周都打，谈他的一些疑惑或问题。这迫使我走进记忆的小径，重拾那些年间满德里就不同问题，对朝圣者和工作者谈过的一切。就这样，越来越多的故事开始涌现。萨米尔不断督促我再写一辑，虽仍勉强，我开始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并向萨米尔保证，如果故事达到一定数量，如果巴巴希望，我会再出一本书。

这期间我的身体处于空前的糟糕。消化问题发作，体重下降。有时虚弱得连对我妻子口述故事，甚至只是说话，都缓不过气来。有时会失音，晕厥。因此写作所需的连贯性，对我和我妻子都难保持。我常纳闷满德里、尤其是宝吉，这种情况下是怎么支撑过来的。我做不到他们那种坚持，写作之念常常放弃。

巧的是，每次这种情况发生，萨米尔的电话就会来。他又会问一些问题，听完回答，又鼓励我写下去。就这样，我继续写了一个又一个故事，把它们从我的记忆，及我与满德里生活时的旧笔记中提取出来。把故事汇集了一下，我惊讶发现已构成了一本书。我一遍遍地读着，故事触动我的心，让我越来越感受到巴巴的在。我知道这不是我，而是巴巴写的，我只是他手中的一只笔。写这本书，帮我度过了我人生最困难的阶段，而今我想同世间的巴巴爱者分享，尤其是那些正在经历强烈痛苦者。

书写完后，我联系了曾帮我校对和出版前册书的巴巴爱者和朋友们。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最终，如巴巴所愿，《真正珍宝Ⅱ》于2008年出版了。收到首印本，读到献辞，我忽然记起了萨米尔·迪吉安。书写完后，就再没接到他的电话。从书写完到实际出版，已经过去数月。这期间一定已有近半年的时间，萨米尔一点消息或一个电话都没有。

我想送他一本，就试着按他给的电话号码联系他。不停打了近一个月，但没人接听电话。我妻子来自德里，她联系了德里的一些朋友，要他们找找萨米尔。还向朋友们提供了萨米尔的详细情况，包括他原籍是勒克瑙这个细节。他们通过一些巴巴爱者终于在勒克瑙找到了萨米尔，

捎话要他联系我们。

于是有一天，我们惊喜地接到了萨米尔的电话，他侃侃而谈。当时他正面临难以化解的危机。我一时冲动，对他说：“巴巴让我联系你，以便给你对症的良方。我打算给你寄一本《真正珍宝Ⅱ》，你会从中找到你要找的解决办法的。”我还提醒萨米尔，他的疑惑和对我的鼓励，在第二辑的写作中，发挥了怎样的重要作用。萨米尔对我说：“不是我，都是巴巴。”

我从内心感到，确实这一切都是巴巴，我只是他手中的一只笔。现在我越来越感到，所有的事件，所有的人物，所有在成书过程中扮演过角色的人，皆在他的指令下行事。实际上，他们都是他。如埃瑞奇所言：“此乃你与你的至爱之间的游戏，没有其他——只有你和他。”

美嫒的关爱

1989年6月，我开始在美拉巴德生活工作。此前都是作为朝圣者而来。最后一次这种拜访是在1989年2-3月间。这个期间，每到美拉扎德，不知何故总会被吸引到女子这边，坐在门廊上听巴巴的至爱美嫒讲故事。

之前朝圣时，多数时间都在满德里大厅听埃瑞奇、巴巴的妹妹玛妮、或者保·纳图讲谈。但这次却兴致淡然。内心受到强烈的牵引，走过去和美嫒坐在一起。每个美拉扎德日皆如此。

美嫒坐在门廊讲巴巴时，总是被女朝圣者围着，男子都保持一段距离。门廊前有个绿色长椅，是男子们的坐处，我也坐那里。因长椅偏远，美嫒声音又轻，我不总能听清她的话，但会一直看她的表情，那让我想起巴巴。

下午5点半，巴士开车铃响，我们排起队，逐一向美嫒和所有满德里道别，然后前往美拉巴德。这次我注意到美嫒的一些不曾有过的举动。大家一一同她告别完，她会握着队里最后一名女朝圣者的手，不放她走。铃声过后，她仍会谈10或15分钟。我从远处看着这一幕。玛

妮和美茹常再三恳求美嫒，提醒她铃已响过，要她放这名朝圣者走。这让我感到或许美嫒在以这种方式奉献自己，因为她最后的日子近了。

那时美拉扎德开放至3月15日。在最后一个美拉扎德日，一个叫伊莱恩的女朝圣者，也坐在美嫒身边听讲。她有个大约七八岁的儿子，名叫彼得。随身带着把小吉他，弹得相当出色。小男孩很可爱，所谈多是巴巴。大家都感到前世他定跟巴巴有某种深厚联系，才能对巴巴如此专注。他还谱了赞美美嫒的歌，唱给她听。我记得其中一句是：“巴巴爱大树高高，巴巴爱美嫒好好。”

歌曲唱完，开车铃响过，大家和往常一样，向美嫒道别，去乘巴士。同美嫒告别的最后一名朝圣者是伊莱恩。我已跟美嫒道过别，但没走开，等着看这种总让我着迷的话别。我知道除非美嫒放最后一名朝圣者走，否则巴士不会开。

美嫒问伊莱恩回家飞机上怎么带儿子彼得的吉他。伊莱恩说她还没想好，但会把它塞进行李里。美嫒听了，表示担心吉他会在搬运过程中损坏。随后给伊莱恩详细指示，告诉她怎样用包装材料把吉他包裹好，再放进包里以防损坏。我被美嫒的爱和对小孩子吉他的关心所打动。确信伊莱恩正确理解了她的话，美嫒才放她走。

我和伊莱恩边走边聊，她也说起美嫒过了开车时间仍不松手，是在给她爱。

3月15日，朝圣季节结束，我们都动身回家，毫不知情这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美嫒。1989年5月美嫒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的心碎了。决定辞去海洋工程师的工作，到满德里身边生活，我知道他们在世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想最大限度利用这个机会。于是1989年6月，来到美拉巴德工作和生活。

6月15日，朝圣季开始，中间伊莱恩再次来访。因这是第一个没有美嫒的朝圣季，大家都异常想念她，谈的多是她和同她一起的体验。我找到伊莱恩，问她还记不记得美嫒在开车时间握着她的手，为她儿子的吉他所示予的爱和关心。

她回答：“记得，我记得，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吉他坏掉了，我没包好。”我问她：“你有没有把吉他保存起来，作为对那个时刻的纪念，因为你是美嬉问候和话别的最后一名朝圣者？”伊莱恩面露愧色，说：“真遗憾，没有。要是保留下来就好了。”

又想起一个美嬉有关的故事。涉及到一对首次来美拉巴德的印度夫妇。他们带了两个孩子来，年龄在8到10岁之间。月份是12月，天气最冷的时节，而那年冬天又特别冷。他们来自孟买，那里冬季一般不需厚衣，所以没给孩子们带足暖衣。

孩子们穿着毛衣，但光脚穿着拖鞋跑来跑去，这在孟买司空见惯。这个年纪的孩子一般都很顽皮，这些孩子也一样。而在美嬉身边，他们则坐在门廊上安静专心听讲，不制造任何干扰。

美拉扎德比美拉巴德还要冷，这一次，美嬉讲完一个故事，转向右边的孩子，注意到他们没穿袜子。关切地问孩子的父母怎么不给他们穿暖和些。父母解释说不知道阿美纳伽冬天这么冷，没带来合适的衣服。又忙向美嬉保证，他们的孩子身体结实，经得住，没问题。

美嬉对孩子们的关切表情着实令人感动，与父母的冷漠形成对比。美嬉对孩子的父母说：“可他们还小，需要保护。我们成年人穿着厚衣服都觉得冷，孩子们一定也受冷。”

随后转向孩子们，问：“你们冷不冷？”他们回答冷。美嬉的关心没有到此为止。她转向一名女助手，要她从房里取些厚衣服来。助手拿来衣服，还帮孩子们加穿上。美嬉这才感到满意，继续跟围坐身边的巴巴爱者们分享故事。

过了一会儿，美嬉又转身问孩子们：“现在暖和了吗？”两个孩子灿烂地微笑着，使劲点头。这即是美嬉对巴巴爱者的爱和关心，不止表现在言语上，还在实际行动上。

我们多数人沉浸于美嬉的故事，没注意孩子们受冷，即使有人注意到了，也未示任何关心。亲眼目睹美嬉对孩子们细致入微的关爱，深深打动我的心，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

巴巴救了我

早年间，在美拉扎德，巴巴的生日庆祝是先演出，然后给来自坪坡岗村学校的孩子们发拉都。一次发拉都时，我碰巧在场。美拉扎德的满德里便叫我发。

孩子们排好队，从后面进满德里大厅，达善完巴巴椅子，从前门出，在门口领拉都。这样，尽管现场有几百名孩子，队伍井然有序，活动顺畅进行。发拉都活动持续一整天。

到了晚间，信托巴士要开，志愿者也得离开。我在男子这边跟所有满德里道完别，接着过女子这边问候，跟女满德里和巴巴的至爱美娒告别。

因长时间给那么多人发拉都，我甚感疲惫，问候女满德里时，脑子里迷迷糊糊。轮到我问候美娒时，她忽然问我：“你要走了吗？”我回答：“是的”，因为我也得乘信托巴士离开。听此，美娒抬起右手，向我伸来。因我神智模糊，思维不清，以为美娒想拥抱我，便意欲回应。

令我惊恐的是，我突然发现自己动弹不得：整个身体僵在那里。心咚咚直跳，不明白出了什么岔子。忽然我内里响起一个洪亮清晰的声音：“巴巴的命令是男子不得拥抱美娒。”我脑子立刻清醒，人也警觉起来。少刻，身体不再僵硬，能活动了。当然，我不再试图拥抱美娒。而是想弄清美娒为何向我伸手过来。

这时我注意到美茹在我身后不远站着，手里端着巴巴的帕萨德甜食托盘。美娒是伸手从美茹的盘子里拿帕萨德给我。这让我误以为她要拥抱我。

这时美茹发话，对美娒说：“鲁斯特姆还要在这儿待段时间，不回孟买。他只是要离开美拉扎德了，来说‘捷巴巴。’”她的话为大家释了疑。我问候完美娒便离开了，感谢巴巴没让我犯大错——违反他的命令。

坐上巴士回美拉巴德时，我跟一名朝圣者朋友分享了这个故事，

朋友说：“你总抱怨做男子有多不幸，不能拥抱美姍，瞧，巴巴今天给了你在心里拥抱美姍的体验，又不违背他的命令。”

懒惰的爱者

埃瑞奇常鼓励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不断忆念巴巴。他说，要做到这一点，最简便的方法是在我们所做一切中忆念他。实际上，从早到晚把我们的每一个行为都献给他。

通常，人做事总觉着“我”在做。若能在每一个行动中，都想到不是“我”而是“他”在做，那么忆念就会很自然地持续进行，无需努力。也不必去山里盘腿打坐，来达到这个目标。

埃瑞奇指出，巴巴在此次降临时，为我们留下大量珍贵的灵性文献和电影，使我们对他的忆念变得怎样容易。此外我们还有音乐和互联网等诸多媒体，如运用得当，都可成为忆念巴巴的途径。但埃瑞奇又说，我们巴巴爱者太懒惰，不用这些东西忆念他，反而用它们来追求物质生活。

听埃瑞奇这么说，有一次，我想起个笑话，同他分享。“从前有四个懒人，一个比一个懒。第四个最懒的，即巴巴爱者。这四人在一棵苹果树下睡觉混日子。树上结满熟苹果。午饭时间已过，第一个懒人大声说：‘我好饿，实在懒得爬树；要是苹果掉地上，我捡起来吃就好了。’

“第二个懒人说：‘我也饿得慌。不过谁愿意爬起来捡？苹果直接掉我嘴里，我吃了就好了。’

“第三个懒人听了接茬：‘我也饿了，就算苹果掉我嘴里，谁会为我嚼呢？’

“最后，巴巴爱者发话了：‘我也饿得不行，别说嚼了，谁来替我把苹果咽下去？’”

埃瑞奇听完大笑，我接着说：“我猜我们都像这样。就像您说的，巴巴给了我们那么多忆念他的机会。可把这比作他放进我们嘴里的现成的、易消化食物。我们只须咽下即可。可连这个我们也做不到。巴巴知

道这点，故在我们的喉咙里插上管子，通过管子喂我们，以防我们的灵魂挨饿。我猜想，这种插管子就是我们所受之苦，以便帮助我们忆念他，喂养我们的灵魂。”

埃瑞奇听了似乎喜欢，说：“不错，的确如此。我们容易自满，轻视忆念，因为我们的头脑被别的事占据。若不断地忆念他，我们便成为他的。就这么简单，我们却做不到，因为我们的内心充满欲望。我们重生轻神；巴巴亲口说过，我们应重神轻生。因此要认真努力，在所做一切中忆念他。工作也好，游戏也好，都为他而做。不要自满，错失巴巴本次降临中给我们的这个绝好机会。”

脑心和谐

每次读巴巴语录，我都从内心感受或毋宁说感知到巴巴教言的真理。可以说我是从情感层面理解领悟的。因此，见一名长期工作者从智力上解析巴巴的话，我甚为着迷。这位工作者把巴巴的话拆解开来，在脑子里来回掂量，来理解这些话的更深含义，最后得出和我从心灵感知层面得出的同样结论。我不具备这种品质，对这位工作者的做法深为惊奇。倘若我试图用头脑分析巴巴的话语，只会一片混乱矛盾。所以观看他做我完全陌生的事情，叫我入迷。

一天，我跟埃瑞奇提起这个话题，对这种做法表示不可思议。我说：“我必须用心灵感受巴巴话语的真理，得心灵领悟才能理解。用头脑我永远做不到。智力上分析，拆解并领悟，对我太难了。我能从心灵上立即领悟，但用头脑很可能要好几天才能理解。”

我甚至对埃瑞奇引用了美赫巴巴的话：“巴巴说‘头脑是冲突、恐惧和疑惑之所，心灵却知道。’我认同这种状态，但纳闷这名工作者是怎样用头脑做到的。”

埃瑞奇平淡地答曰：“那有什么？头脑与心灵和谐时，唱同一个曲调，同一支歌。在和谐状态，你开始用心灵思考，用头脑感受。在和谐状态，它们相互补充，成为对同一个真理的反映。总之，没有冲突；

心灵可扮演头脑的角色，头脑也可扮演心灵的角色，因为在这两种和谐状态，对真理的体验是同一个。”听了埃瑞奇的话，我意识到自己在抵达该和谐状态之前，尚有大量的心理冲突有待解决。

用忆念战胜嗔恨

这件事发生时，我们正为关闭美拉扎德附近一家污染化工厂奋战。我在战斗中做筹备工作，收集污染工厂的违法证据。为此走访各级政府部门，不止在阿美纳伽，还去普纳、孟买、德里、奥兰加巴德及纳西科。随着我们收集的违规证据越来越多，厂主意识到身陷不利地位，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不实报道，反对我们及信托活动。这些报道甚是无耻失实，我义愤填膺，去报社予以澄清，威胁他们若不如实报道，后果自负。

见我发怒，埃瑞奇试图劝平静下来，说：“干吗生气，鲁斯特姆？做你必须做的；要坚定，但别动怒。”我回答说怒气让我保持战斗状态。“不然，”我说，“我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埃瑞奇只是叹口气，点点头，不再说什么。

另一次，我对厂主发怒时，埃瑞奇说，“鲁斯特姆，克服你内心对厂主的气愤。别这么怨恨他。否则，来世你俩会做夫妻。”我大笑，周围的人也都笑起来。一个总拿我调侃的工作者问：“谁是夫？谁是妻？我猜鲁斯特姆是妻，厂主是夫。”

听见他继续戏谑，我回身说道：“我是夫是妻无关紧要。不管是啥，我都照样折磨他。”埃瑞奇和大家哄然大笑。

埃瑞奇接着严肃地说：“你必须克服嗔恨。不然，来生巴巴会把您置入一种关系，迫使你面对这种嗔恨，战胜之，并且相互爱。通常，这样的人结为夫妻，往往关系破裂，以离婚告终。往世的怨恨延续到今生，导致离婚，又带入下一生，成为母子关系，被迫相互爱。这里我们又发现子女与父母不和，断绝关系。如此循环往复，直到两个灵魂学会彼此互爱。就是这样。”

埃瑞奇讲完，我问：“假如随着岁月流逝，情况变得不可忍受，他

们相互越来越厌恶，怎么办？”埃瑞奇停顿片刻，说道：“努力越来越多地忆念巴巴，将巴巴带入关系。这应该有助于克服这种厌憎和怨恨。”

我追问：“要是嗔怨顽强不去怎么办？那该咋办？”埃瑞奇叹道：“嗯，假如通过忆念巴巴，你能解除嗔恨，生发爱，那会取悦巴巴。但如若情况实无可忍，那就分开过活或者分手。关键是此后不要心怀怨恨，而要保持一种友好和谐的关系。要互爱，至少从远处。你若真想爱巴巴，感受他对你的爱，就必须爱每个人，不论其性情如何。

“所以，分手后，要排除怨恨，生发爱。之后，努力不要涉入虚妄的世俗爱，而要渴望神爱。若想再找个伴侣的话，你就让巴巴做伴侣。和他结婚，同他建立关系。他永不会辜负你。他是从始至终唯一对你不弃不离者。”

持续自如的忆念

保·纳图身体虽弱，但忆念巴巴上却强。他几乎做每一件事，都不忘忆念巴巴，常常显得很傻。对此他自己这样说：“人们觉得我忆念巴巴的方式很傻，有一小点需要都转向他。他们觉得我疯狂。但没关系，他们怎么说，我不介意，因为我喜欢做自己所做的，藉此不断地感受至爱巴巴的在。”

我必须承认，最初听保讲他的故事时，我也觉得他傻。但多年过去，我试着照保的方式忆念巴巴，有一小点需要时第一选择转向他，发现很难做到。这时我意识到了保·纳图的伟大。

保同巴巴的关系，是那种孩子同母亲的关系。就像无助孩子事事求助母亲，知道母亲不会不管，保也如是转向巴巴。下面一些故事表明了这种当时看似挺傻的关系。

保一次对我说：“我在普纳办事，乘坐当地公共汽车。上车后，见挤满了人，没空位子坐。我有点紧张。因为我要去的地方很远，知道自己身体虚弱，一路站着受不了。我转向巴巴，抱怨自己虚弱，求他给我个座位。过了一两站，几个乘客起身下车，凭借巴巴的慈悲，我得到

了座位。旅途舒适，但没多久，口渴起来。不知怎样且上哪儿弄些水喝，所以又求巴巴帮助。到站一下车，你猜我在正前方看到了什么？一家旅店。我进去喝了杯水。解了口渴，感谢巴巴照管我的需要。”

保还会接着说：“看，看，看巴巴照顾得多周到。”

最初听这些故事，我觉得真够傻的，心想：“公交车每一站都有乘客上下车。巴巴没让那些乘客下车，好让保有个位置坐。再者，巴巴肯定也没为保建造那家旅馆。”

那时我并未想到，通过这种方式，保对巴巴的忆念变得自然不断。

保经常忘了纸、笔、书搁在了何处，找不到就慌神，立刻呼叫：“巴巴，请帮我找到。”东西一般就摆在旁边，找到后，保就又会念叨：“看，看，看巴巴怎样帮我。”

我当时会想：“你若仔细瞅瞅，自己就会在桌上找到。巴巴并没给你放那儿。”我却没意识到这种关系帮助保整日自然地忆念巴巴。我只是在生病期间，因背疼一天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挣扎着忆念巴巴，努力用他来占据自己的头脑时，才开始意识到保·纳图的伟大。

我尝试过，依然在努力做保所做的，有一小点需要就转向巴巴，很多次却发现自己惨败。我的头脑会转向家人、朋友和助手求助；只有在他们帮不上时，我才转向巴巴。作为第一选择，去忆念巴巴，非常非常难，我仍在努力，虽然经过努力，凭借巴巴的恩典，现在我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不是说你要什么巴巴必须给你，甚或满足你的需要。而是这种情形成为媒介，越来越忆念他，最终将你带到持续不断、无需努力的忆念之处。

正确的选择

每年都有许多朝圣者到访美拉巴德，尤其是永恒日、巴巴生日、沉默日、甚或节假日期间。这些朝圣者为伴同至爱巴巴和满德里而来。有些常来且久留的朝圣者，与满德里建立个人关系。通常对某位满德里感到亲近，分享个人问题。

一次，一对跟埃瑞奇亲密的印度夫妇，来找他解惑。子女们长大了，他们想对其未来职业给予指导。但拿不准什么最好，于是向埃瑞奇求教：“在我们孩子的择业方面，您有什么建议？他们要上大学了，职业上得做个决定。您知道竞争激烈，我们希望他们人生有个好开始。”

埃瑞奇不假思索地回答：“你们已经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人生开端。”这对夫妻显得惊讶，不明白他的意思。埃瑞奇解释道：“最重要的知识是美赫巴巴教导的真理，你们已经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智力上理解。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是实现与他合一，与主合一。他们若将所得到的理性知识，在日常生活中付诸实践，就会达到合一。你们将美赫巴巴的在带入他们的生活，已经给了他们一个好开始。现在是他们在此基础上前进的时候了，通过努力不断地忆念，以便有朝一日抵达目标。让他们以忆念他为职业，他们就会达到极少数人能达到的——与神圣至爱合一。”

埃瑞奇讲完，这对夫妇仍坚持要他就世俗职业给个意见。埃瑞奇回答：“持巴巴的名。从早到晚忆念他，无论选择什么职业。做什么工作或职业其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你做时是否在想他？因为倘若你在每一个行动中都能做到忆念他，那么该行动的责任便落在他身上。他会内在提示你做出正确选择的。唯有对主的忆念，才会帮助你在每一种情形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永远的伴侣

常听满德里讲人若沉浸于忆念或专注主，就会体验喜乐的故事。下面是我最喜爱的故事之一。

有位圣人在山顶的洞中闭关。有个弟子在洞外守护，谁都不让进。圣人只同该弟子交往，一月召见一次，和他共度一日。其余时间，弟子在洞外守卫。

很多云游朝圣者听说后，出于好奇前来探视圣人，受到该弟子的拦阻。他们也便安然离去。但有个固执的朝圣者，决意达善大师，拒绝

离开。一连数日坐在洞外央告。弟子终于让步，说：“大师一月邀我一次，陪他一整日，到时我向他求情。你那天再来，倘若大师愿意的话，你会得到达善。”

到了约定日，朝圣者如约而来。弟子被大师召进洞内。因盼望陪伴神圣大师的心切，弟子将朝圣者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到了傍晚才想起，于是跟大师提起。大师虽不情愿，但因弟子恳求再三，同意让朝圣者觐见，只见几分钟。

看见大师的光辉，朝圣者即刻被征服，恭敬地顶礼。默默过了一会儿，大师问朝圣者：“我的孩子，你有什么求？”

朝圣者回答：“先生，我有一事相问。您闭关这么多年；可曾孤单寂寞，感到需要人陪伴？”

大师慈蔼微笑道：“我从不孤单，因为主总是与我相伴。从不离开我哪怕片刻。”稍后，圣人又接着说：“直到此刻，我的主一直陪伴着我，但现在，因你来此，他离开了，我开始感觉孤单。我开始想念他。”

朝圣者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请求大师原谅，并保证再不打搅他了。

真正的祝福

每当有工作者向埃瑞奇抱怨美拉巴德的气氛，以及因工作者之间的不和谐，而不得不经历的不必要困难，埃瑞奇都不以为然，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没看见谁在经历我们跟巴巴一起时所经历的那种艰难困苦，那时候情况要激烈得多。相比我们不得不经历的，你们这些人简直就是野餐。”

若有人抗辩，对埃瑞奇说：“但你们有巴巴亲身在场所支持，”埃瑞奇便一笑，道：“他的亲身在场我们都厌倦了，他在场有时候压得我们想躲开。你们这些人径自外出，上银行，逛市场，随意吃喝。不仅如此，你们大部分人每年度一次假，离开工作，休息放松。我们根本没有这种事，不但没自由，而且生活每一刻都围着美赫巴巴转。

“我们被他召来召去做事情。我们的职责是随时照料他的身体舒

适，不论他在工作还是休息。我们自己根本没有自由时间，可以说没有任何自由。我们是他的奴隶，这是我们连年不断的状态。你能想象这有多压抑吗，没有自由，一直工作到身体筋疲力竭，得不到休息、食物，甚至洗个澡，还要愉快地做这一切？

“最糟的是，倘若我们心生负面念头，巴巴，作为神人，知道我们脑子里想什么，就会要我们说出来。因而我们甚至连思想的隐私都没有。是的，这一切会变得异常压抑。但这一切又有积极的一面。”

埃瑞奇沉吟良久。然后说道：“你们也许会纳闷，折磨和压抑会有什么积极面。那帮助我们以最自然的方式时刻忆念他。我们不必像你们那样，去努力静思或专注他。”埃瑞奇又说：“你们生活中有没有过，让你不停受搅扰的人或事？那会造成什么？你的头脑不停地想那件事或那个人，我们也像那样。但那是他的恩典或真正祝福。经过在他身边年复一年的折磨，我们对他的忆念变得持续不断，无法不想他。我告诉你，那是真祝福——不间断地想他。”

埃瑞奇和我的这次交谈，已过去很久。那时我对此没有多想，而今我意识到，尤其在我开始认真努力忆念巴巴之时——满德里何其幸运，有那种不断的忆念。我的忆念努力，虽不像满德里来得自然或持续，也带给我如此多的喜乐，让我不禁想，不间断的忆念给满德里带来的，会是何等的喜悦或极乐！

真正的恩典

有个厌世的求道者，有一天遇到一位圣人。听圣人讲起与神合一和神圣极乐，此人问道：“为什么我努力精进之后，仍没体验您所说的神圣极乐？连一瞬间都没体验过？”

圣人回答：“给我说说，你都做了哪些努力？我对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目了然，并未看见你做过什么真格的努力。”

这人抗辩道：“但我静心，拜谒圣地圣人，还阅读灵性典籍，这可都是我求道的努力啊。”

圣人说：“你一天用多少时间想神，追求上述一切？不足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你都在想吃，身体舒适，所做的工作。你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追求神，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当你把真正的追求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都在想主，只有百分之一用于身体等需要时，才可以说是为求道付出了真正努力。做到了这个，你自然会体验到神圣极乐。”

初读这个故事，我被其深刻道理所震撼，因为我知道，尽管也尽了力，但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想吃，身体舒适（尤其因我的身体不好），日常工作。是巴巴恩典和慈悲，通过这些故事，帮助像我这样的差等爱者越来越想他。

记得埃瑞奇说：“起初头脑不喜欢这种训练。不过，那个时刻会到来的——那时你乐意想他，并且会做一切帮你更想他的事情。那时你不但享受对他的忆念，而且越做越觉得做得不够。正是这种情感，将驱策你更加想他，直到有朝一日，造物界的万物都会提醒你想他念他。此乃真正的恩典。”

准备的程度

“弟子准备好，大师即来到，主亦必显现。”这是至师罗摩克里希那最爱引用的话。埃瑞奇讲述罗摩克里希那的故事时也常引述这句，以说明无须去寻找大师。实际上，一个人必须通过忆念，去除淫、贪、恨、嗔等低级欲望，进行内在准备。内在准备好，大师就会来，主亦会出现。埃瑞奇还会讲述下面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

“一天，罗摩克里希那有个弟子问他：‘您说我们准备好，主就会出现，您可否告诉我们这究竟何时发生？我们怎么确定大师出现的时间到了？怎么知道灵魂已经准备好了？’”

“作为回应，罗摩克里希那要弟子跟他走。走到河边，罗摩克里希那脱去外衣，要弟子也照着做。二人只穿着内衣走进河，至河水及胸，他抓住弟子的头，强行按入水中，不让他抬头喘气。”

埃瑞奇停顿片刻，继续：“你知道有人把你的头按进水里，不让

你出来是何感受？你喘不过气，拼命想出来，因为若待得过久，必死无疑。这也是弟子的感受，他拼命挣扎着抬头，但罗摩克里希那就是不让。身为至师的罗摩克里希那就这样按着弟子的头，直到最后一刻才拉将出来。

“弟子大口地喘着气，喘了半天，才缓过劲，平静下来。罗摩克里希那问他：‘告诉我，在我拉你出水之前，你脑子里最后的念头是什么？’

“弟子回答：‘我最后的念头是，您若再多按我一会儿，我就死定了。’

“罗摩克里希那说：‘当你对见神、与神合一怀有同样的感受时，当你感到见不到他，你一刻都活不下去时，就会知道你已准备好，主出现的时刻已到。而这种感受必须在你心里持续不断。你必须感到，哪怕片刻的分离都无法忍受，感到没有他在场你就会死去。当这种强烈感受产生时，主会立即出现。’”

怀着感情念记

有一次我问宝吉，只是念记美赫巴巴，是否有可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包括身体的。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巴巴说过的话，“对一切病疾的疗法是不断地和全心全意地想念我。”

宝吉随口答道：“是的。仅靠念记是有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包括身体的——前提是要带着感情做。”

于是我问，“怎样制造那种感情？”

宝吉回答，“当你的印象减少，业相减弱时，感情就会到来。”他停顿片刻，又补充道，“你只有泰然平静地接受一切，印象才会减弱。如果你毫无怨言地接受每一件事情，视作他的意愿，印象就会减弱。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时刻想念他——不断地想念他。”

宝吉最后说，巴巴已在每一个人的心间种下念记的种子。并解释说，“你的任务是每天浇灌它，直到它长成大树。”

生发创造“在”

宝吉访问西方时，中途都会应孟买巴巴爱者的请求，到孟买中心谈话。开讲前，宝吉一般都邀请听众提问。一次我碰巧在场，有位巴巴爱者问道：“巴巴爱者有必要拜访巴巴中心，与别的巴巴爱者保持联系吗？”

宝吉的回答是：“倘若你能够在心里不断地感受美赫巴巴的在，就不必跟巴巴中心或任何人保持任何联系。唯有你跟他的联系重要。不过，这应该是一种持久的联系，以至于你能够不断地感受他的在，恰如弥嬉拜。弥嬉拜在万人万物中见奎师那，视生命中的一切皆来自主奎师那。被投毒时，她不假思索，立即饮下，因为她确信这是主奎师那给的，而不为毒药所害。

“她的意识总在奎师那身上，仅仅觉知到他的在。倘若你能生发这种在，及弥嬉拜对奎师那的感情，你则哪儿都不必去。实际上，世人会来你这儿，向你顶礼，正如他们对尊奉为圣人的弥嬉拜所做的。然而，对工作养家、履行世俗职责的世人，这种状态很难达到。他们的头脑不断被日常压力和问题占据，无力使头脑撤出深陷的摩耶纠缠。对这样的人，绝对有必要在生活中生发他的在，不管用什么方式。这样的人绝对有必要尽量抽时间，或阅读他的书，或与其他巴巴爱者一起谈论巴巴的恩典和慈悲，或访问他的中心和其他与巴巴有关的场所，以很自然的方式感受他的在。

“是的，对这样的人，一天当中至少有一会儿时间努力感受他的在，非常重要。不然，印象负担日益增加，他们就会开始感到厌倦和幻灭。所以，要记住在内心生发创造他的在，付出努力，有一天，凭借巴巴的恩典，他的在将成为你生命的不间断部分，把你带向目标。”

重要的是忆念

普纳有个巴巴爱者，曾在美拉巴德信托办公室工作过半年。他精神不稳定，逢人便讲自己的病症。一直在治疗，但病情依旧。由于此病，他没有一份工作坚持到一年半载。在美拉巴德的工作亦如此。他离开后，有近 10 年杳无音讯。这期间，连他在哪里都没人知道。

久无音讯之后，一天突然接到他给信托主席和美拉巴德信托委员的一封信，信中说他患了晚期癌症。医疗费用高昂，希望信托给予经济补助。他张口要了几十万卢比，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信托回复，要他提供全部医疗账单，连同医疗报告及主治医生的信，以便在经济上帮助他。作为法定许可的慈善组织，信托必须遵循慈善总监制定的具体程序。那个巴巴爱者再未回音。

有时候我因信托工作到孟买办事，有一次宝吉叫我在普纳下车，探询一下这位爱者。还要我向他解释解释，倘若他希望资金援助，则需要提供医疗账单和报告的理由。到了他的住处，我惊讶地发现他活动自如，身体健康，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卧病在床，奄奄一息。

道过问候，我告诉他，需要做些什么，信托才能提供资助。他本身是会计师，我以为他会明白。然而，他却大骂起所有美拉巴德信托委员和满德里，包括玛妮和埃瑞奇。这让我恼火，考虑到他的精神状态，我强忍住，让他说下去。待他讲完，我便起身告辞。他却要求我等，他还有要事相告。

他说：“巴巴一天到晚和我说话。就在我坐在那儿同我说话时，他也在对我说话，在一切事情上指导我。早晨他叫我起床，叫我刷牙，告诉我吃什么早点。像母亲一样照看我，从早到晚告诉我该做什么。”又说：“就在我来看我之前，巴巴叫我出去散散步。路上巴巴叫我去银行取些钱。然后巴巴叫我快点回家，我就回了家。我家人需要钱，我把钱给了他们。不一会儿，你就来了。每件小事他都告诉我怎么做。”他说完，表示我可以走了。

对此我不知该作何解。鉴于他的精神状态，我感到他无疑在自欺。回到阿美纳伽，见到宝吉，我跟他细述了此事。说那个人显然精神不稳定，因为他一方面谩骂满德里；另一方面又称巴巴像母亲一般，在样样事情上指引他。宝吉评论道：“他的确很幸运。”

宝吉的反应，比那位精神不健全者宣称受神圣指引，还更令我吃惊，我对宝吉说：“您为什么这么说？在我看来他明明在自欺嘛。”

宝吉说：“以任何方式忆念巴巴都是有福。即便是自欺，若因这种自欺，想象自己时刻与他交流，更是大幸。这种忆念本身将把你带向目标。你聪明、愚笨，精神健不健全，都不重要。只要你不断地忆念他，他便承担起责任。”

幸运的疯人

下面的幸运疯人故事是埃瑞奇讲的。“那是在巴巴巡游哈默坡地区期间。在哈默坡的一个村子，哪个村子我记不得了，发生了下面的故事。巴巴在对爱者施达善，人人欢喜，忽然听见后面一阵骚动，某种喧闹，引起巴巴的注意，叫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我过去询问，原来有个当地的疯人想进来，人们试图赶走他，引起喧闹。我禀明巴巴。巴巴叫我把这个疯人带过来。疯人被领进来。他不是玛司特，只是普通的疯子，习惯在村子里游荡，像疯人常做的那样，嘴里嘀嘀咕咕，不知所云。他到了巴巴跟前，巴巴用双手轻抚他的两颊，无比慈爱地拥抱他。这个嘟哝不停的疯人，忽然安静下来。似乎神圣临在穿透其受损的心智。少刻，巴巴叫人送他走，指示爱者们照料他。

“我们见到的就这些。后来，我们从该地区爱者的来信中得知，那个习惯于昼夜嘀咕的疯人，现在开始嘀咕巴巴的名。与巴巴的会面，在其混乱的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他能认出巴巴的照片。有的巴巴爱者教他念圣主之名，如今这个疯人整日口不离神名。

“巴巴爱者时不时地向巴巴报告这个疯人的消息，一天我们接到信说他不在了。我给巴巴读这个消息时，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个人

有多幸运。他口念我的名死去，已来到我这里。’ ”

埃瑞奇评论道：“多么幸运的灵魂，因为疯癫，获得解脱。我们甚至目睹过在巴巴身边待过的鸟兽的情况。它们死去时，巴巴会谈起它们的好运，对我们说，同他的接近，将给它们一个灵性推动。来世不仅获得人身，甚至会走上灵性道路。他的恩典和慈悲延伸到造物界的一切生灵。”

完全的交托

下面的故事发生在我们为关闭化工厂奋战的时期。化工厂厂主，虽说是个麻烦制造者，却有一种奇特品质，时而让人感到，他前世定然跟巴巴有某种密切联系。他不仅反对而且通过虚假宣传，攻击信托，从而使巴巴的名得以广泛传播。只有与巴巴有联系者，才能扮演这种角色。

我常对埃瑞奇戏言，厂主的这种品质，让我感觉他前世一定是满德里成员。埃瑞奇问：“在他身上，你看到哪些类似满德里的品质？”

我说：“他有强大的魅力和吸引力，连陌生人也被迷住。他能把任何人赢到他一边，让后者反对我们。我曾拿着确凿的证据到不同地方，人们哪怕已看过证据，而轮到表明立场时，心也会被厂主融化，对他产生同情。满德里就有这种磁力。”

埃瑞奇问：“还有呢？”“他的家人、朋友和亲人都受够了，对他的一意孤行不堪其扰。给他提供了那么多友善的解决方案，可他拒不采纳，只管独行其是。满德里就像这样，以类似的方式折磨身边的助手。他最后一项品质是，行为令人捉摸不透，简直到了古怪的地步。一方面，攻击信托和巴巴爱者；另一方面，他又给满德里送去甜食和问候。真不知该怎样理解。”

埃瑞奇听毕大笑，说：“我们变成这个样子，因为巴巴对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成了这样，都是他。”

巴巴离开肉身不久，阿娄巴处于火热状态。他会走进阿美纳伽的饭馆和住户家，不但给人谈巴巴，还在墙上挂一张巴巴的照片。厂主家

就被阿娄巴亲手挂过一副巴巴的相框，结果厂主的父母常来拜访美拉巴德。在化工厂战斗期间，他们并不赞同儿子的行为。

战斗结束后，我们在最高法院胜诉。我感到大为轻松，因为紧张工作的压力非常累人。然而，我却感觉不到快乐。不知为什么，心里为破产的厂主感到某种悲哀。我常在路上碰到他，他会走上前，像对最好的朋友一般待我。即使在战斗如火如荼之际，他也如是，局外人不会认为我们是对手。

战斗结束后，有一天，我与他不期而遇，他与我聊起来。我脑子里有个挥之不去的疑问，便问他：“跟我说实话，因为我不明白你到底为啥那么做？为啥要打到这种悲惨结局，弄得片甲不留？”他答道：“唉，我想是我的命吧。”

我穷追猛打，激他道：“你看看历史，还没人打赢过阿瓦塔。杜尤坦败给奎师那，拉瓦纳败给罗摩。你也不是不懂历史，却选择了毁灭之道，同阿瓦塔美赫巴巴及他的满德里作战。你为什么这么做？”

厂主即刻回答：“我从没跟美赫巴巴斗争过，而是跟你们美拉扎德人和支持者。你们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说，那是美赫巴巴的战役，从而强迫巴巴站到你们一边。你们把战斗责任转移到他身上。你们这种反复行为，迫使他把战斗责任承担到自己肩上。巴巴就是这样被卷入的。

“你们将战斗交给他，使之成为他的战役，来迫使他从你们那边介入战斗。我是同你们这些人战斗，不是同他。但你们通过祈求，使他站在与我对立的一面。这就是我输掉的原因。这场战争不公平。你们让战争变成他的，让天平倾向了你们。”

如此深刻的见解，我竟从一个劲敌那里学来。他前世一定跟巴巴有过密切联系。直至今日，我都记得他的临别之言和其中道理。如果我将每一种情况完全交给巴巴，他就会对之负责，我便不再为之烦恼。我还认识到，自己到今天也不能百分之百做到这一点。

假古鲁与垃圾桶

有一次我和曼萨丽坐着，刚好有一位来朝圣的心理分析师也在场。曼萨丽问他：“你往海洋里扔一桶垃圾，会如何？海洋会不会受污染？”

这位朝圣者回答：“不会。”曼萨丽又问：“你往小水池里扔一桶垃圾，情况又如何？”

朝圣者回答：“水池必受污染无疑。”曼萨丽说：“这就是完人和假古鲁的区别。至师好比海洋，你可以投入自己业相垃圾的无限海洋。大知、极乐和大能海洋能够吸收，却不受影响。另一方面，假古鲁就像小水池。他们尚未成道，尚未融入神的无限。假装无限，依然受限。群众来找他们，把业相垃圾扔进这些假古鲁所代表的有限小水池。

“日积月累，这些有限的水塘变得肮脏，开始发臭。这就是假古鲁的处境。他们收集前来膜拜者的业相垃圾，加重自身已有的业相负担。他们的业相垃圾大量增加，虽享受地位带来的金钱和权利，但来世必受巨大痛苦，以消除所积累的全部业相。怀着虔敬来找这些假古鲁的群众，因卸下业相负担而获益，假古鲁却受大苦。他们起着街头垃圾桶的作用。与吸收垃圾、不发臭的海洋相比，这些垃圾桶因有限能力而臭气熏人。”

曼萨丽停顿片刻，问朝圣者：“你有无注意过，有人来跟你谈人生问题和困难时，随着倾诉，他开始感觉轻松起来，听者却开始感觉心情沉重？”

身为心理分析师的朝圣者回答：“是的，这个我知道。心理分析不过如此。通过让人倾诉，来帮他释放问题。”

曼萨丽又问：“你知道那个人为啥感觉轻松？因为他将自己的一些业相，卸给了听者。听者承担其业相，因而感觉沉重。长此下去，听者甚至会陷入抑郁。”

心理分析师听得饶有兴味，说：“确实，因为过一段时间，心理分析师就得找导师或者同事，来解除压力或卸去负担。”并说：“我没意识到我们是在收集业相。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职业造成的负担？”

曼萨丽淡定地答道：“这很简单，每个人都要做，不论什么职业，尤其是你这样职业的人。一旦你脑子里开始承担治愈那个人的责任，问题就出现了。当你的受限‘我’宣称：‘我有责任，我要把这个人治好，’你便承担起他的业相负担。正确的办法是忆念巴巴，将每一个行动献给他。首先请他到场，只是用你作媒介，通过你去疗愈病人。你的工作和责任是尽最大努力，完全成为巴巴工作的顺服工具。这会将业相和疗愈负担，全部转移给巴巴。记住，你必须尽力做好工具。”

心理分析师谢过曼萨丽后离去。数年后，他告诉曼萨丽，他按她指教的方法实践，获益匪浅。

完人的作为

一名长期工作者，有一次问宝吉下面的问题：“希瑞亚吉，”他说，“早年曾作为流浪苦行僧求道，历经艰辛。后来却结婚成家，生儿育女。有的至师也结婚生子。要有孩子，就得生殖。请告诉我，宝吉，这些圣人和完人，是否也像常人那样体验淫欲？”

宝吉给出以下回答：“不会，情况完全不同。希瑞亚吉早年求道。内心躁动不安，燃烧着对神的渴望。他非常纯洁。不只是伟大，而是无与伦比，所以说才被选扮演阿瓦塔父亲的角色。因为这是他命定注定的角色，他不得不结婚。即使结婚以后，他内心依然唱着至爱之歌，头脑不断专注于想念至爱。即使在世间生活，亦非世俗之人。希芮茵母亲只好承担起抚养子女的责任。

“这样的人不像常人那样体验淫欲。当你头脑里每一个念头，心灵里每一个情感，都是至爱上帝时，何来淫欲的问题？对于一般人，由来已久的欲望，使其意识不断地受淫欲乌云笼罩。大多数人挣扎于淫欲念头和情感。对于希瑞亚吉这样的纯洁灵魂，情况却不是这样。他们的意识完全专注于求道。没有欲望或淫欲。但为了完成使命和命定的角色，在受孕之时，临时起意，行为自然发生，正如吃喝排泄等身体其它活动一样。他们不像常人那样体验淫欲，但为了命中注定的角色，生殖行为

则有必要，并在规定的时刻，临时起意而生。”

宝吉停顿片刻，继续说道：“就至师而言，他们已与神为一。对神圣实在的体验持续不间断。整个世界对他们如同梦境。只是为帮助和唤醒仍在做梦者，他们才又回到梦中。即使与人交往时，也持续觉知上帝状态，并觉知梦状态。

“这样一个人从何体验对梦中物的淫欲？实际上，其体验是除了自己别无一物，一切都是他自己。他又怎样去体验淫欲？结婚生育时，他必须履行生殖行为，但对于他，那只是梦中的作为。

“因为即便在做此行为时，也不断地觉知神圣状态，因此他不断意识到一切都是他自己，别无存在。至师每一个行动背后的唯一目的，是给予人类灵性推动，将他们从这个幻梦中唤醒。否则他们没理由继续留在幻相里。”

为说明完人的一个小举动，能带来怎样的广泛反响，宝吉讲了下面的故事。“朵帕提是潘德瓦五兄弟之妻。他们被放逐森林时，朵帕提相随。她得了众神的馈赠——一个聚食宝锅。无论多少人都能管饱，饭食从不会吃完。但有一个条件：一旦朵帕提吃过，宝锅便不再聚食，直到下一顿饭。凭此能力，潘德瓦兄弟们在放逐期间不仅自己有吃，还常向成百上千的圣徒、圣人及来访者供食。其乐善好施无人不晓。

“一天，刚好杜瓦斯穆尼同千名弟子光顾此地，前来拜访。这位穆尼以盛怒著称。怒视谁，谁就即刻化灰——其能力就是这般。他见过潘德瓦兄弟，叫他们为他和千名弟子备饭。与此同时，他同弟子们一道，在饭前去河边洗浴。

朵帕提听说，焦急万分，因为她已吃过，此时宝锅不会再聚食了。想到穆尼的脾气，朵帕提对潘达瓦兄弟的安危极度担忧。

“她呼叫奎师那相助。奎师那出现，不等朵帕提开口，就对她说：‘我饿坏了，快给我弄点吃的。’

“朵帕提听了，哭了起来。奎师那询问缘故，朵帕提一五一十禀明，道：‘我在危难之中求您相助，您却向我要吃的，叫我如何是好，您完

全清楚，宝锅已生不出饭了。”

“奎师那道：‘把宝盆拿来我亲眼看看。’”

“朵帕提将空锅递给奎师那。奎师那往里瞅了瞅，见一角还剩星点饭粒。他拿给朵帕提看，自己拾起吃了。吃完对朵帕蒂说：‘这下我饱了，再吃不下了。’

“就在此刻，杜瓦萨穆尼及弟子沐浴完毕，前来用餐。突然间，穆尼及千名弟子打起饱嗝，个个胃饱腹胀，仿佛吃了顿大餐。饥饿消失，他们没来吃所要的饭食，转身离去。就这样，奎师那救了朵帕蒂。”

宝吉随后评论道：“这就是完人的作为。如果这样的人吃下一小点饭，就能喂饱千人的肚皮；想想看，阿瓦塔在降临期间，所做的高强度工作，定能对全人类产生什么效力！”

全能的上帝

“巴巴的外部痛苦，身体方面，不是因为疾病，而是因为他为人类所做的宇宙工作，”玛妮有一天在满德里大厅，对在座的一群巴巴爱者说。

“巴巴看上去非常虚弱，因他让身体承受的宇宙痛苦压力，而极度脆弱，”她说，“他多次暗示我们，他的最后时刻已到，他即将离开肉身。试图给我们心理准备。但我们无从领悟，因为他给我们罩上面纱。”

“记得他告诉我们，他的工作已百分之百完成，工作的结果也将是百分之百。他会对我们说：‘你们会看见，你们会看见。我的爱者会来，我的孩子们将从全世界前来。’当时我还纳闷，巴巴为什么说‘你们会看见’，而不说‘我们会看见’。

“后来才清楚明白；可当时我领悟不了。事实上，我还以为巴巴说‘你们会看见’，不说‘我们会看见’，是因为他已经看见了。那时我脑子里就是这样想的。

“在最后那些日子，巴巴所经受的强烈痛苦，让许多爱者开始怀疑他的神性。很多人不解：‘神怎么会如此虚弱？’

“这让我想起弗朗西斯·布拉巴赞。那时他同巴巴的满德里一起在美拉扎德生活。每天上午会用专门的抬椅，将巴巴从卧室抬到满德里大厅。在这里他处理事务，与男满德里交流。完毕，又用抬椅把他抬回房间。在满德里大厅，巴巴会坐在铺了垫子的椅子上。他希望回房间时，弗朗西斯必须扶着他的胳膊，帮助他走到抬椅处。

“由于宇宙痛苦，他身体虚弱得连到抬椅那么短的距离，都走不动。通常都是弗朗西斯和埃瑞奇一道搀扶巴巴，从一张椅子走到另一张。一次，巴巴击掌，打手势：我感到虚弱。送我回房间。”

“弗朗西斯起身搀扶，同时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巴巴是神。神怎会如此虚弱？’弗朗西斯和埃瑞奇一触及巴巴的胳膊，巴巴只是将两个食指轻轻一弹，极轻微的一弹。将弗朗西斯和埃瑞奇用力向后掷去，二人后退了半个满德里大厅，仰面摔倒在地。弗朗西斯惊讶不已，在场者无不如此。弗朗西斯茫然地看着巴巴，说：‘巴巴，你很强壮啊’。巴巴对弗朗西斯微微一笑，打手势：‘别忘了这个。’紧接着，又恢复虚弱状态，向弗朗西斯示意：‘我感到虚弱，过来扶我。’

玛妮最后说：“千万别忘了这一点。他是神，是维持全宇宙的全能上帝。别让你的软弱头脑对此有一丝怀疑。”

失去的机会

有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徘徊不去，是关于克里希那吉的，他曾与巴巴一起生活过一个时期。也许有的人不知道，克里希那吉是个麻烦制造者，好酒又好色。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去世后，他进入萨考利埃舍，意图骚扰高达乌丽照看的女弟子们。为阻止他在萨考利制造麻烦，巴巴邀他到美拉巴德。这是我从满德里处听到的。

巴巴对他不像对其余满德里那么严格。实际上，巴巴给予他贵族般的待遇，娇惯纵容，乃至指派宝吉作他的侍从。满德里没一个人受得了克里希那吉及其行为，但宝吉为服从巴巴，履行起服侍克里希那吉的角色。

克里希那吉不但拒绝服从巴巴的简单指示，还不顾巴巴的禁欲警告，继续与女性交往。他在美拉扎德生活期间，有一次，卡卡·巴瑞亚气得给巴巴写信说，倘若克里希那吉继续留在美拉扎德，他，卡卡，就离开美拉扎德。巴巴接到信时，古斯塔吉刚好在场。巴巴知道古斯塔吉也不待见克里希那吉，便开玩笑说：“卡卡还提到，克里希那吉撬开你的箱子，穿上你的衣服。”古斯塔吉气得直叫巴巴将衣服烧掉，他绝不再穿。

巴巴和在场的满德里都笑了。但不多时，巴巴叫一位满德里，去告知古斯塔吉实情，因古斯塔吉有心脏病，弄不好会发作。就这样，巴巴将克里希那吉留在身边，直到萨考利埃舍安全无虞。”之后，巴巴指示宝吉停止服侍克里希那吉，也不要再对他客气。习惯了贵族待遇的克里希那吉，如何受得了巴巴忽然施加的这种折磨，拔脚走人了。目前，克里希那吉在美国生活，自封为至师。

听了克里希那吉的故事，我脑子里产生若干疑问。于是问宝吉：“在这里生活这些年，巴巴的妹妹玛妮、埃瑞奇、您和其他满德里，让我相信在美拉巴德这片土地生活，不仅是一种荣幸，而且只有那些往世与巴巴有联系者，才能获此殊荣。这样的灵魂，通过努力和善业，为今生赢得了这种机会。克里希那吉放纵于女色、饮酒、不服从巴巴等种种行为。我的理解是这都制造束缚，招致痛苦。我想问的只是：克里希那吉也在巴巴身边生活了不短的时间，与其他配得而未有机会者相比，他得到这么好的机会，是因为他往世的善业和努力吗？”

宝吉随口回答：“只有那些通过善业和努力，在往世与巴巴建立联系者，才被赋予这样的机会。克里希那吉因往世的善业和努力，获得这种机会。但今生他非但没有好好利用，在灵性上更进一步，反而用来放纵于浊欲望。错失了进一步接近巴巴且远离欲望的大好机会。他放纵欲望，冒充至师，为自己制造了大量恶业，来世必受大苦，以消除这些负面业相。他若是像其他满德里那样利用这个机会，也会灵性上进步，更加接近巴巴和生活真正目标的。”

碾磨过程

一次，有人向宝吉投诉，一名巴巴爱者在美拉巴德行骗。宝吉面色略呈不快，因为这名巴巴爱者常涉嫌这种事。我问宝吉：“我想知道，在代表真理中心的巴巴三摩地，为何还会存在这么多虚假。离三摩地这么近的巴巴爱者，怎么会放纵于这种活动？”

宝吉回答：“种子种在石上如何生长？有水，种子会发芽，但很快会死去。长不成大树。要让树生长，就得把岩石碾碎，变为土壤。所有这些在美拉巴德发生，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岩石。这些岩石即爱者的心，这些心将逐渐地被碾磨成尘——以受苦的形式。届时，爱的种子会开始在他们心中生长，经过若干次人生，有一天将长成参天大树。”

重要的是取悦他

在美拉巴德，一年中有些时候，工作节奏缓慢。但对长期工作者，工作也会很紧张忙碌，尤其在活动期间。增加的工作压力，常常会在工作者之间造成态度粗鲁、冲突和琐碎争斗。这种时候，满德里会强调，不论情形怎样考验人，若在工作时记住，主要工作是取悦巴巴，则有助于在各种情形下更加友爱。所以工作时随时想着什么取悦巴巴，很重要。

玛妮会跟大家分享经验，帮助我们了解她是如何面对类似情形的。“在早年，”一次她对我们说，“巴巴离开肉身后，信托工作没多少可做，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跟来朝圣的爱者一起度过。朝圣者甚至到办公室看我们，我们也有充裕的时间跟他们坐在一起说话聊天，有时还会听他们中的一位唱歌。但随着时间流逝，信托开始扩大，为与日俱增的朝圣者提供住宿，工作量也开始增加。

“所以我们不得不开始限制朝圣者在办公时间来见。经常会有朝圣者想来访，我会放在喝茶时间，时间也不会很长。有的希望唱歌，我会温和地请他们到美拉扎德唱，因为我们太忙了。他们甚至会提醒我：

‘可您五年前让我们在办公室为您唱。’我会友爱地告诉他们：‘亲爱

的，那是五年前。节奏在快速变化。’ ”

玛妮继续道：“有一次，那天特别的忙，我忙得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到信托大院帕特的办公室办事，离开时，我满脑子都是工作，可以说不是在走，差不多在跑。在帕特办公室对面的长凳上，坐着一位用随身听听音乐的朝圣者，耳朵上戴着耳机。就在我经过她，冲向办公室的当儿，她招呼我，说：‘玛妮，您能抽几分钟时间给我吗？’说着，取下耳机，递过来。我完全傻了眼，脑子里直抗议：‘今天不行，巴巴。我绝对没时间。’但我看着她，心被她想要我听音乐的爱和期盼融化了。”

“我调整自己，面带微笑走向她，知道这会取悦巴巴。又拿过耳机，戴在自己耳朵上。接下来的一刻令人难忘，我珍惜至今。音乐的旋律让人联想起雪花飘落冰雪覆盖的山峦，那一刻，我从紧张忙碌的工作环境，完全被带入皑皑白雪峰峦的静谧气氛，静听雪花飘落。这持续了几分钟时间。这几分钟让我的头脑焕然一新，彻底放松。音乐结束，我谢过朝圣者，也感谢巴巴，给了我如此美妙的、意想不到的放松。”

玛妮又补充道：“不管你有多忙，都要努力向陌生人表现爱。为他创造时间，别错失机会；因为很难说，那也许是巴巴来帮助你的。记着，重要的工作是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中取悦至爱巴巴。不论手边的工作多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工作的时候取悦巴巴。工作的同时，记住，重要的是他的快乐。”

无上真理

我在信托办公室工作时，有一次，有个美拉巴德信托委员来见玛妮，情绪激动。令他生气的原因是几天前发生了一件事，事发生后竟没人告诉他。他是信托成员，本应是负责人，但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这在美拉巴德不鲜见——他却不知情，故来找玛妮抱怨。

玛妮耐心地听他倾诉所遭受的不公待遇，等他讲完，温和地对他说：“这事儿连我也是正在听说，尽管是信托主席。这种事我也遇到过，你别介怀，人们太忙了，太专注各自对巴巴工作的概念，导致这种无心

的差错经常发生。相对于在世间生活者，在巴巴氛围下，这种情况出现的更频繁。

“巴巴对每一个灵魂工作，他的工作速度会是令人难以招架。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失误。对这种事别理会，别当回事。学会放下和忘记。念记巴巴，充分利用他给你的这个绝好机会。通过赞美来想念他，忆念他的慈悲等神圣属性。想他怎样为我们受苦，这些才值得念记和谈论。如果你在为他工作时做到这个，就是取悦巴巴。”

听了玛妮的话，信托委员平静下来，离去。我也在办公室，相距不远，无意中听见谈话。玛妮对信托委员说，这事她也只是在听信托委员说。我有点吃惊，因为几天前我曾亲口给美拉扎德相关人员传达此事。没人把这事转告玛妮，让我略感吃惊，因为美拉扎德是个亲密熟惯的小地方，这种失误罕见发生。

我走过去，对玛妮说：“我感到吃惊，此前没人跟您讲过这事。因为我亲口对美拉扎德相关人员传达过此事。好像美拉扎德其他每个人都知道。玛妮微笑道：“是，几天前我也听说了。”

我被她的矛盾答复弄糊涂了，说：“可您刚才跟信托委员说，您只是从他那儿听说。”玛妮不无顽皮地再次回答：“是，没错。他说我听，我是这么对他说的。我只是没对他说，我几天前也听说了。”

我被玛妮的机智和智慧逗笑了，认识到他们在巴巴身边就是这么做的。玛妮非常慈爱地对我说：“我这么做是为了和谐。你也看见他马上平静了下来。这是在我们伴随巴巴的生活中，巴巴希望我们做的。他希望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和谐，他从不喜欢跟他一起生活的满德里发生争执。他会批评我们，表示不悦。他会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在此是为了取悦他，若真心想那么做，我们就该咽下骄傲、伤痛，学会抹灭自我，在一切情形下互爱。”

“假使有人冲撞伤害你，巴巴也希望我们更爱那个人，甚至更慷慨地对待这样的人。我们那么做时，巴巴会感到很满意。还会自豪地夸奖我们，好比对做对了的孩子感到满意的母亲。这是一个人应该不断努

力争取的。跟随巴巴生活意味着在一切时间取悦他，不断地觉察什么愉悦他。这是一个人能活出的无上真理。”

背叛引向神

早年间，宝吉还是信托办公室主任时，信托工作的重担都落在他的肩上。不但要创建朝圣者住宿设施，信托工作事无巨细他也要负责。宝吉的工作量之大，时间之长，只有他的助手知道。那些日子，宝吉因紧张的工作，情绪非常火爆，助手们只得忍受他的不断敲打。

这期间我刚好做宝吉的助手，受他敲打乃家常便饭。我们身心俱疲，常转向埃瑞奇寻求安慰。埃瑞奇扮演朋友的角色，提供抚慰良药，使我们支撑下去。他会给我们讲一些发生在巴巴身边的、要激烈得多的事例，来帮助我们专注巴巴。埃瑞奇还教我们应对的支招，包括如何躲避宝吉的锤子，如何用幽默缓解紧张气氛。并且经常提醒我们，这在巴巴身边所经历的真正生活。

然而很多时候，埃瑞奇自己也会敲打亲密工作者。他的敲打方式微妙且很痛苦。这种时候，你感到被背叛，主要因为你习惯于把他当朋友，期待他的安慰。倘若你找埃瑞奇寻求安慰过于频繁，埃瑞奇也感觉到的话，他非但不安慰，反而利用那种情形越发敲打你。这种体验简直令人心理压垮，尤其在你看到从别人那里求安慰的最后希望破灭时，从而被迫转向巴巴，仅仅转向他寻安慰时。

下面的故事有助于说明上述情况。一名长期工作者一度成为宝吉锤打的靶子。宝吉敲打起来就没完没了，连日不停，你只得整天听他训斥。虽然理性上我们知道那是一种祝福，但天天挨训，则难以忍受。故这位工作者转向埃瑞奇求安慰。他到埃瑞奇处坐下，诉说宝吉如何不快如何不满。埃瑞奇给他支持，引导他多日。然而在一个晴朗日子，晚间埃瑞奇和宝吉一处坐时，做了件令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们十分震惊之事。

埃瑞奇离开信托大院，回美拉扎德之前，总是去看望一下宝吉。那次，宝吉不住口地抱怨这名工作者的行为。他已跟埃瑞奇抱怨过很多

次，工作者们早已习惯了宝吉的这种性格。通常埃瑞奇也会静静听完，随后离去。然而这次，埃瑞奇转向宝吉，把这名工作者的秘密全都抖了出来。这都是人家怀着信任分享的，此刻埃瑞奇却公开告诉宝吉这些私下说的话。

这事发生时，我也在那里坐着，完全目瞪口呆。我回头看这位工作者的脸，看得出他也极度震惊。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埃瑞奇以前从没这样做过。工作者们一起晚餐时，该工作者向我袒露心扉，对我说埃瑞奇背叛他的信任，让他感到怎样崩溃。我懂他的感受，因为我自己也完全懵了，尚未回过神儿。我走上前拥抱他，提醒说，伴随巴巴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正是为这种体验而来的。我试图安抚他，其实我自己也十分困惑。

几周以后，我才有机会向埃瑞奇提及此事。埃瑞奇注意到这位工作者已好久没来看他了，便问起他。我趁机把心里话都倒了出来。“我猜他在躲您，”我解释道，“他感到被您背叛了，需要时间消化整个事情，慢慢接受后，才能再次面对您。”

埃瑞奇表示诧异，说：“我做了什么？”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对埃瑞奇叙述一遍，说：“对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那都像是背叛。说实话我也是那样感受的。”埃瑞奇停顿良久，然后缓缓说道：“那样体验是好事。”

我困惑不解，问道：“好在哪里？”埃瑞奇一字一顿、非常缓慢地回答：“背叛是必要的体验，帮助人背离幻相，转向真理，转向神。人们为什么要转向朋友家人？为什么不把神视作第一选项，我们的第一选择，转向他？我们不这样做，是因为业相总是让我们转向幻相；我们转向亲友，而不是转向自始至终一直与我们同在者。

“何以如此？是因为幻相，因为摩耶。当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幻相背叛，当我们的亲友家人一次次地背叛我们，辜负我们的期望，那时我们才开始背离所有这些幻相。这种背叛造成的转离，即转向真理的开始。倘若你把神当作第一选择，其实也是唯一选择，在一切情形下都仅仅依赖他，那么你就永远不会体验背叛。假爱背叛，真爱则支持你，

直到旅程终点，直到你融入真爱，融入真理。就是这样。”

美赫巴巴之道

从最早期，阿娜瓦丝·达达禅吉全家人就与阿瓦塔美赫巴巴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她生活在世间，与纳瑞曼结婚，但他们夫妇却是巴巴的亲近者，有机会长期伴随他生活服务。巴巴访问孟买，很多次住在他们家。

巴巴常提起她与美嬉的联系。阿娜瓦丝也自然地感到跟美嬉很亲近，尽力照巴巴的希望取悦美嬉。她的一生是彻底奉献和臣服的一生。虽受过很多苦，却把它们当作巴巴的意愿，欣然接受。晚年她疾病缠身，卧床不起，却总是给寻求建议帮助和指导的朝圣者提供支持，直到最后一息。

我最初来美拉巴德工作，面临很多的反对，尤其是来自我母亲的。当时我作为海洋工程师，有个收入不菲的职业。我母亲期望我成家立业。然而，我的生活目标却与她的背道而驰。满德里问我跟母亲是否有冲突，我开玩笑说，“有。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都想要同样的东西。”

他们会吃惊地问，“既然你们俩个想要的一样，为什么还有冲突？”受好奇心驱使，他们还会问，“你们俩儿都想要的是什么？告诉我们。”

我会极其缓慢地，一字一句地说，“我们俩都想过我的生活。我想过我的，她也想过我的。所以说有冲突，因为我想要巴巴，她想要世间。”

满德里会开心大笑。一次，阿娜瓦丝问起这个事情时，我给她同样的回答。她笑了，但很温和地问我是否对伤害母亲的感情觉得愧疚。我不清楚自己的感觉，但意识到自己有时候感到内疚，仍抱着一线希望——母亲会给我追求幸福的自由，而不加干扰。就对阿娜瓦丝讲了。她安慰我说，“你在走美赫巴巴的道路。因此继续走下去，不管别人怎样感受。你的首要责任是对你的上主，只要你在遵循美赫巴巴所教导的真理，过着纯洁，诚实，谦卑和消除自我的生活，就不必担心你的家人或朋友怎么看你。如果他们选择反对你，或因你的不服从行动感到受伤害，那是

他们的选择，你不必感到内疚。你没有伤害他们。

如果你因为不实践美赫巴巴的话，而做了错事，你的行动给家人带来伤害，只有那时你才有责任。所以你要从心中排除愧疚，专注于巴巴。不要想别的事情。只想巴巴，因为他是唯一能帮助你解决一切问题者。”

阿娜瓦丝说完，给我一个充满爱的拥抱。她的建议帮助我排除了因决定跟随巴巴的道路，而很可能感受的全部愧疚痕迹。如阿娜瓦丝所言，巴巴确实让我家庭的大多数人转向他，虽然用了些时间。

巴巴的沉默

在满德里大厅的一次谈话中，一名朝圣者对埃瑞奇说：“在爱者心中造成大量争议的巴巴工作中，一个方面就是打破沉默。有关他的沉默打破，巴巴有过很多不同的论述。对此我们不知如何看待。就连满德里也持不同观点。有的感到他已打破了沉默，有的不这么看。每次只要谈到这个话题，最后都增加争议。您能否告诉我们，无所不知的神，巴巴，为何会制造这样一个导致争议的情形？”

埃瑞奇停顿片刻，说：“我不知道。他没告诉我们，我也没问他。但我可以说说我对他的感受。只是我自己的感受。这种争议在每次阿瓦塔降临中都发生过。比如耶稣，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宣称天国要来人间。过了些时间，耶稣又宣称天国很快会来临，后来甚而说天国近在眼前。两千年过去了，基督徒仍在谈论将要来临的天国。到底怎么回事？耶稣所说的天国在哪里？”

埃瑞奇解释说，耶稣是在用象征性的方式说话。“他所指的天国在心里。他说天国要来时，是指心灵的觉醒——我们准备好体验神的临在。这是耶稣所指，我感到这也是美赫巴巴所说的打破沉默。沉默的打破将发生在每一个心中，因此显现也将发生在内心。这是我的感受。

“巴巴肉身在世时，就其沉默打破曾多次发布通告。他甚至给出日期，但日子来了又去，什么都没发生，至少在我们看来是那样。然而随后我们会发现，巴巴爱者非但没有因他违诺而离开，人数反而与日俱

增。何以如此？随着每一次通告的发出，爱者的数量有增无减。为什么这样？这怎么可能？这是因为他是在这些人的心中打破沉默，显现。这是原因所在。我是这样感觉的。”

埃瑞奇又说：“就围绕他的沉默的争议而言，背后也有用意，并且是重要的用意。巴巴留下那么多忆念他的方式方法。只有通过不断的忆念，我们才能抵达终极目标。他知道我们心中的欲望和弱点，也知道他肉身不在时，忆念他有多困难，因此制造了这些争议，来帮助我们忆念他。”

“我们的头脑总是喋喋不休，想着日常事务、工作及欲望满足。在这种日常唠叨中专注巴巴，一般人很难做到。为了帮助这样的人忆念主，他有意留下这些争议，每次降临皆如此，因为他知道头脑爱争论，易于争论。头脑因其负面本性，很容易喜欢负面的东西。我们喜爱争论闲谈。即使以这种方式忆念他，也把你带向目标。这是我对他的沉默以及打破沉默的看法。”

跟随先知

每当有新来的朝圣者到访美拉扎德，埃瑞奇都会特别关照这名朝圣者，让他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他会问询朝圣者有关他的工作，他来自哪里，以及如何知道巴巴的，以此鼓励朝圣者主动融入在场的其他爱者。一次，一名朝圣者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提到自己的背景，说他出生于琐罗亚斯德教帕西人家庭。这让埃瑞奇想起巴巴在世时发生的一件事，他跟我们分享了下面的故事。

一名帕西绅士随同朋友们来见巴巴。他不是巴巴爱者，只是出于好奇心而来。他的朋友们是巴巴爱者，大家要来达善巴巴，他决定跟他们一起过来。见到巴巴后，作为巴巴爱者的朋友们因面见至爱而欣喜不已。他们问候巴巴，双手合十顶礼巴巴，巴巴则给他们一个拥抱。轮到这位帕西绅士时，他直挺挺站在巴巴面前，说：“巴巴，我是一名忠实的琐罗亚斯德教徒，所以我无法对你或者任何人顶拜’。巴巴给逗乐了，

面带惊讶的表情对这个人说：“今天见到你真是高兴啊，我终于遇到了一位真正的琐罗亚斯德教徒”。

巴巴接着对大家说道：“遵循一位真先知的教诲非常重要。一名真正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遵循先知琐罗亚斯德的教言，为此他应当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一名真正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琐罗亚斯德的教导？这便是善思善言和善行。这异常简单，但几乎不可能遵循，因为要想遵循，一个人必须时刻践行善思善言和善行。

“要是有人伤害你怎么办？你能仍然对这样一个人行善思善言和善行吗？你会继续待这个人以善思和善言吗？你会继续对他报以爱和援助的善行吗？不可能。要成就这样的事，一个人必须对自己死去。唯有对自己的妄我彻底死去者，才能每时每刻过善思善言和善行的生活。这只有藉由我的恩典才有可能。”

埃瑞奇最后说道：“一个人应当不断地寻求能够祈请巴巴恩典的途径和方法，通过忆念，通过向他祈求，必要时通过在他足前粉碎自己的头颅。唯有这样的努力会确定无疑将你带向目标。其他出于无知头脑的一切努力，都注定失败。”

只要放开手

人们常不解地问起我，为何要舍弃有利可图的事业，选择到美拉巴德去过一种烦扰不堪的生活？为何困苦不堪还要坚持不懈？对此，我确实无可奉告，除了一点——满德里对我的吸引使他们施加的烦扰显得无足轻重。我想我的心灵享受从他们身上散发的巴巴临在，而这份享受无比重要。否则我是无法在那里生活的，支撑我的是巴巴的在。

不过，我也确实知道几个帮我勇敢迈出辞职一步的事件。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曾讲过一个对我影响深远的故事。我有一次对这位朋友说，我想舍弃世俗生活，过灵性生活，但情况不允许。他转向我，说：“你还未准备好舍离世界。”见我抗议，他又转向我，说：“你还未准备好。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会帮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他接着讲了下

面的故事。

“贾纳克王是国王也是至师。有位厌倦尘世、寻神解忧者，来求贾纳克指点。贾纳克对他解释说，给他带来痛苦的是他的执著。并建议他结束世俗责任，来跟随他生活，以便得到帮助。这人说他有两个儿子即将完成学业，等他们找到工作，他就自由了，那时来加入他。还说这大概需要两年时间。贾纳克王便要他两年之后再回来。

“两年之后他回来了。贾纳克王问他是否准备好了。这人说，孩子们开办了一家生意，因刚刚起步，需要帮助。而且，已有人开始为他的两个儿子提亲，这方面也得他做决定。所以，他说，也许再过两年他才会自由。贾纳克王遣他离开，叫他再过两年回来。

“两年之后，此人又回来，向贾纳克王诉苦说，虽然生意尚可，但两个儿媳都生了小孩，需要他帮忙照看婴儿。他怨愤地转向贾纳克王，说：‘我该怎么办？想加入您，但家庭情况不放我走。您为何不做点什么，来帮我改变现状？’

“贾纳克王回答道，‘我可以帮助你。但首先你得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那人满脸困惑：‘您需要我的帮助？’

“贾纳克王答道，‘别担心。很简单，你帮得了。’那人便答应了。贾纳克王走到一根柱子前。紧紧抱住柱子，大呼求助：‘帮帮我！这根柱子把我抱得紧紧的，不让我做任何事。我好不安啊。我受够了。要离开，可柱子不让我走。’

“又转向那个人求助。那人被贾纳克王的行为弄糊涂了——这不该是一名至师所为啊！

“于是对至师说，‘陛下，我恳请您注意，是您抱着柱子而非柱子抱您。只要放开手，就摆脱它了。’

“贾纳克王松开手，向那人致谢。又说，‘谢谢你帮我解决了这么一个难题。’

“那人神色诧异，‘陛下，这可是常识啊！’

“贾纳克王微笑道，‘说得对。可你怎么不把这种常识运用到自己生活中去？像我紧抱柱子一样，你抱住那些境况不放，又呼喊被境况所抱？事情就这么简单。只要放手，你便摆脱处境，想干嘛就干嘛。’

我的朋友讲完故事，转向我：“当你准备好时，处境则拴不住你。”这个故事是我“放手”的开始。

另一个事件发生在我与一位西方巴巴爱者同车去孟买的路上。我们聊天打发时间。谈了一会儿，他问我是否已结婚，我回答说自己是单身汉，并打算一生如此。闻此，他对我说；‘如果你打算一直独身，那就好好利用你的单身生涯。我也是条单身汉，但我并没有好好利用之。’

我对他的话感到有点困惑，请他解释。他说，‘有很多单身汉，活得仿佛有家累一般。做同样的工作，跟父母或家人住，存款积蓄，最后撒手人寰。总之，他们过着一种有繁重家室之累者所过的生活。这种单身生涯简直是浪费！’

他继续说，“那种生活没有风险，也没有回报。我们单身汉应该干点别的。这种赚钱、存款、养家，我们都干过不知多少次人生。也许如巴巴所说，有八百四十万次吧。单身汉有机会去干点不同的，冒冒险啊，反传统啊，满足心愿。应该要么来一趟世界朝圣之旅，要么一生献给服务人类，要么寻找更高目标，求索，冥想，追求真实心愿。”和他道别后，我一遍遍地不断琢磨他话中的道理。

帮助我采取决定性步骤的最后一件事，是马度苏丹的一首马拉地语歌。歌词“Koti Janmaat Ek Lava Dava Vari”大意是，“生生死死百万回，就将一生押在神上！”这首歌深深触动我的灵魂，直到今日，很少有一天过去而我忘了歌词。

我的头脑试图用银行储蓄的比方，来测量这些词的深度。假设一个人在银行里存了八百四十万卢比，有人向他要一卢比，他会犹豫不决舍不得一卢比吗？——尤其在知道自己保证会得到整个幸福王国之回报的情况下？实际上，巴巴要我们或我舍去的，还不到一卢比，因为我今生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花在教育和工作上。

这三件事都帮助我的头脑坚信值得孤注一掷。我的心灵已经在更深层次知道，所有的世俗执著和欲望都等于零。这与其说是我在企图弄明白该做什么，不如说是我心灵与头脑之间的一场抗争。我的头脑因找到了赌注的理由，而让心灵决定冒险一试，去追求其真愿——这对于我，即美赫巴巴的爱。

公义与仁慈

下面的故事是埃瑞奇讲述的：

“曾有一位真诚的求道爱神者，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祈祷忆念神。虽心地纯洁并渴望神，但头脑依然常生疑惑，颇受其扰。有一次，身边的情景让他深为不安——你知道头脑是怎么回事儿——它一旦捉住个烦恼念头，就紧抓不放。这位爱神者的情况便是如此。日久转深，心猿意马再难平静。他决定不再跟神沾边且放弃祈祷。

“其原因是他看见周围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公平，觉得既然神让这些事发生，那他就与之划清界线。于是终止祷告。他一停下，神就出现了。你看上主是怎么玩游戏的？爱者祈祷并渴求他时，神漠然不理；而一旦爱者满不在乎，上主立刻关心并显现。这都是他的游戏，他的神圣游戏计划。就这样，上主出现在这位信徒面前，哄他说出苦恼缘由。气愤填膺的信徒冲口而出：“您到底是什么样的神，竟让世界如此不公正？怎么会是这样？我对这一切目不忍睹，不想再和您有任何关系。”

“上主满脸惊讶，说道：‘世界不公正？怎么可能？这不可能。我绝不会容许这种事情。我的正义感结合慈悲宽宥，这很少人能理解。’

“信徒更加生气，嚷道：‘别用好话耍我，我才不会上当。’因此，好比慈爱的父母，上主安慰道，‘好吧，你若能给我指出这世上的一個不公事例，我便立刻纠正。’

“对这个建议信徒感到满意，便和上主一起出发了。他们没走多远，信徒就指了指路上的一个人。这个人很诚实，但他的腿却被一根荆棘刺破，血涌不止。附近找不到医疗帮助，令他痛苦不堪。

“信徒和上主又走了一段路，碰见一个商人。这个靠各种不正当活动发家者，非常粗鲁傲慢。但他走着走着，看到路上有个包。捡起来，发现里面全是金子。

“信徒将这一幕指给上主看，接着领上主走近村庄。这次碰见一位劳工，此人从早到晚劳作，挣的钱仅够勉强养活妻儿。那天又遭盗匪殴打，工钱被抢劫一空。当夜他们全家只好饿肚子。

“信徒将此指给上主看了之后，又把上主带到一位面目卑琐的部落首领处。首领对下属残忍无情，自己却生活奢侈，终日酒色淫乐。深受虐待的部落成员祈祷摆脱这么个暴君。

“信徒向上主展示完这一切，问：‘对这些不公正事例，您还有什么可说的？’

“上主慈悲地微笑道，‘那位因荆棘而大量流血的好人，过去世曾杀过人。这一生他本应为他过去所为而受死刑的，但因其善行，我出于仁慈，将此减为腿被荆棘刺破。’

‘那个粗鲁傲慢且非法经营的商人，前世是羯磨瑜伽士，做了很多善事。因过去的行为，他本应金子堆积如山的。但由于他今生做恶，我只给他一袋金子。

“上主继续道，‘那位劳工前生有座粮仓。但他为谋取暴利，在大旱期间囤积粮食，从而造成数百人死亡。本来他和家人今生注定要饿死的，但我出于慈悲，只将此减为一夜挨饿。

部落首领在过去世非常慷慨，乐于助人，原应做一国之主的。但我看他今生的性情，只让他当了个小部落首领。’

“上主随后问信徒，头脑是否还苦恼疑虑。信徒哭求宽恕。上主眼含慈悲，原谅了他，并给他如下临别赠言：‘将来你若有荆棘刺腿而心感不公，那时就想，也许你本该遭死刑，但上主出于慈悲，将此减为你腿上的一根刺。倘若我不将仁慈揉入公义，世人的痛苦将不堪设想。我不仅行使公义，而且用仁慈揉和之。’”

他留下了签名

下面的故事，玛妮在满德里大厅讲过多次，我很喜爱，因为这帮助我在日常活动中忆念巴巴，感受他的在，而不是在独处中寻找他。

“巴巴完全地下降到我们人类的层面，以致我们在与他的日常接触中，忘记了他是神。有很多次，当我们开始对他冒昧造次时，巴巴会严肃地提醒我们：‘别忘了我是神。’

“很容易就忘了这点，因为他是那么富于人情味。他能完全降到每个人的层面，对圣人，他成为圣人；对孩子，他是孩子——这只有神能做到——彻底降到对方的层面，满足其心。”在无论大小事情上，巴巴让我们感受到他的神性、他的在，因为他知道我们人类的头脑有多软弱，我们对他的信心有多脆弱。因而他不时地让我们瞥见一下，以滋长我们的信心。即使现在，假如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在不断留下签名，让人们知道他在，一切都在按照他的意愿进行。

“在从没见过巴巴的新来爱者的故事中，你发现他们循着他的踪迹，他为我们留下的签名，一路找到了他。巴巴明确留下的这种签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巴巴说二战是他和五位至师控制的。我们的人类头脑常常会疑惑：‘这怎么可能？这么大规模的事件，巴巴如何控制？’这不可思议，但关于神的一切都不可思议。有一天，我在想事儿，脑子不觉转到了‘基督’（CHRIST）这个字眼上。我喜欢玩拆字游戏，将字母拆开，重新组成一个新词。我看着这些字母，基督这个词的字母向我揭示了自己不可能想到的东西。

“C- 代表丘吉尔

“H- 代表希特勒

“R- 代表罗斯福

“I- 代表度斯·墨索里尼二世

“S- 代表斯大林

“T- 代表铁托”

“他们是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六位主要领袖。而这对于我，完全是巴巴在向我们揭示——留下他的签名——他乃是唯一负责者。以便让我们感受到他在，知道他为我们而在，即使在危机时候，他也没有离弃我们。日常生活中，你若仔细观察，怀着他总在的觉知，你一定会发现他的签名。

“我努力在日常事务中寻找他的签名。这不但会使你的日常生活生动有趣起来，而且你一旦找到——这你肯定会的，心灵会充满他的在之喜悦——只有他的在能给予的喜悦。”

你是我的

有一天在美拉扎德，刚好是满德里接见朝圣者的日子，我有重要的事情想问玛妮，看她能否给我两分钟时间。我一直等她招呼完所有的朝圣者才提出请求，满以为她会答应，因为我只要两分钟。令我惊讶的是，她却说：“我很忙，这会儿不行。你下午来找我吧。我若是刚好有空，会给你两分钟。”

下午，我到女子那边找她。从满德里大厅后门去女子这边门廊的路上，左边有条长椅。有位朝圣者坐在长椅上，玛妮站着，同他说话。见玛妮周围没人，我很高兴。便走过去，站在玛妮旁边。等待着他们把话说完，想占玛妮一些时间，谈个私人问题。

这名朝圣者上了年纪，举止有些古怪。他在向玛妮抱怨，美国儿童怎样吃冰激凌上瘾，嗜食过度，糟蹋身体。他还说这种食品中添加了化学原料，因为商业化以及诱人的广告宣传，人们不顾健康，去吃这些东西。玛妮试图转移话题，谈论巴巴，但这人不让玛妮讲话，翻来覆去说这些。

这一定进行了十到十五分钟，我可以看出玛妮有点耐不住了。她想找机会脱身，这名朝圣者却不叫她走。我感觉好笑，玛妮两分钟的时间都给不了我，现在这名朝圣者却拖着不放她去。况且他说的也不是什么有意义的话题，或者是巴巴故事；只管絮叨着，我和玛妮都不明白他

到底想说什么。

我希望玛妮直言告诉他，她很忙，而后走开，就像早上她对我那样。但玛妮没这么做。尽管心烦，仍保持倾听状态。我决定打断话题，营救玛妮，便对玛妮说道：“打扰一下，玛妮，我想私人占用你两分钟时间，你要我下午来见你来着。”

玛妮向朝圣者表示歉意，拉着我的手走开。走过一段后，玛妮长叹一口气说：“谢谢您巴巴。”随后笑容满面地对我说：“显然疯了。我都不明白他要说什么，一件事说了半个小时，还不许我换话题。”

我笑了，对玛妮说：“我在那儿能看出你的窘境。”接着说：“玛妮，您两分钟时间都抽不出来给我，却给了那人半小时说疯癫话。”

玛妮转向我，以巨大的温暖和爱握着我的双手，说道：“鲁斯特姆，你是我们的一员，你是家人。那个人只是客人、来访者。你也希望我像客人、外人那样待你？对你，对自己人，对家人，我可以随意自然，而对外人，我得好好表现。经常得努力表演。你想要我这样对你吗？我哥哥佳尔经常抱怨：‘你对朝圣者那么友爱，对他们总有时间，就是对我们没有，’我会告诉他：‘可是佳尔，你是我的。你一直在我心里。’”

玛妮接着又说：“巴巴对我们也像那样。对他的满德里，很多场合都严厉漠然，而对他的爱者，只是倾注爱和乐。我们抱怨时，巴巴总是说：‘可你们已经是我的了，你们不需要那个。这只是对外人，以便有一天他们也成为我的’”

最后玛妮对我说：“你想做外人？”我回答：“我永远只想做您的——永远。”玛妮给我一个温暖的拥抱，她留给所谓“自己家人”的那种拥抱。

唯一的守诺者

埃瑞奇和玛妮经常同时在满德里大厅，跟巴巴爱者分享巴巴故事。二人在性格和叙述方式上相互弥补；他们合作时，在那些时刻，故事更为津津有味，带给大家的喜乐，几近于在巴巴身边的那种喜乐。

下面的故事也许会带来那种时刻的情趣。埃瑞奇讲到巴巴肉身在这

世的最后日子：“巴巴当时在严格闭关，谁都不见。他不仅宇宙工作繁忙，身体也非常虚弱。所以有一天，看见个模样奇特的西方女子沿美拉扎德入口道路走来，我甚为吃惊。迎上去打听她是谁，从哪儿来。”

“原来她叫玛丽·贝纳特，来自澳大利亚的嬉皮士。在这之前，我们从未见过嬉皮士。她的衣服、发型、整个装束——令人叹为观止。她还随身带着一把吉他，那时没有巴士或者嘟嘟车，我纳闷她是如何大老远从车站来到美拉扎德的，那可是有将近 20 公里的距离。得知她一路徒步走来，我很是惊讶。”

“我问她来访的原因。她说澳洲的巴巴爱者托她给美赫巴巴捎个信；她，作为嬉皮士，在印度各地流浪，最后到了阿美纳伽。我对她解释说，巴巴在严格闭关，连通信都不允许，所以不可能见她。与此同时，玛妮从女子那边过来给我传话。她看见这名女子，脸上的惊异表情生动无比。玛妮感觉这样的景象美嬉也会喜欢看，于是跑去后面女子处，征询美嬉意见。不一会儿回来说美嬉想见她。现在由玛妮给你们讲讲女子那边发生的事情。”

玛妮说：“我第一眼看见这名女子，被眼前的一幕弄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我可是从未见识过，心想这也会让美嬉她们开心。于是，问过美嬉，我带她来到后面的女子住处。每个人的反应都是，好像第一次看见个奇特的生物。但最初的震撼和好奇心过后，我们跟她攀谈起来。她带有吉他，美嬉喜爱音乐，要她唱歌。美嬉还要我们把玛丽唱歌用摄影机拍下来，我们也做了。”

“突然，美嬉感到巴巴见了玛丽也会开心，负担减轻。”于是征询巴巴意见，巴巴说身体不佳，谁都不想见。因美嬉恳求，巴巴让步，同意见玛丽几分钟。故而这个女子得以面见巴巴，并转达了澳大利亚巴巴爱者的口信。几分钟后，巴巴说玛丽可以走了。玛丽表示希望为巴巴唱歌，巴巴未许，但叫她参加几个月后的达善活动，这在普纳古鲁帕萨德举行，巴巴说那时她可以唱歌。

“玛丽表示到时她无法参加。”对此巴巴说：“我向你保证，我

会让你参加——你不但将到场，还将唱歌。’听巴巴如此说，我自忖：‘又一个巴巴用来安慰人的诺言。’念头刚出，巴巴即刻转向我说：‘我是唯一的守诺者，永远是’。边说边用拳头击手掌强调，仿佛在用神圣权威封印承诺：‘我是唯一的守诺者，永远是。’

“这之后不久，巴巴离开肉身，人人都因悲痛而震惊麻木。我们的整个世界都围着他转，现在没有了他。巴巴的遗体在美拉巴德山置放七天。爱者从世界各地涌来最后告别至爱。第七天，他的肉身下葬。这些都录了像。

“返回美拉扎德，我们尽最大努力面对损失，掩藏悲伤以支持美嬉，她的呼吸即是巴巴，她的悲痛令人心碎。随着夏日临近，我们开始为普纳的达善活动做准备。我们知道，巴巴邀请了爱者参加，也一定会施达善，故而前往参加。

“我们还决定，到时候给爱者播放巴巴下葬的录像。达善期间，前来的爱者，人人都感受到巴巴在场。他履行了施舍达善的承诺，恰如他所言：‘我将斜靠着施达善，我会闭着眼睛。’播放巴巴下葬录像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第一个场景竟是澳大利亚嬉皮士玛丽·贝娜特弹吉他。我们完全忘了那段录像，在同一卷胶片上拍摄了巴巴下葬场面。就这样，巴巴履行了承诺，这位澳洲女子得以在古鲁帕萨德聚会上，为巴巴唱歌。我脑海里又闪现出那一刻：巴巴转向我，说道：‘我是唯一的守诺者，永远是。’”

当帘幕拉开

巴巴的妹妹玛妮，拥有世间智慧和灵性知识的完美融合。她将此归功于抚养她长大成人的父母双亲。玛妮跟我们说：“我父亲希瑞亚吉是个圣人。没有一刻不见他嘴唇动着，念神名。他不谙世事。出门上班时穿着厚衣服，晚上回来衣服不翼而飞。这种事司空见惯，我母亲希瑞茵麦会就此质问他。我父亲会回答：‘哦希瑞茵，我遇见个穷人，冷得发抖，他比我更需要。’有时他又会说：‘希瑞茵，我碰见这个人又年

迈，又衣着单薄，就把厚衣服给了他。’

“而另一方面，我母亲则通晓人情世故。这种结合很完美。在某种意义上我母亲这样也好。有个圣人做丈夫，神人做儿子，谁来照管家庭？养家糊口的责任便落在她肩上。我经常听我父母商量事情和争论。世事洞明的母亲会向父亲摆明自己的观点。

“我听了心想：‘对啊对啊，她说得对。’而有灵性智慧的父亲也会表明自己的看法，我听完又想：‘对呀对呀，父亲说得也对啊。’

“就这样，我在聪明世故的母亲和智慧灵性的父亲身边长大。

玛妮还说：“关于我父亲，巴巴自己是这样说的：‘整个宇宙没有一人能与我的父亲相比，他无以伦比。’

“我父亲身上有种东西，让人自然地对他感到尊敬。他曾一度给人做私人园丁。他一心一意照管花园。花儿在我父亲的照料下，散发着迷人的芳香。我父亲辞去园丁工作后，那家主人还经常来看望我父亲。对我父亲说：‘希瑞亚，花园自你离开后不一样了啊。无论我们怎么做，花儿都没有你在时那么香了，连颜色都不那么鲜艳了。你走了，花草好像也随着失去了生命。’

“然后他会请求我父亲至少过段时间来一趟花园，让花草们感受一下他的气息。这就是我父亲的气场，在他身边你能感受到某种喜乐、和平与平静。安抚我母亲的，也正是我父亲的这种品质。

“普纳的琐罗亚斯德社区反对巴巴，让我母亲日子很不好过。他们不遗余力骚扰我家，甚至散布谣言，有一次还捏造了巴巴被捕的新闻。希芮茵麦焦虑万分，希瑞亚安慰她说：‘没人能伤默文一根头发，放心吧。’

玛妮继续说：“我父亲是位波斯学者。不但波斯语学生，甚至老师、教授都来找他释疑解惑。

“他喜爱波斯灵性诗歌，向人解释诗歌的含义。未受过正规教育，却精通波斯语。青少年时代，他作为苦行僧流浪求道，多年后，内在声音告诉他将通过儿子到达目标。于是放弃流浪生活，安顿下来成家立业。

“我是到巴巴身边生活后，才开始经常纳闷：‘父亲没受过正规教育，又是如何精通波斯语的呢？’

“于是决定问巴巴，一次找到个机会，我问他：‘巴巴，我们父亲没受过正规教育，却获得了波斯语知识，这是怎么回事儿？’

“巴巴平静地说：‘他是瞬间获得的。’

“我对此无法理解，就问巴巴：‘不通过学习或读书，一瞬间精通波斯语，这怎么可能呢？’

“巴巴指了指窗帘，问：‘你拉开窗帘，要多久光才会进入房间？’

“我回答：‘光即刻会进来。’

“巴巴对我说：‘父亲就是这样获得知识的——即刻。’”

玛妮接着评论道：“一切知识都在你内里，当窗帘拉开，即刻显现。”

蔻诗德最后的日子

蔻诗德是巴巴最早期的满德里之一。她第一次见到巴巴，是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萨考利埃舍，从大师之家开始与巴巴建立联系。巴巴离开肉身后，蔻诗德在信托大院度过余生。因身体疾患行动极其不便，由养子苏丹穆和妻子阿霞照料。她的视力也很差，只能看见来访者的影子，看不清脸面。有幸记忆力好，心地单纯，总是快乐开心。当时我也在信托大院生活，有幸与她结交。

起初我不常去看她，但后来她表示希望我能每天都来，我欣然遵命。在巴巴的爱里我们建立了亲近联系，我若一天不到，她都会问询，有时让人带话，说她想见我。我一进前门，她就会问：“是谁啊？”我会用古吉拉特语戏谑道：“鲁斯特姆，蚂蚁摔跤手。”我每次这么说，蔻诗德都会大笑。她很爱笑，一点小笑话都会让她笑起来。

我确实很幸运，因为由于工作压力，我有时会忘记去看望蔻诗德，但她不会忘记，不忘派人来提醒。

我和蔻诗德联系最密切的时期，是在她最后的日子。

蔻诗德在做收尾工作，要我也帮点小忙。她要离开肉身了，虽然从

未直接告诉我，但随着时间过去，也给了我足够的暗示——她最后的时间近了。我跟苏丹穆和阿霞提起，他们都不相信。对我却很明显——她在清理了结事情。所以我告诉所有工作者和与蔻诗德亲近的巴巴爱者，有空多和蔻诗德待待，因为她在世时间不会长了。

下面是她给我的第一个暗示。蔻诗德和我以前讨论过录制她用古吉拉特语讲的故事。用英语录过，但她英语不好，故事听上去感觉不一样，跑了味道。戴维德·拉夫奥有英语录音，已着手将蔻诗德跟随巴巴的故事整理成书。

蔻诗德喜欢这主意，想立即开始做。时值一月，我要她等到五月，因为我在信托跟宝吉工作很忙，只有在他去西方访问时，我才有时间。再者我得弄一些质量好的录音带。蔻诗德表示同意。然而一如典型的满德里做派，蔻诗德天天都问，我们何时开始这项工作，就这样一直催问到五月。五月，宝吉去了西方，我意识到蔻诗德不再着急录音的事，也不再过问此事。于是对她说：“蔻诗德，用古吉拉特语讲故事的录音，我都做好了准备，现在也有时间，您想何时开始，告诉我一声。”

蔻诗德表情淡然，说道：“现在太晚了，算了吧。”

起先我不明白，说：“五月假期刚开始，离六月朝圣季时间还早。”

蔻诗德再次清晰地说：“对于我太晚了，我的时间不够了。忘了这个计划，我还有其他事情需要你帮忙。”

当时我感到不安，但没去理会，心想也许换房间使她有点糊涂。（当时在粉刷蔻诗德的房间，她临时搬到别的屋住。）

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每天早晨我去看她，她都会让我给她读报纸上的星象栏。读罢要我再念一遍即将到访的朝圣者名单。每听到与她亲近者的名字，她就会面露喜色。

和往常一样，我给她读着名单，听到戴维德·拉夫奥和鲍伯·安德伍德的名字，她很高兴。戴维德在写蔻诗德的传记，蔻诗德想把版权和出版时间全权委托给他。奇怪的是，念到鲍伯的名字，她问了他到访的时间，之后要我不用再念了。

我瞅了一眼名单，看见妮拉德维的名字，她跟蔻诗德也很近，便向蔻诗德提了一下。蔻诗德评论道：“到时太晚了。”她的话让我感觉古怪，又提醒说妮拉维德要来，但她给出同样回答。

我心想她一定累了，想让我离开，便站起身，但蔻诗德要我继续坐，并开始谈别的事情。

她问我认识的人里面，有没有谁陷入过昏迷，在那种状态是什么样子？陷入昏迷者能听到人说话吗？我对她说巴巴的妹妹玛妮，坚信陷入昏迷者能听见人说话。比如有几个巴巴爱者陷入昏迷，玛妮给其亲人捎信，叫他们跟昏迷者说话。

有些巴巴爱者回复玛妮，说他们按她的建议做后，昏迷者有反应，要么是手，要么是头微微动一动。

蔻诗德听了很高兴，一连几天都谈论这事，我还跟她提起我读过的陷入昏迷者的真实经历，他们经过数月或数年苏醒后，确认说在昏迷阶段能意识到周围发生的一切。一天，蔻诗德对我说：“如果我陷入昏迷，叫人跟我说话，对，不要送我上医院，我不希望靠人工维持生命。现在我还有几件事要做，需要你的帮助。”

她声音里的紧迫感让我的心往下沉。

她有一份自己的生平故事初稿，要我去复印。复印完，她又要我叫有些朝圣者来见她，拿他们的一份复印件。之后还剩不少，她叫我在每一份上写上她想送给的朝圣者的名字。完毕，她把所有的复印本都交给我。指示：“把这些收好，他们来后送给他们。”

我申辩道：“蔻诗德，他们会高兴你亲自给他们。”

蔻诗德说：“你给他们吧，他们来时，已经太晚了。”

我能感到浑身有一种空洞感，心中明白她要走了。

我照常跟蔻诗德说笑，消遣时光。接下来几日，她开始吃最喜欢的每一道菜肴，也不过一两口，然后叫人拿走。

她对我说：“这些都是我平时喜欢吃的，现在不再爱吃了。”

我说：“蔻诗德，似乎您的吃业相都完了。”她大笑，但她要走

的迹象也愈加明显。一次，她说起在瑞希克什时，火葬时用的木材和酥油不够，致使焚了一半的尸体被狗吃掉。并嘱咐我在她火葬时，一定要加足木材和酥油，指示我将她的一些骨灰洒到美拉巴德的树下，一些撒到河里。她还希望那时天会下雨。

阿美纳伽火庙的一位帕西牧师是她的朋友，她两次遣我叫他来，他两次都答应了，但都未能来。

我对蔻诗德说，我再去提醒他一下。蔻诗德道：“还有别的事要做，没时间了，由他去吧。”

与此同时，戴维德·拉夫奥来到。我跟戴维德分享了所发生的一切，鼓励他尽量多跟蔻诗德待一待。戴维德走后，鲍伯·安德伍德来了，我也跟他谈了自己的担心。

宝吉当时在西方旅行。蔻诗德问我宝吉何时回来，我说了日期，她只是说：“那会太晚了。”

我问她有没有事情要宝吉做，她说：“他早晨去办公室前，都会来看我，所以我惦记他。”

这让我感到惊讶，我不知道宝吉每天早晨都来探望她。

有一天，蔻诗德看着需要她做的事项的清单，说：“终于都做完了。”我不断提醒她需要她关照的这件事或那件事，但她显得漠不关心。甚至对我说：“你不要再去美拉巴德工作了，只在信托办公室工作。”

我很吃惊蔻诗德坚持不叫我去美拉巴德。解释说那里有一些工作需要我做，她若是需要，可以叫苏丹穆打电话到美拉巴德通知我，我会立即赶回来。蔻诗德同意。那时我在两个地方工作，周一到周四在信托办公室，周四到周一在美拉巴德。周四晚上，我照常去美拉巴德，没想到蔻诗德准备好走了，她的工作全部做完。

周六晚上，在朝圣者中心，保安告诉我有个西方人找我。他不知其名，也描绘不出外貌长相，我没在意，在美拉巴德员工宿舍睡了一夜。次日早晨有人提醒说有个西方人在四处寻我。我琢磨是不是蔻诗德在叫我，但对此也没理会，因为我要蔻诗德打电话，她会叫苏丹穆打的。

周日中午，我在“野蛮人”厨房遇到史蒂文·麦罗，他告诉我：“鲁斯特姆，鲍博·安德伍德从昨天一直在找你。”我愣住了：一定是蔻诗德派鲍博传话给我。我问史蒂文：“你知道是什么事吗？”史蒂文回答：“他没说。”我的心跳起来，一定是蔻诗德，她曾叫我不要去美拉巴德。

我拿上衣物，骑上摩托车直奔镇子。走进信托办公室，见苏丹穆和阿霞在外面走廊。他们告诉我蔻诗德突发剧烈震颤，整个身体都在颤动，持续了半个小时，医生也来了，给她用了镇静药。

“她现在怎么样了？”我问。“她睡着了，”阿霞回答。“我不能在她身边坐坐？”我问。阿霞点头，说蔻诗德一直在念叨我。我走进蔻诗德的房间，她睁开了眼睛，问：“是谁啊？”我照常回答：“鲁斯特姆，蚂蚁摔跤手。”依然昏沉的蔻诗德，慈爱地批评道：“我叫你哪儿都不要去，我要是死了怎么办？现在好好呆着，哪儿都别去。”

我答应着，在她身边一直坐到深夜。一切都看上去正常。医生过来量了血压，一切正常。但我知道蔻诗德最后的时间到了。我陪她坐到很晚，她再次提醒我所有她交代给我的事情。

中间，她指着床尾，说：“巴巴坐在床边。”安医生进来，她指着巴巴坐的位置，对安医生讲了同样的话。最后她叫我回去睡觉，她也想休息，叫我早上过来。蔻诗德的孙女（苏丹穆的女儿）弥嫒，当晚要动身去医学院入读。

第二天早晨我走进蔻诗德房间，见她躁动不安。不停地念诵巴巴的阿提，一个接一个。巴巴的满德里美茹在我之先到。蔻诗德要美茹替她按摩背，因为她的背痛。美茹走后，她要我给她按摩后背。这时埃瑞奇的车从美拉扎德来了，我征得蔻诗德的许可，去打招呼，然后折回。

我见埃瑞奇时，埃瑞奇问我蔻诗德怎样了。我回答：“她已准备好去见巴巴——您若是想见见她的话。”埃瑞奇想去蔻诗德房间，但被一些工作者拦住，他们担心埃瑞奇会传染上蔻诗德的支气管感染。埃瑞奇让步，要我代他向蔻诗德说“捷巴巴”，并把情况对她说明。

听我说后，蔻诗德说：“上次我支气管感染，埃瑞奇走到门口，

从远处问候了我。”我问蔻诗德要不要我去讲给埃瑞奇，蔻诗德道：“没时间了，就这样吧。”

蔻诗德愈加不宁起来，说后背疼痛。我提出为她按摩背，她怕我受累。那时的我因练习瑜伽身体强壮，对蔻诗德说，为她按摩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不成问题。她同意让我按摩半个小时。安医生进来为蔻诗德检查后离开。蔻诗德要我去外面坐坐，她想解手，但警告我哪儿都别去。

我出去在她房间外坐着。不到一会儿阿霞就叫我，要我进去。我以为蔻诗德已解完手，走进屋，惊恐地看见蔻诗德全身都在抖动。阿霞忙着给她上氧气，我上前握住蔻诗德的手。我叫阿霞去叫安医生和苏丹穆。安医生进来。蔻诗德剧烈地颤抖着，使大劲才能按住。她呼叫着巴巴，要他来。同时叫安医生给她服止颤药。还不时呼叫孙女弥婧的名字。安医生给她用了镇静剂。

蔻诗德一定又震颤了半个小时，直到镇静剂生效。这期间苏丹穆觉得我一定累了，过来要从我手里接过蔻诗德的手。蔻诗德坚持要我握她的手，我就这样握着，直到她昏迷。有半个小时，我握着她的手，感到这是蔻诗德在兑现让我为她按摩半小时后背的诺言。

昏昏欲睡的蔻诗德，开始大笑起来。安医生问：“蔻诗德，您笑什么？”蔻诗德含糊不清说了些什么。我们将她放到她的床上，我走出房间。艾伦·瓦格尼带着亲自烤制的姜汁蛋糕，来看蔻诗德。她因药效刚有睡意，他感到最好过会儿再来。我拦住艾伦，坚持道：“她还没睡着，现在就见她吧。我感觉她不会起来了。”

我随艾伦进屋。艾伦可着嗓门打招呼，蔻诗德睁眼认出了他。她说了什么听不清楚。艾伦说他带来了姜汁蛋糕，叫蔻诗德安心睡觉，她醒来后再来看她。告别时艾伦说：“捷巴巴”。蔻诗德合掌回应道：“捷美赫巴巴”——这是她喜欢的说法，巴巴爱者对她说“捷巴巴”，她会慈爱地纠正，要他们说“捷美赫巴巴”。这是蔻诗德进入昏迷前，说的最后话语。

这都发生在上午11点。下午3点我们聚在埃瑞奇的桌前。埃瑞奇

询问蔻诗德的情况，现在她明显处于昏迷。我对埃瑞奇说，我向蔻诗德转达了他的“捷巴巴”，以及蔻诗德说的上次她患支气管炎，他到门口问候之事。

“你为啥不早点告诉我这些？”埃瑞奇问我。“她不叫我说，不让我离开她左右，”我回答。埃瑞奇沉思片刻，起身说道：“我们去见蔻诗德。”

一些工作者不赞同，他们仍担心埃瑞奇被传染，但埃瑞奇挥手制止，走进蔻诗德的房间。他挨着蔻诗德的床坐下，合掌坐了一会儿——也许在内心同她交谈。接着起身鞠躬道：“捷美赫巴巴”并离去。

蔻诗德昏迷的消息传开，工作者、朝圣者和朋友们一个个前来探望。依照蔻诗德的愿望，没把她送往医院。还告知每个来者：蔻诗德希望人们对她说话，她会在听。泰德唱歌；弥娒从医学院返回，整夜陪伴祖母。

次日人们仍进进出出，第三日清晨7点（阿提时间），蔻诗德离世回归她的至爱巴巴。多年来，蔻诗德有个严格制度——早晨唱巴巴的阿提，正是在阿提时间她停止了呼吸。

将蔻诗德送往巴巴的三摩地，满德里大厅，最后到火葬场，这期间一定有几个小时。这几个小时期间，蔻诗德的面容完全转变。她容光焕发，满面微笑。去世前，她频繁梦见同巴巴和美娒一起散步。从她的表情，仿佛她真的在跟至爱漫步而去。额外加了木柴和酥油，火葬之后，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她的骨骼，几乎燃完。我们只捡到些碎片，将一些放到美拉巴德树下。次日去托卡河边，将一些骨灰洒入。其余的骨灰按照巴巴的希望，埋入巴巴三摩地旁边的墓穴——巴巴为那些贴近他的心、将一切献给他者指定的墓地。

每年蔻诗德都会得到一只美拉扎德的芒果树结的芒果。树种来自一位玛司特给巴巴的芒果，巴巴吃后种下。她去世前，最后食用就是她的芒果帕萨德。蔻诗德于1999年8月4日回归巴巴。

真爱史诗

一次我问巴巴的女满德里美茹，下面这个问题。“巴巴说他不是这个身体，但我们发现就连满德里都眷恋该形体。满德里讲伴随巴巴生活的故事时，经常流露出对他本人、他的身体的渴望，而不是对他所代表的无形上帝。巴巴的至爱美茹，经历了强烈的痛苦，光看着她都让人心碎。她在那种状态持续了好长时间。很多巴巴爱者，比如我，都期待从满德里身上获取力量，跟随巴巴。目睹她的悲痛，我们都甚感困惑。这种情况下美茹都痛不欲生，我们又如何坚强下去？她的痛苦源自何因？你能为我解答这个疑惑吗？”

美茹说：“这是个难题，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你这个问题把我心中很多情感都搅动起来了。不知道说些什么，我试试吧。”

美茹沉思良久，接着说道：“阿瓦塔采用人身的原因，完全是为了给我们机会，与该形体接触交流。为了我们的利益，无形之神采用形体。神以人身降临，完完全全降到我们的层面，为了我们，将神性藏起，成为常人一般。这都是他的里拉，他的神圣游戏。”

“他通过扮演常人的角色，为我们树立起榜样。通过身体力行，教导我们如何过爱和服务的模范生活。为了向我们示范如何爱，巴巴自己成为爱者。美茹则担任巴巴至爱的角色。巴巴通过爱他的至爱美茹，向全世界示现如何爱。做为爱者，巴巴会不遗余力取悦他的至爱美茹；满足她哪怕最微小的愿望。”

“一次玛妮甚至对巴巴说：‘巴巴，您好像总是站到美茹一边。假如是白天，她要说是黑夜，我猜您也会说她说得对。’巴巴答道：‘没错，我会的。’

“巴巴通过自身榜样，向我们示范爱者对至爱应该爱得怎样彻底。爱者心中最首要的，唯有至爱的舒适和愉悦。巴巴选择美茹，是因为她对巴巴的爱无人能比。美茹对巴巴的爱纯洁而强烈，无时无刻不在想巴巴。她的生命完全是为了他，她完全属于他。她所思所念全是巴巴的舒

适，巴巴的愉悦和巴巴的痛苦。她的整个生活完全围绕着巴巴，没有空间为自己为别的。她只为他而活。

“正因为此，巴巴成为了她的至爱。而美嫒对至爱彻底而纯洁的爱，又使她成为至爱的至爱。就这样，爱者和至爱合而为一——在我们能看见、能学习的人类层面。这一切的游戏究竟为了什么？是为了帮助我们，向我们示范何为纯爱，如何实现。唯有纯爱能把我们带向目标。

“巴巴离开肉身，美嫒经历的悲痛，不是一般人因亲人去世而经历的悲痛。她的悲痛乃是与至爱的分离之痛，她所体验的是爱者与至爱分离的痛苦。巴巴通过为美嫒写下这个角色，再一次在人类层面向我们呈现真爱之画面。

“这是一种至爱在时唯求取悦他，分离后悲痛万分、渴望结合的爱。这就是巴巴让美嫒经历那个阶段的原因。美嫒因分离所感受的痛苦，增加了她对至爱的渴望。她因内心的强烈渴望，深夜不眠念巴巴的名。站在床前，凝望巴巴的照片。久而久之，甚至于在她站过的地板上留下足印，仿佛是她渴望之火烧出的烙印。只有她有这种强烈的渴望，这促成她同神圣至爱合一。一切众生的至爱，巴巴，为了全人类的利益，造就出一位至爱，上演了整部爱的史诗。

“第一个阶段，爱者寻求至爱的愉悦；之后，是分离之痛及强烈渴望合一；最后是终极结合。这就是神爱游戏之过程。”

分离之痛

自从我的背部问题发作已过去四年，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卧在床。虽然身体活动严格受限，但巴巴的在给灵魂带来很大解放。

在我写这个故事的此刻，2009年4月，身体衰弱的宝吉仍打算去西方，以履行对大家的承诺，或者勿宁说他对巴巴的承诺。他谈到死在那里，不回来了。宝吉以前也说过同样的话，但这一次似乎不一样。想到他即将离开肉身，让我内心甚感沉重。

我会经常给宝吉打电话，他也会忙中抽身，慷慨地给我时间交谈。

听他说话会让我躁动不宁的心安静下来。对于我，是巴巴在说话，宝吉只是他的工具。过去几年，我开始在宝吉身上看见海洋，完全是巴巴，无其他。与他交谈时，我们所熟知的宝吉其人消失不见，我只意识到我的心在与巴巴交流，水滴与海洋连上。

在满德里身边早年我没觉察到这点。我用的是头脑，在满德里身上看到的，都是他人所看到的弱点。但经过满德里多年的不断敲打、令人颠倒混乱的“灵性训练”生活，我的头脑及其虚妄得以削弱，心灵得以敞开。用心不用脑，让我觉察到满德里是与巴巴互动的直接渠道。痛悔初来工作时浪费的机遇，渴望充分利用好余下的时间。这也是我频繁给宝吉打电话的原因。

跟宝吉谈话虽能安抚我躁动的心，但过不了几日内心又渴望和他说话。反复如此。宝吉出发的时间临近，我也愈发不宁，知道他要离开一个时期，于是给他打电话。他很忙，没时间跟我通话，这更令我焦灼不安。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也许再没机会跟他说话，我忽然感到或许要失去通过宝吉与巴巴连接的渠道。

这种想法在我内心点燃强烈的渴望之火，以及分离之痛。感受强烈得难以忍受。我立刻想到了美婣——她的痛苦一定要远为强烈。她的痛苦我无法想象。我又想到这种分离痛苦其他满德里也一定经历过；然而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为巴巴工作，从不流露内心的感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决定给美赫文·杰萨瓦拉打电话，直接问他。

“巴巴离开肉身时，你是否也经历了分离之痛？”我问。

美赫文回答：“是的，一开始非常强烈，我对一切失去了兴趣，包括身体。”我问：“那你如何处理？”默文回答：“巴巴曾亲自要我们不断忆念他，我照办了，有帮助。经过很长时间，我又能开始正常做事，如今我是为他而做。当时我们对什么都没兴趣，但为了他，我们只好继续下去，为了他而坚持下来。”

“这样，与他的分离痛苦帮助我们摆脱世俗欲望。除了他，我们不再渴望或在乎任何事。这样，我们生活在世间，却不属于它。只为

他而活。”

我问美赫文：“你内心还有分离之痛吗？”

美赫文回答：“是的，还有。但通过臣服于他的意愿，一切事情都为他而做，使痛苦和躁动得到控制。这样，渴望之火在你心中燃烧不息，他把你用于他的帮助人类的工作。”

我对默文的话有点困惑，于是问道：“如果一个人彻底臣服于他的意愿，就根本不应体验痛苦和渴望。巴巴是这么说的。”

默文回答：“没错。这是两种相反的力量。分离之痛与臣服他的意愿，是完全相反的。一个经历分离之痛者，只有通过尽力臣服他的意愿，来控制自己的痛苦时，才能获得平衡。获得平衡，就能服务巴巴的事业——帮助人类，否则不能。”

我的心热切地吸收着默文的话，但疑惑犹存。“可巴巴说当一个人体验强烈的心灵渴望和痛苦时，他就会显现，心实现合一。”

“不错，”默文回答，“但准备好并能够承受那种强烈痛苦、经历那种强烈合一渴望的灵魂甚为罕见。痛苦强烈得灵魂从中爆炸，在爆炸中实现合一。但这样的灵魂无法服务神人的事业帮助人类。只有那些渴望由臣服所平衡者，才能服务神人的事业。”

听默文就如同听巴巴，疗愈的药膏润过我躁动的心。默文进而补充道：“只有罕见的灵魂才能彻底臣服他的意愿。对这样的人，没有渴望，没有痛苦，证悟实现。但他们无法为巴巴工作。只有当这两种力量——分离之痛或合一渴望，与彻底臣服他的意愿——达到平衡时，灵魂才能保留肉身，继续为巴巴工作，帮助人类。”默文讲完，我感谢他，也感谢巴巴，让我躁动的心平复下来。

艺术与神在

一次，有个巴巴爱者问埃瑞奇：“通过音乐和艺术，人能感受神的在，是何原因？”埃瑞奇沉默良久，随后缓慢说道：“音乐和艺术不能使人感受神在。不过在罕见的情况下，当艺术家或音乐家完全沉浸于工作，

这会使他彻底忘记自己。这时神就在，因为可以说当人完全不在时，便体验神的在。”

“另一方面，假如艺术家或音乐家在创作时，想的是声名，他的自我则在。如果你的妄我在，就感受不到神在，你的创作就像其他任何工作一样制造束缚。因此任何工作，只要你全神贯注地做，忘掉自己，都能使你感受到神在，整个过程令你振奋喜悦。而另一方面，如果你总是意识到所做之事，想着所做的工作：‘看我做得多好’，‘谁都没我做得好’，这只会强化妄我，加固灵魂束缚。这样的工作不会带来喜悦感，也不会让人感受神的在。”

埃瑞奇又说：“所以，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警惕你的妄我坚持自身——“我”坚持自身。工作时你必须让自己缺席，神才会在场。该怎样做？应该这么做——通过为他去做一切。”

埃瑞奇随后讲了奎师那玛司特的故事。“你们听过奎师那玛司特的故事吗？北印度有个铁路保安员，是主奎师那的奉献者，经常举办巴赞和吉坦赞颂主。有一次唱诵活动中，他陶醉于对主的热爱，完全忘了时间，忘了自己。实际上，对一切都毫无意识。在这种遗忘状态持续好久才恢复觉知，意识到上班迟到了。”

“作为铁路保安员，他的当班列车几个小时前就已开走。狂热中他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此刻意识恢复，知道误了当班列车，心急如焚，跑到火车站。”

“站长看见他，大吃一惊，不等他说话，忙问道：‘你怎么在这儿？火车出事了？’

“保安不明白站长的意思，说：‘我刚到，不知道啊。’站长听了满脸惊诧，叫道：‘你说什么？是你当着我的面在值班簿上签了字。我们还一起喝了茶，走过去，我亲眼看你上的火车。’

“保安一片茫然，不知说什么。坚持说那不可能是他，他刚刚到，一定是站长弄错了。站长没办法，带他去看值班簿，果不其然，上面有保安的签名。”

“看见自己的名字，保安震惊无比，随即突然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在他沉浸于唱诵主的赞歌时，主亲自来接替他，代他值班。保安当下成为玛司特，丢开工作，四处流浪，不停地边走边持奎师那的名。”

“他也因此得名‘奎师那玛司特’，巴巴在北印度时想找他。但玛司特躁动不安，很难找到。他总是从一地流浪到另一地，除了念主的名，所到之处还不断地写主的名。

“我们接到报告说他在某地，可等我们到了那里，他早已无影无踪。当地的每一面墙上，都能看见他写的‘奎师那’字样，却不见玛司特本人。就这样，主不停地寻找着他的爱者，有一天终于找到了他。

“那一幕令人叹为观止。玛司特和巴巴彼此看见对方，跑过去热烈地抱在一起，滚倒在地，紧拥不放。爱者和至爱锁在神圣拥抱里——怎样的人间至景！”埃瑞奇长叹道：“连天神也渴望目睹的景象。”

让头脑安静

跟蔻诗德聊天，谈的多是个人方面的琐碎话题。你若是跟她分享一些正面的小事，她会很高兴。而若是谈起美拉巴德的什么令你不满之事，或是那个地方的“政治”，或者那里没人纠正的某个负面情形，蔻诗德就会不悦，不喜欢这种话题。她会友爱地打断，说：“你听说过图克拉姆的话吗：‘图克拉姆说不论你身边发生什么，不要说，只是看。’”

蔻诗德接着解释说：“只有保持平衡，你才能静静地观察一切，不受影响，不作反应。而只有头脑安静，你才能保持平衡。怎样让头脑安静？瑜伽士为此到深山打坐，我们做不到，巴巴给我们指出一条简单道路——只须不断地忆念他。

“若是产生负面念头，淫、贪、憎、怒，不论什么，不要立即付诸行动。只管呼叫巴巴，克制自己一时，一会儿念头自会消失。从早到晚坚持实践。巴巴来到我们中间，为了我们的利益，给我们这个讯息，以便让我们实践。他采用人身，为我们受苦，所以不要轻视。要郑重对待，认真实践。”

随后蔻诗德会旁敲侧引一下，看这名朝圣者是否每天念诵巴巴祷文。若得知没有，蔻诗德会慈爱地责备：“你觉得巴巴创作祷文是为了谁？他有必要为自己吗？还是你觉得他那是在消磨时间？”

这个朝圣者听了忙说：“我相信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蔻诗德鼓励：“那就要好好利用巴巴为了你而给予你的。尽量多想他。把你生活中的一切视作来自于巴巴，为他做一切，这样忆念就会连续不断。”

说完，蔻诗德给在场的每个人发甜食和烤鹰嘴豆帕萨德。这让我想起有段时间，一名巴巴爱者反复来找宝吉求建议，其问题多是心理方面的。宝吉给出很好的建议，这名爱者却不听从，而是又回来找宝吉抱怨，仍要建议。

见此，一次我问宝吉：“你觉得他的问题会解决吗？”宝吉回答：“他若遵从美赫巴巴之道，学会听从心灵，那么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但他若听从欲望基地——头脑——的鼓动，就会受很多苦。”宝吉最后说：“这适用于一切的人和一切的情形。”

祈祷的力量

宝吉一次问我：“你念忏悔祷文吗？”我说：“念，宝吉。”他又问：“你是全心全意念的吗？”我回答：“我念时尽最大努力专注巴巴，但脑子会因别的念头溜号。”

宝吉评论道：“那些祷文是巴巴留给我们的一个强大工具。如果你诚心诚意地念诵，将你全部的业相、你所谓的罪过完全献给他——本着这种精神念诵，那么单凭主本人给的祷文祈祷一次，就能够清除你所有的业相。”

我又不信、又是疑惑又是惊异的表情霎时全汇集到了脸上。叫道：“祈祷一次就能做到这个？要能做到，那为何还没人获得过你说的那种体验？”

宝吉回答：“这是因为你们这些人没有怀着感情、发自内心去做。那种感情是巴巴的礼物，专门赐给那些坚信不移、将美赫巴巴的话视作

真理、头脑毫不生疑者。我来告诉你，巴巴爱者是怎么做的。你看每天很多人去三摩地顶礼。他们念诵忏悔祷文，通过诵念将业相全部献在他足前，求主把业相拿走。在把一切献给巴巴的过程中，如若完全沉浸于文字深意，他们甚至能够成功生发出那种感情片刻。”

“然而不久之后，他们离开三摩地，头脑开始工作。各种疑惑纷至沓来，因此疑惑，在离开三摩地之际，又将其献出的一切原样收回。当你彻底献出什么时，意味着你已忘记之。为何要再去想它？为何生出疑惑？这表明你根本就没献出。”宝吉的话我明白，但时至今日仍在这方面挣扎。

另一次，埃瑞奇给我们讲了下面的故事，来说明念诵祷文的重要性。“巴巴晚年每天都叫我们念诵祷文。你们知道他身体虚弱，略微挪动都会让他极其难受。尽管如此，他仍坚持站立，参加祷文念诵。因身体越来越弱，他要我们念祷文的速度也与日俱增。最后按照他的指示，我念诵的速度之快，都不知道自己在念啥，因为根本没时间去想那些文字。这对我成了一种机械式练习，因为巴巴要我做而做。一次，我照常念祷文时，一个滑稽的念头掠过脑子，不禁大笑起来。你们知道头脑是怎么回事。如此念祷文，让我想起隆隆驶过车站的特快列车，故而笑了出来。”

“祷文结束后，巴巴问我：‘你笑什么？’我说念祷文时感觉就像火车跑过车站，所以发笑。我也纳闷干吗要念那么快。巴巴对我说：‘你根本不晓得我参与念诵这些祷文的意义。因为我的参与，不论谁念这些祷文，即使是机械地念诵，都会从中受益。这是因为我参与了念诵。’”

埃瑞奇对朝圣者强调：“出于对我们的爱，巴巴让自己承受了那么多的身体痛苦。他把这么好的机会放在托盘里呈给我们：即便我们机械地念诵他的祷文，也会获益。为了我们他让事情变得那么容易。巴巴知道我们的头脑，因而为我们做了让步，还给予我们机械忆念的利益。所以要充分利用好他给我们的这个绝好机会。”

坚定的信心

祈祷文，即使机械地念诵，也会利益一个人。而如若怀着感情和坚定信念诵，则能给人带来巨大的转化。听满德里这么说，常让我想起主希瓦和伴侣帕瓦蒂的故事。

一次，帕瓦蒂不忍再看人类受苦，找希瓦请求帮助受苦的灵魂。希瓦吉解释说已竭尽所能帮助受苦者，但因人类信心不足，不能遵循他给的简单教导，才受那么多苦。

帕瓦蒂恳求再三，最后希瓦吉让步。同意再试一次，提供一些非常简单的东西让受苦的人类遵循，并承诺说如果他们确信不疑地遵行，其痛苦就会终结。为此，他找到一位深受周围所有村民尊崇的圣人。圣人独居山顶，希瓦吉向其显现，授意建一座宏大的希瓦神庙，叫他告诉每个人，说希瓦吉神已莅临此地，无论谁参拜此庙，顶礼希瓦林伽，都会摆脱一切罪过。作为到访的证据，希瓦吉留下一个巨大的希瓦林伽。

村民从圣人处得知此事，无不欣喜若狂，立即着手大规模建造一座希瓦神庙。意识到将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他们还建了朝圣设施和一个很大的朝圣中心。此地从此声名远播，每日有数十万人前来拜访。看到这一切，帕瓦蒂心中甚是欢喜。

然而多年过去了，帕瓦蒂看到人类苦痛依旧，没有改变。她再次来找希瓦吉。希瓦吉对她说：“我跟你说过他们没有信心，既然你不相信，我证明给你看。”

希瓦吉扮成一个行将死去的老人，躺在路中央，凡离开寺庙的朝圣者都能看见他。圣陵每日迎接数十万的朝圣者，出入口是分开设立的。每个走出寺庙的朝圣者基本上都能看见这个生命垂危的老人。很多人上前意欲援助。老人解释说，若有一个完成朝圣的人给他一杯水，他就能得救。不过他又补充说，这个人必须完全无罪，才能给他这杯水，否则俩人都得死，因为他有诅咒在身。

一闻此言，人人变色，纷纷散去。一连多日莫不如此。一个晴朗

的日子，一个年轻女子沿路走来，走到奄奄一息的老人身边。老人向女子解释了自己的困境。女子同意给他拿一杯水。老人气息微弱地说：

“我的孩子，你确定自己清白无罪？你是做什么的？你是谁，敢作如此断言？你是如何做到毫无罪过的？”

女子对老人笑笑，柔声道：“不必担心，先生。不过，为让你放心，我来告诉你怎么回事儿。我做过妓女，罪孽深重。几年前我遇到一位圣人，他对我们说，希瓦吉为利益我们这样的罪人，专门显现，还建了神庙，只要我们前去顶拜，我们所有的罪过都将得到宽恕。

“我刚朝拜完，所以别担心。因为主的无条件宽恕，我的一切罪过都已洗掉，我已无罪。要相信主希瓦的承诺，你我都不会有事，你会好的。”

女子说完，气息奄奄的老人消失不见，希瓦吉以原形显现，给了她真达善和祝福。一旁观看的帕瓦蒂终于明白人类为何受苦了。

巴巴为世界受难

“正在经受强烈痛苦的巴巴爱者，是不是也在分担巴巴的宇宙痛苦和工作？”一次一名朝圣者问埃瑞奇。埃瑞奇笑笑，说道：“觉得有谁能分担神的工作，或者他的痛苦，即使这样的想法都是可笑的。就这一点，巴巴本人经常提醒我们。他的无量痛苦无人能分担，他只有独自承受。我们一次次反复看到他身体上受苦，表现为各种外部症候，在他做宇宙工作时神秘出现，工作做完时消失不见。

“这种情况通常与世界上某个重大危机相吻合，有时是为了帮助正面临危机的某个爱者。这种工作唯有他能做。工作强度大，他的痛苦就强烈。他的痛苦，我们满德里只能看到外部方面，竭尽所能让他舒适些。有时我们看到他的身体痛苦极其强烈，不忍目睹。我们会恳求，也让我们分担一些他的重负，巴巴表示：‘即使我把这种负担的一丁点放在你肩上，都会把你压垮。唯有我能承受。’

“有几次爱者请求分担巴巴的重负。结果他们面临严重的危机和

强烈的痛苦，跑来求巴巴解救，巴巴说：‘我只在你肩上放了一小点我的痛苦负担，你就哭叫不已。我是如何承担整个宇宙重负的，你永远无法想象。’他的痛苦我们根本无法理解，更勿论分担。”

埃瑞奇沉默片刻，给朝圣者时间消化上述话语。接着补充道：“不过我们作为他的爱者，也能做些什么来减轻他的痛苦。如何减轻？我们可以通过不给他增加负担，来减轻他的痛苦。怎样做到？我们可以在日常活动和事务中服从他，跟随他。这如何帮助？很简单。我们的每一个行动，如果我们感到是自己在做，就制造束缚。此乃妄我在坚持自身，通过这些虚假断言，进一步强化自身，束缚灵魂。

“一个人的思想念头往往整日都围着这种虚妄转。他会想：‘我在做事，我得把这事做完，我对，我错，我必须纠正他，我必须惩罚他，那人行为失当’等等。多数人的头脑都由这种念头主导。除了这些普通念头，一个人还会因个人成就而骄傲，求而不得而愤怒，以及淫欲、贪婪等等。因此妄我的地盘得以巩固。正常情况下，凭借自身努力，是无法挣脱这个妄我的。为了帮助我们，巴巴给我们指出一条道路——忆念主，持他的名。

“忆念他忆念到你意识不到自己。在你做的每项活动中忆念他，以便对他的觉知在，妄我消失。你这么做时，就不会束缚自身。何故？因为对妄我的觉知不在，你不再做事，他在做一切——这就是对他的觉知，只有他存在，别的都不存在。”

“你这样做，就是在帮助减轻他的负担。你越是将自己束缚于虚妄，他就越得受苦来解救你。而你越是通过忆念、爱和服务来努力跟从他，就越接近歼灭妄我、体验真理的目标。就这样，你通过帮助他来帮助你抵达真正自由之目标，来以此减轻他的负担。”

真正的礼物

不久前我妻子问宝吉：“鲁斯特姆病痛这么多年，他为何受这么多苦？”宝吉回答：“鲁斯特姆若不受苦，便没有任何价值。”我们都

不明白宝吉的意思，我问：“您说没价值，是指什么？”

宝吉对我说：“你若是身体健康，会怎样？你会继续做你一直在为信托做的善工，虽然这种工作也好，也有帮助，但总是存在着助长骄傲，强化自我的危险。

“你会开始这样感觉：‘我干得多好呀，没人比得上。‘工作时若有这种感觉，就不是在做巴巴工作。工作时只有忆念他，忘记自己，才是做巴巴的工作。而你因身体疾病，无法再做这些善工，只有把时间用在更多地忆念巴巴，努力臣服他的意愿上。

“因为病痛，你只得如此。此乃巴巴真正的恩典，藉此他把你拉得更近，在你心中唤醒对他的情感。

“现在，你跟别人分享这种体验，也帮助他们理解并消除很多疑惑。通过你的痛苦经历以及伴随的成长，巴巴帮助了那么多的灵魂。所以别再忧心自己的身体状况，继续写书。对健康问题，想都不要去想，也别向巴巴抱怨。视作这是他给你的真正礼物，欣然接受。”

我认识到宝吉话中的道理。疾病毁了我的身体，却转化了内在；否则受损的将会是灵性。

真正的痛苦

一次我对埃瑞奇说：“很多次，我们听满德里解释，一切都是幻相，幸福是好梦，痛苦是恶梦。一切皆梦，生活的目的是从梦中醒来。还让我们相信，凭借大师的恩典，不用受苦，就能从梦状态醒来。”

“埃瑞奇，告诉我，您知不知道在整个人类灵性历史中，是否有人不经受痛苦，就抵达目标，从梦中醒来的？我们所熟知的，所有那些所谓的圣人，您若读过他们的生平，会发现他们都受过大磨难。那您是否知道没经历过痛苦的成就者？”

埃瑞奇沉默片刻，答道：“在我看来，迄今为止还没有这样的人。”埃瑞奇停顿一下，接着说道：“不过求道者的痛苦和世俗痛苦是有区别的。一个是染疾，另一个是治愈。求道者的强烈痛苦缘于对神的渴望。

与至爱的分离使他躁动不宁，渴望合一。躁动与渴望导致痛苦，却让他无视这个世界。他被这种渴望吞没，除了难忍的渴望之痛，什么都意识不到。他因此承受剧烈痛苦，而正是这种痛苦支撑着他，给他喜悦。”

“这种痛苦，在求道者追求至爱过程中一直推动着他。到达痛苦的巅峰时，至爱显现，渴望平息于爱者与至爱相融。”

“另一方面，世俗痛苦缘于幻相：缘于想望和欲求，因欲望无止境，世俗痛苦也无尽。求道者的痛苦终止于对神的渴望引来合一。而深陷幻相的世人，继续无止境地受苦。就是这样。”

另一次，我拿同样的问题问宝吉：“宝吉，我们相信一切都是梦，从梦中醒来是生活的目标。我们还获悉，凭借大师恩典，可不受太多苦，快速从梦中醒来。告诉我，您知不知道整个人类历史中，有谁不受苦到达那种状态的？”

宝吉回答：“有，有这种可能。凭借大师的恩典，一切都有可能。他若愿意，可以让任何人成道，不受考验不经苦痛。”

我不甘休，追问道：“宝吉，我不是问您这样的事有没有可能发生，我问的是您知不知道有这样的事例说明这样的事发生过？您是否知道整个人类历史中，有哪个圣人或伟大的灵魂，没有经受痛苦就获得这种状态的？”

宝吉沉思良久，说道：“似乎每个人都得经受强烈的分离与渴望之痛，才能平息渴望，与至爱合一。不过这种痛苦乃是真正的痛苦，最终将你引向一切痛苦完结之处。正如以刺除刺，此痛终结一切的痛苦，也是同样的道理。似乎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要想抵达目标，必须在道途上经历这种强烈的痛苦。”

巴巴的礼物

下面的故事，是我的一个巴巴爱者朋友对我讲述的。她有一个孩子，患有唐氏综合征。她对我谈起抚养这个孩子的种种艰辛，以及困难处境如何帮助她灵性成长的经历。以下是她的故事。

我怀孕期间，做了一个巴巴梦。我梦见巴巴站着，面带忧切的表情。他看着我说：“我有一件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东西。我把它交给你，你会好好照管吗？”

我说：“会的，巴巴，我会照管好的。”

巴巴又重复道：“答应我，你要好好照管，因为它对我非常珍贵。”

我对巴巴说：“我保证会尽力的。”巴巴的忧切表情消失，笑意满面。他拿出个礼物盒，打开。从中发出一道光，进入我的生命。我心怀喜悦从梦中醒来。几个月后，我的孩子出生了。

看见刚出生的婴儿，我的整个世界都塌了。孩子患有唐氏综合症。我无法理解巴巴怎么这样对我，感觉他好残忍，像在惩罚我。我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得到这种惩罚。不管怎样，我把烦乱情绪放在脑后，开始照料婴儿。养育这样一个孩子，困难重重，我苦苦挣扎。生活的整个重心就是抚养这个孩子，虽竭尽所能，却无法让自己全心爱她。我心有障碍，不能真正爱她。

有时候我对被她拖累，感到怨恨不平。一次次去美拉扎德拜望满德里，从他们那里获取力量和安慰。一天，在满德里大厅，玛妮谈起巴巴对这种特殊孩子的关爱。有一次给巴巴读报，有文章谈到诸如唐氏综合症等畸症，可在妊娠早期发现并终止。巴巴表情很是悲哀担忧，打手势道：“许多灵魂需要投生，经历这种体验才能进步。他们怎么办？”

巴巴接着评论说，凡是生育这样孩子的人，不但会在灵性上成长，其几世的业相也将被消除。

听玛妮讲这个故事，我脑海里闪现出怀孕期间做的那个梦，巴巴怎样面带关切给我礼物，我同意照管时，他表情有多高兴。这时我才意识到此梦的含义。从那时起，我心中的障碍全部清除，我开始爱我的孩子——巴巴的礼物。

信任他

曾有巴巴爱者问我，患病这些年，想没想过自杀。坦白地讲，想过，甚至实施过。是巴巴阻止了我。下面是我的故事，或许对读者有所价值或帮助。

患病初期，经过近两年的挣扎，我彻底厌倦了。得的是慢性虚弱症，体虚无力，生活都难以自理。此外，四肢也疼痛乏力，只能借助拐杖走动。

基本上整日困在家里，变得极度消沉抑郁。2001年左右，我在乡下阿法莎娜妹妹家里住。生活中出现这种危机，尽了努力也不见好转，我撑不下去了，决定选一条捷径一了百了——自杀。

距离我妹妹家差不多一百码就是铁路。一天至少有25趟列车经过，想要自杀不成问题。我疲惫厌倦已极，身体病苦难耐，还得受有些朋友和家人的气，因为自身无助而仰赖他们的帮助。一天，我在心里跟巴巴说完话，径直走向铁道。我一直持巴巴的名，跟他说话，向他抱怨身体这么差，这么无能为力，他也不帮忙解救，我不得已采取这极端的一步。我对他说，如果他愿意，仍可以阻止我。

我悄然离家，走向铁道，两只一向在房子前廊的宠狗，跟着我。

我稍微离题一下，跟读者作下说明。我妹妹阿弗莎娜、她丈夫以及女儿帕芮娜兹还有我，都爱狗。他们在农场家里养了起码有八、九条狗。

其中有一条黑色波美拉尼亚小狗，名叫提皮斯，我到哪儿都跟着我，我坐椅子上，她就过来跳到我腿上。另一条是杜宾犬，名叫戴提，也总跟着我，还经常学小狗的样子，试图坐我腿上。她是那种体型大的母狗，每次想坐我腿上的笨模样，总逗得我大乐，因为她老往下滑，上来又滑下去，上来又滑下去。就是这两条狗一路跟我到铁道的。

铁道附近有一护堤，我过去坐下，等火车过来。两只狗围着我转了一会儿，接着下堤，上铁轨，站在上面。因火车事故，我妹妹已经损失了几条宠狗。

我拾起石头，向她们投掷，想让她们离开铁轨。两只狗躲闪着石

块，不肯下铁轨。我使尽办法，她们都不肯挪动。唯一可行之计是打道回府，我知道她们会跟着我。我转身回家，两只狗跟在后面，我决定第二天再行自杀计划。我妹妹家有个后门，众犬总是呆在前廊，我决定次日从后门走。

第二天，我很高兴一个人坐在护堤上等火车驶来。持巴巴的名过程中，我忽然觉察到身边有人。是我母亲。我问她怎么来了，她说看见我，她也决定过来跟我坐坐。我说我想一个人待着，请她回去。母亲不肯，我坐了一会儿，起身回家。感觉母亲已疑心我的意图，遂又将自杀计划推迟一日。

头两次行动我都安排在夜晚进行，因为夜晚列车比白天多。我的家人大多有午睡的习惯，所以第三日，我利用这个时间离家。我设法从后门出来，走向铁道。这次，我没坐在护堤上，而是下来坐在铁轨边，从房子那边谁都看不到我。我耐心等火车过来，忽然远远来了一辆。我很高兴这次没出岔子，等火车驶近。我迈步走向铁轨，整个时间一直持巴巴的名。忽然，我们家的一个朋友正巧过铁道，他是来探望我们的；他走过铁轨，抓住我的手，推开我，说：“鲁斯特姆，现在别过。火车太近了，你拄着拐杖，太危险了。”整个情形让我目瞪口呆。

火车驶过后，朋友提出帮我过铁路，以为我打算到铁路另一侧的朋友家做客。我对他说不用麻烦，但他不走，说自己无要紧事，执意帮忙。没办法，我只好掉头回家，自杀计划再推一日。

接下来便是第四次了，我加倍小心，脑子里勾画出怎样一步步避开宠狗、家人和朋友。我下午从后门离家，走向铁道。下了筑堤，沿铁轨朝离家相反的方向走，这样即便有朋友过铁路，也不会注意到我。筑堤下铁轨旁，有一些灌木树丛，我躲进两丛灌木之间藏好。

整个时间，我不停持巴巴的名，跟他说话。告诉他我要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我说，如果他愿意，仍然可以阻止我。而我从未想到，头三天发生之事，一直阻断我的自杀企图的，正是他的安排。我没有认出这些。想要得到来自他的确证。我等了将近半个小时，火车过来了。

等它驶进，我便迈步走向铁轨。

印度大部分地区，铁轨都建得略高于地面，由筑基做支撑。我走过去，几乎就站在筑基下面。我不停持巴巴的名，欣慰一切都要结束了。火车越来越近，离我不过几秒的距离，我开始上筑基，准备站到铁轨上面。

但就在我迈步时，身体整个僵在那里，任凭怎么发力，就是动不了。非常清晰地，我听到巴巴在心里对我说：“鲁斯特姆，这不会终止你的痛苦。来生你还得整个再经历一遍，包括因为自杀额外导致的痛苦。为何不现在经历——在今生，有我在这里帮助你时候？相信我，我会对你支持到底，在途中每一步帮助你。相信我，我不会辜负你。”火车呼啸而过，我僵直地站在那里，听巴巴说话。

最后一节车厢通过时，一个坐在人满为患的车厢门口的人，用手里的报纸敲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距离自杀就是这么近。我站在那里，仿佛过了永恒，仍在试图理解消化所发生的一切。

我的整个生命都痛苦不堪，我想终结这一切，巴巴却要我继续下去。他的话语依然在我心里回荡：“相信我，我会对你支持到底。”我知道，若是转身回去，更多的痛苦在等着我。使我回头的，是心中不断回响的巴巴的话：“相信我，我会对你支持到底。”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意图自杀。确实，此后我的病痛和虚弱加重很多倍，巴巴也如诺不断增加其临在。他实实在在地陪伴我，在每一步扶助我度过难关。他的临在不但给我支撑，还带给我诸多喜乐。有时候我仅仅意识到他全然的爱、无所不包的临在，以至于忘记了一切，包括病痛。在我健康活跃时期，我不记得体验过这种临在，这只发生在我身体残疾之后。实乃巴巴的仁慈与恩典。

回顾过往，我可以说的是，这一切痛苦不但必要，而且正是通过痛苦我找到了所寻找的。巴巴的真慈悲在于，他不回应我想病愈的呼求，而是藉此治愈我的有病灵魂。倘若这一切没有发生，我想我的生命会是一种荒废，病痛也同样荒废掉了。巴巴出于慈悲，没让这种事发生。奇

异的是，我正是在身体无能为力的状态，感受到他恒在的支持，并且找到真正的幸福——其源头一直在我内里。

信心

我想起埃瑞奇在满德里大厅常讲的笑话。内容如下：

“从前有个人在悬崖边漫步。不慎踩到松石头，失足落崖。坠落中一把抓住山崖边长出的一个树枝。”

埃瑞奇停顿片刻，接着继续：“你们可能见过悬崖边上长出的树。不知道这些树是怎么活下来的，但确实能存活下来。所以这个人很幸运，拽住了悬崖边伸出的树枝。命悬一线，拼命呼喊：‘上面有人吗？上面有人吗，快来救我。’”

“就在这人呼叫的同时，一个洪亮声音雷鸣一般从崖顶传来。声音对他说：‘我是神，能帮助你，前提是你要信任我，服从我。’此人即刻回答：‘好的，我会服从。但你先快点把我救起来，我快要抓不住了。’声音对他说：‘那你松开树枝，我会救你性命。’”

“接下来是一片寂静。这人许久没说话。又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大叫：‘上面有人吗？’”大家哄堂大笑。

埃瑞奇最后说道：“轮到信任并绝对服从巴巴时，我们都像这样。他来了，他的来临完全是为了将我们救出摩耶魔掌，我们唯一要做的是，信任他，松开对摩耶的恋恋不舍。然而，同那个难以松手的人相仿，我们也难以放开生生世世紧抓不放的摩耶引诱。”

为何受苦有必要

下面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一短篇语录。一名跟随者问为何他的亲近爱者们要遭受这么大的痛苦，乌帕斯尼说：“当一个低等生命想要达到和一个高等生命同样的意识层面时，它只有甘愿成为后者的食物，融入高等生命，才能做到。”

“当这个具有高等意识的生命彻底吃掉低等意识生命时，该低等

生命便与高等生命在意识上合一。正如一只昆虫成为鸟的食物，获得和鸟一样的意识，同样一只羊献身为狮子所食，它便融入狮子，与之合而为一。正如狮子把自己的食物撕成小块，有助吞咽和消化，以达到其与自己的意识融合为一，我对我的爱者也一样。如果我的爱者真心想要达到我的成道高级意识状态，他就得献身为我生命的食物。为了消化这个食物，我需要把它粉碎为一个个的小块，这会促进我进行彻底地消化。那时，也只有那时，该食物，也就是我的爱者，才能与我的意识为一。这即是受苦或者粉碎我的爱者的自我非常必要的原因。”

他进一步解释：“你去过金店吗，你想要卖一块金子给金匠？金匠有一大块金子存货。你给他一块金子，他并不急于把金子融化，添加到自己的大金块中。他首先要检测一下金子的纯度。他又是摩擦，又是敲打，进行各种严格的测试。

“经过测试，若是确信是纯金，他便将金子高温融化，之后金子被加进金匠的大块金子中。若是有人想要被加入到我这个金块当中，我就得让他经历种种严苛的考验检测其纯度。只有到那时，我才允许其与我合一。”

被问及大师自身的痛苦，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给出下面的解释：“大师不仅通过自己受苦承担亲密爱者的业相，而且籍此使亲密爱者心生慈悲、怜悯，生发出对大师的奉爱和忠信的情感。大师的考验常使亲密爱者感到痛苦，但目睹大师受苦，爱者自己的痛苦减轻，代之以对大师的慈悲和爱。这继而激发他们过一种服务的生活，心甘情愿忍受艰难困苦，从而缓解大师的痛苦。”

“这样做对我的爱者非常重要，我通过让自己受苦，帮助他们。我的爱者以此方式最终与我结合。”

这让我想起玛妮在满德里大厅，跟我们分享的一段话：“我曾问巴巴，在您是基督时，为您担当至关重要角色的彼得，为何在您最后的时刻，要否认您三次。您因何要给他写那部分剧本？除了那次意外，他担当了完美伙伴的角色。您让他经历那种角色是有什么需要吗？”

“巴巴回答：‘彼得需要有那种因否认而产生的懊悔感，这有助于使他变得坚强，去做后面他为我做的艰巨工作。’”

玛妮补充说：“看看彼得此后所做的艰巨工作。不仅仅是工作，当轮到彼得被钉十字架时，他想要倒挂十字架。”

相信巴巴是神

每当看到满德里身体状况不佳，我就会忍不住向蔻诗德抱怨。特别是在他们病得虚弱无力的那种时候，我会作出对巴巴生气的样子，对蔻诗德说：“真是受够了。我不忍心再看满德里这个样子。我现在就去跟巴巴干一架。”

听我这么说，蔻诗德会批评我，解释说：“你这么想，是因为你怀疑巴巴是神。”我抗议道：“您为何这么说？我相信巴巴是神。他可以改变那种状况，起码对把生命献给他的满德里。他为何不这么做？”

蔻诗德再次说道：“你怀疑巴巴。你若是真的相信他，哪里会有任何质疑他的行为的问题？百分百相信他是神的爱者，不会对他的任何行为产生怀疑。他们不会说：‘为何他要这样对待满德里’或者‘他为何要这么做’或者‘为何这个世界这么糟糕’，等等问题。他们知道他是神，他会决定什么对每个人最好。当你百分百相信神，就根本不会有任何抱怨的余地，绝不会有。所以当下决定你是否真的百分百相信和接受他是神。那是你唯一需要坚定决断的事情。决定了这个，就不会有其他要决定的了，因为神知一切，做一切。”

来自巴巴的满德里蔻诗德如此深刻的建议，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她被限制在一把椅子上的生活已经持续了20年之久，她无法走路，她的视力模糊不清，只能看到一些影子。但蔻诗德的内在视力明澈清晰，丝毫不受疑惑的阴云遮蔽。

应尽的责任

初到美拉巴德居住时，我热情满腔，常常促使自己工作到身体极限。工作者新来乍到，在为巴巴工作的热情中，经常是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学会在身体允许的范围内做事，而不是不顾自身承受能力。逐渐地，我不时感觉需要给自己点自由时间，比如出去独自散个步，或者只是独处一下。这是在满德里身边的工作者难得的奢侈。

读者可能感觉太严格了，而埃瑞奇曾对我说：“跟巴巴生活更严格得多，你们这些人睡得好，吃得好，能定时洗个澡；会亲访友，旅游度假，并且常住一地。你们甚至可以随意思想，不会有人问你在想什么。我们跟巴巴生活可没有这种事儿。那种生活不只是严格，而是完全没有自由，受尽困苦折磨。”

我要讲的故事发生在1989年12月，我首次获邀到美拉扎德居住期间。美拉扎德管家法鲁，预计离开两周去孟买处理私事，并和家人住一段时间。作为1989年6月才来美拉巴德生活的新人，在美拉巴德工作者中也是受邀到美拉扎德居住的第一个，我不禁欣喜万分，深感幸运。这样好的机会实乃巴巴的恩典。那时法鲁和雪莉医生算是美拉扎德的常住工作者。法鲁是管家，雪莉是满德里的医生。卡茜和迪瓦娜日间在此工作，但住宿在信托大院。

这样我接到指示带几件衣物某日到美拉扎德报到。我到后，有人带我到房间，放衣物安顿。玛妮过来看我，说道：“我的孩子，你终于回家了。”听到玛妮的这些话，我的整个身心都充溢着巴巴的爱，确实有此种感觉——终于回家了。我对玛妮讲了自己的感受，感谢她做的一切。玛妮提醒我只要感谢巴巴。我满以为会被分派一些工作或者职责，如同在美拉巴德，那里完全是一种工作的氛围。有关作为管家该做之事，什么都没告诉我。法鲁只是叫我一般不要离开这个地方，其他什么都没讲。他说假如需要帮忙，会有人来找我。在朝圣者来访日，埃瑞奇等满德里都在，我就同他们坐在满德里大厅，他们有什么要求，我尽力协助。此

外没多少可做的了，尤其是非接待日，没朝圣者来，埃瑞奇、玛妮和保纳图都去信托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在房间读巴巴的书。

几天下来我就坐不住了，我不习惯闲坐着无所事事。一天傍晚五点左右，我去找保纳图，问我可不可以独自沿美拉扎德入口道路散个步。保叫我去问埃瑞奇。我找到埃瑞奇，埃瑞奇异常严厉地对我说：“你是来这里散步的，还是来做管家的？”我轻声问：“可做管家又该做些什么？”“管家的任务就是始终不离我们左右，万一我们需要你。假如你去散步，我们有急事，怎么找你？我们都老了，走不动了，需要有人帮助，所以才叫你在这里。记住这一点。这是你来此的目的。假如你到处闲逛，就丧失了真正的意图。”

埃瑞奇停顿片刻，接着含笑慈爱地柔声说道：“你想去的话，可以去，但15分钟就回来，不要形成习惯就好。”埃瑞奇已说得很明确了，我从没去散步。后来埃瑞奇问我去没去散步时，我说没有，他评论说：“很好，这会取悦巴巴。”接着又说：“人们认为服务就是在自由时间为巴巴做些什么。他们不懂为巴巴服务意味着你不应有自由时间。你的时时刻刻都属于他。实际上，你不但需要把全部时间，而且需要把你整个献给他。总之，成为他的奴隶，你将彻底自由。”

玛妮也曾批评过一个疏忽职守的工作人员。这位新来的工作者喜欢在三摩地那边呆着，满德里曾慈爱地提醒他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多次温和劝止无效。一天这位工作者受到玛妮的责备，他抗辩道：“玛妮，我喜欢在三摩地待着。”玛妮严肃地对他说：“你在这里，不是做你要做的，而是做要你做的。做不到，你就得离开这里。”

就这样，满德里时而慈爱、时而严厉，指导着圣地的工作者们，提醒他们勿忘来此地的真正意图。

事实与真理

满德里有个奇怪的习惯，他们会围绕一件事，用歪曲事实来刺激某个工作者。当事人无疑会恼怒，因为几乎人人对真相都有个既定观念——

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所谓的事实概念。见人歪曲事实，对于我们，尤其对我而言，不亚于虚伪谎言，因而备受困扰。跟神人生活几十年的巴巴的满德里，竟做这种事，尤其让我想不通。不知该如何去理解面对。

我揣摩巴巴曾经对他们这样做，差不多就是家常便饭，他们的意识被如此编程，不自觉地也这样对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常听埃瑞奇、宝吉等满德里说：“别问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为啥这么做。”于是我自我安慰说，自己在实际体验伴随巴巴的生活，以此平复痛苦混乱的头脑。

不过，有一次宝吉与一名工作者谈话，给出的深刻阐释，将我的疑惑一扫而光。这位工作者向宝吉诉说，他所处的情形怎样被彻底歪曲，歪曲者不是别人，正是满德里。大家都在说歪曲后的版本，因为满德里就是这么跟人说的。他一再试图澄清事实，却徒劳无效。他们还是那套说词，好像那才是事实真相。该工作者对此困惑不解。

宝吉面带微笑，说道：“你只是在说事实；满德里说的乃是真理，因为他们曾跟巴巴过着那种生活。”

宝吉的话让我们都楞住了。看大家不明白，宝吉解释道：“有人歪曲事实，你为什么难受？是因为妄我。在这里生活的目的，就是为消灭这个自我。巴巴将满德里用作他的工具，来对治这种妄我。此乃真正的工作。满德里如此做，是为了你们的利益。不然，这样做满德里又能得到什么？他们沉默不语，让人自行其是，对人说好听的、爱听的，这对他们倒容易。可这能帮助工作者摆脱妄我吗？会帮助他们证悟美赫巴巴所代表的真理吗？所以要记住，满德里也许不讲你们所认为的事实，但他们所讲的乃是真理。”

怎样取悦所爱

与宝吉共同工作的那些年，我亲睹他的爱，不仅是对巴巴的爱，还有对埃瑞奇、玛妮等满德里的爱。宝吉会不遗余力取悦他们，尽力满足他们最微小的愿望。目睹这一切，对我是深刻的学习体验，尤其在怎样取悦你所爱的人方面。下面的故事涉及的就是这个方面。

有个在美拉巴德工作的爱者，经常来找宝吉诉苦。他来找宝吉不过是磨叨个人的需求，抱怨信托成员不管不顾等等。宝吉虽脾气火爆，仍耐心听完，设法安抚他，答应尽力帮忙。一次在信托办公室，这位工作者又开始发牢骚。批评完所有的信托成员，接着就美拉巴德的种种情形批评起宝吉。宝吉平静地听完指责，再次答应帮忙，同时也要求该工作者友爱待人，不要因事情不能如愿，就冲人吼叫泄愤。这位工作者听不进劝告，继续怨天尤人。

这位工作者也许是见宝吉情绪温和，一时胆壮，批评起埃瑞奇来。这显然是个失误，因为有些事情你是不能在宝吉跟前做的，其中之一就是批评玛妮和埃瑞奇。宝吉好脾气一下不见了，登时火爆起来。对该工作者说：“你敢再说埃瑞奇一个字，我就把你赶出去，绝不容忍。你还有理智没有？埃瑞奇是谁，你知道吗？竟敢指责他？玛妮和埃瑞奇的伟大，你知道吗？竟敢批评他们？别的人你尽可以说，也可以随意说我，但要说他们一个字，我绝不姑息。你再这样，我绝不饶恕，绝不客气。”这位工作者听得瞠目结舌，乖顺离去。

我还想起有一次美拉扎德发生劳工纠纷。缘起是美拉扎德工人受当地一个工会的领袖鼓动，加入工会。这位独霸一方的政客煽动工人罢工，停止美拉扎德一切活动。由于我有跟政府官员打交道的经验，宝吉要我出面处理。

就此在美拉扎德同满德里开会，讨论最佳解决方案。对亲密相处，视同一家的工人们的这个行为，美拉扎德满德里感到震惊。工人们有要求不直接找他们，而是转向外人，还是当地的一个豪强，令满德里深感痛心。

高荷医生脾气烈，性情急，想立即开除她的工人。宝吉和气解释说，他咨询了律师，律师不主张这么做。这需要遵循法律程序，且需要时间。否则，解雇工人告上法庭，不但工人解雇不了，且将我们置于被动局面，官司会拖达十年之久。

但高荷坚持己见，定要将工人们开除，说不想再看见这些人。还

说工人加入工会后，都变得无礼抗命，因此她执意立即解雇。一位也参与此事的长期工作者打断她：“不行，不行，您不能这样。这违反法律，不合法。”宝吉厉声对他说：“你闭嘴，让我说。”

该工作者不再言语，宝吉仍旧极其友爱地向高荷解释局势的复杂性。并建议将这些工人转到别的部门，换一批新人过来。还向她保证这些麻烦制造者终会被解雇。这些话似乎使高荷医生平复下来，接受了宝吉的意见。

所有的满德里离去后，宝吉转向那位工作者，怒声道：“先生，你在这里生活这么久，仍不晓得怎么跟满德里讲话？那是对高荷医生说话的方式吗？这些人是谁，你知道吗？就不能友爱地说？我亲眼看见，你在高荷面前不但粗鲁无礼，还坚持自我。这是我不能容忍的。”

这位工作者很惊讶，辩解道：“那我该怎么办？我只是对她说不能解雇工人，因为那样违法。”

宝吉驳道：“谁在乎法律怎么说？关键是你对她说话的方式不对。你没见过我怎样对他们说话？你得友爱和气，他们不是普通人。你晓得他们是谁，你在对谁说话吗？这就是你对主的内圈的态度吗？”该工作者申辩：“抱歉，但我只是跟她讲法律。”

宝吉再次对他说：“我不在意法律怎么说，我们得友爱地说给她听。这方面不能含糊，假如高荷仍决定不顾法律，解雇工人，我们就有责任支持她，找个办法那么做——这是我们对至爱巴巴的职责。”上述整个对话和宝吉对美拉扎德满德里的忠爱，让我惊讶不已。这些满德里大多从早年一直伴随巴巴。

几天后，我们得知高荷医生开除了她不想看见的工人，因为这些工人继续罢工，阻止任何人进美拉扎德工作。宝吉如其所言，亲自出马应对处理，最终整个纠纷友好化解，结果令所有满德里满意。这件事也让我深深感到，爱者应不遗余力取悦至爱。

一切皆梦

1995年左右，宝吉查出患了结肠癌。随即住院，手术治疗。出院后，宝吉看上去特别虚弱，给人感觉即将命终。当时，宝吉仍是信托主管。出院后，每天傍晚召集在信托大院的所有工作人员及居民座谈。日日如此，我们正忙于工作，会有人来通知我们，宝吉要全体人员下午四点到他房间集合。我们便放下手头的工作，聚集到宝吉的房间。

这些时刻，宝吉不谈工作，而是谈一名工作者应有的工作态度。他会强调一个人应具备的基本品质，诸如谦卑，愿意受辱，消除自我，彻底诚实，完全臣服巴巴意愿——这会帮助人泰然面对各种情形。宝吉在谈话中还不断强调：“一切皆梦。”反复告诉我们：“谨记，这都是梦，不真实，唯有他真实，除了他别无存在。不要忘了，唯有他真实。

就这样日复一日，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宝吉几乎天天打断我们在做的工作，然后告诉我们该怎样工作。对此我感到莫名其妙，纳闷他因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同样的事情；最后，归结为这只是他的习惯而已。

多年后，我在回忆伴随满德里的时光时，忽然想起宝吉所反复强调的话：“一切皆梦，唯有他真实，除了他别无存在。”这让我猜疑他是不是真的看见一切皆梦。

他是不是能够看见幻相之虚无，能够体验美赫巴巴乃一切之实相？这时我突然感到，他并非出于习惯反复说那个，而是出于确信，以帮助我们生发他当时的觉受。

这一幡然醒悟让我浑身过电一般。但仍心存疑惑，于是决定找机会向宝吉一问。涉及这种微妙的话题，我得耐心等待。宝吉从不在朝圣者或者工作者面前回答这类问题。只有静下来，不忙于工作时，才会同亲近的工作者分享心灵的秘密。

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宝吉自己忆起往事，谈到他患癌的住院经历时，我乘机问道：“您还记不记得每晚召集我们座谈，不断强调一切皆梦的话？”宝吉回答：“记得，我记得。”我又问：“您

是否体验到一切皆梦？”宝吉回答：“没有，我没有体验。”我追问：“可您说得那么确定。要是没实际体验，怎会如此肯定？”

宝吉微笑道：“我没体验一切皆梦，但随时这样感受。一切皆梦的感觉一直都在，是一种觉知，我觉知到一切皆梦。”

宝吉的话让我明白了当时满德里看来毫无道理的一些争议行为。难怪满德里那样让工作者们摸不着头脑——都是因为一切皆梦的觉知。

埃瑞奇有一次也强调这一点：“除了巴巴，别无其他。他是一切生命中的生命。”听他如是说，我问道：“这是您的实际体验？”埃瑞奇说：“不是。”停顿良久，永恒一般，接着缓慢说道：“不是，这不是我的体验，却是我的感知。”在其他各种话题上，俩人给出的回答也极为相似。

皆因巴巴

一次，我同宝吉坐着，一名工作者对他说：“鲁斯特姆跟我们说，早年您怎么怎么敲打他和跟您工作的每个人。”宝吉微笑点头：“用巴巴的方式对他们进行灵性训练有必要。”停顿片刻又反思说：“无法相信，那时我竟有那么火爆。是不是？”我说：“是啊，您确实火爆。因为您的火气，您办公室的气温总是比外面的高几度。”

宝吉听了大笑，我借机追问道：“很难相信您变化这么大，很高兴看您这样。您现在要放松得多，跟巴巴爱者交谈，讲故事，甚至在办公时间。过去您可不是这样，您那时就是一个劲敲打人。您怎么那么大火气？”

宝吉回答：“是那时的工作性质强度引发的。”我问：“这种变化是什么造成的？”

“都是因为巴巴，”宝吉回答，“我患癌住院后，连连被巴巴点醒，这个，加上巴巴给的别的体验，内在改变自然而然发生了。都是巴巴，我并没有意识到变化的发生。再者，越来越多的朝圣者前来，没有了埃瑞奇和玛妮跟朝圣者分享故事，我的角色不同了。巴巴想要这样，都是

因为他。”

满德里读心灵

伴随满德里生活期间，我发现他们直觉极其敏锐；不只是他们读懂我的心思，而是这种事的频繁发生，让我猜疑他们是否有读心的能力。这样的事发生一次两次，可以说成是巧合，但如若反复发生——对满德里身边几乎每个人都如此，那就让人纳罕了。工作者和朝圣者频繁注意到这种情况，常询问满德里是怎么知道他们的心思和个人问题的。满德里只是耸耸肩，坚称：“我们啥都不知道，谁的心都读不了。全都是美赫巴巴。倘若我们说了什么，也是受他驱策。也许碰巧解答了听者的问题。我们自己并不知晓。”

针对满德里说出我的心思，我也多次质问：“是什么让您这么说？这个私人问题一直困扰我，我跟谁都没讲过，您除非能读我的心，不然怎么知道？”无一例外地，满德里会耸耸肩，说道：“我们也不知道为啥那么说。一定是美赫巴巴。”

一次，我同宝吉坐着，一名工作者走了进来。他有问题来向宝吉求助。宝吉毫无保留给予指导，但他显得不满意，离去。这名工作者经常卷入纠纷，总向信托要求某种帮助。他离开办公室后，宝吉评论道：“人们来找我说这说那，但都骗不了我，我知道他们心里装着什么。”

为了让宝吉多谈谈这个话题，我问道：“宝吉，您能读心思吗？”宝吉回答：“不能，我读不了心思(mind)，但我能读人的心灵(heart)。所以知道他心里有什么，真要什么。言语对我不重要。”我追问：“您能否解释一下‘读心灵’是啥意思？”

宝吉回答：“人们来我这里，说他们怎样爱巴巴，谈论服务和取悦巴巴，但这都是在嘴上说，因为他们要的是满足私欲、世俗欲望。他们口里谈真理谈目标，心里却追逐欲望。这骗不了满德里，谁真心渴望真理，他们都一清二楚，因为他们看的是心灵。”

这是宝吉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敞开心扉，揭示满德里如何知道自

己在做什么的。

但这仍不能完全解释满德里怎么能说出别人最隐秘的念头。

关于这种巴巴爱者一边谈论巴巴，一边追逐欲望的事情，我想到一件：

一名老巴巴爱者，喜欢饮酒，没事就喝点。医生建议他为了健康要戒酒。他来找宝吉求教，问道：“在饮酒方面，巴巴说过什么没有？我知道巴巴允许他的爱者喝酒，甚至吃肉。”宝吉回答：“从灵性角度看，只要你的心专注巴巴，采用何种饮食方式不重要。”

“比如玛司特，他们一心专注神，完全意识不到身体。住在肮脏的地方，什么都吃，却无损健康。玛司特因沉浸于神，健康没有问题。他们对身体没有意识，即使捡地上的石头或木块为食，也不生病。大多数玛司特的饮食习惯都极不好。经常只喝茶，嚼烟草，别的什么都不吃。”

“但普通人就不能这样，否则就会生病。对他们而言，最好吃正常、有益健康的食物。倘或身体出现问题，就得看医生。如果医生出于健康考虑，禁吃或喝什么，他们就得严格遵从。从健康角度，有必要注意饮食。但从灵性角度，吃什么喝什么无关紧要。”

对宝吉的建议，这位巴巴爱者表示感谢，随后离去。几天后，我们听说这位巴巴爱者逢人便讲，宝吉说可以喝酒；而且，因为巴巴也许可，所以他决定听巴巴和满德里的，不听世俗医生的。毕竟，巴巴是神，会照管他的。宝吉听后评论道：“人们谈论巴巴，却追随内心的私欲。他们不想听真话。即使你对他们讲真话，他们也会歪曲，用于满足个人欲望。”

巴巴的真正愉悦

巴巴爱者经常给自己感到亲近的满德里写信，有的诉说问题求教，有的只是为保持联系。一次，一名跟宝吉频繁通信的巴巴爱者，来信告知将要结婚的消息。该女子打算和已同居数月的男子结婚，而男方同另一名女子已有近 30 年的婚姻关系。在认识这对夫妻的每个人看来，他们似乎生活幸福，且又结婚这么久，这个消息令宝吉和大家感到遗憾。

女子在信中提到，通过这名男子，她感到跟巴巴的关系深化，他们结婚，不仅满足巴巴的希望，还取悦巴巴。

宝吉转向我们，说道：“人们追求私欲，自欺说这是巴巴所希望的，这是在取悦巴巴。你要取悦巴巴，不可能通过追求私欲。你要取悦巴巴，必须做出牺牲，放弃私欲。为此你必须经受种种艰辛痛苦，那才是取悦巴巴。你让人家痛苦悲伤，以为巴巴会满意？去爱全世界的每个人好了，干吗要用关系和婚姻制造纠葛？只和巴巴发生纠葛，把你全部的爱和感情献给他，同他建立关系——此乃人与神的真正关系，是取悦巴巴。人与人之间的这些个肉体关系，他们自以为取悦巴巴，其实完全是自欺，只会给自己造成痛苦。”

宝吉看完信，通常会授述回复。但这次因有急务，宝吉没有立即回信。次日才给这位巴巴爱者回信。令人惊讶的是，宝吉信中说他接到消息很高兴，并表示祝贺，愿他们的婚姻使他们更靠近巴巴，对巴巴的爱更加牢固。

我对宝吉的回复感到吃惊，因为头天他原本很不快的。等他授述完毕，我问道：“您信中所言当真？这个消息真的让您高兴？”

宝吉的回答直截了当：“不高兴。”“那您因何那么写？”我问。“没人真正想听真话，”宝吉说，“只有少数人准备好过那种取悦巴巴的生活。对他们，我讲严厉刺耳的真话，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在生活中努力适当实践。对别人，我讲他们想听的，因为取悦巴巴的含义，我过去已经告诉过他们，就是要将巴巴的愉悦置于自身之上，置于一切之上。他们拒绝听从或听懂。”

“所以我让他们悉听尊便。我只有按照巴巴的希望，耐心应对，以期有朝一日他们受够了痛苦，会舍弃虚妄，取悦巴巴。倘若我不这样做，这些人就会批评我，转而反对巴巴。我这样做，又会受那些自认跟随巴巴者的指责，这就是我的处境和困苦。”

“我必须帮助每个人，完全清楚他们会在背后批评我。我因何这么做？因为这让巴巴愉悦，是他对我的希望。”

宝吉的话帮助我明白满德里所做的、从世俗角度看似不合理的诸多有争议决定。他们的行为方式与巴巴在世时相类似。他们是在遵守巴巴的希望。

一切来自巴巴

有一对夫妻跟宝吉相熟。妻子强势，热衷物质与社交；丈夫性情温和，专注于巴巴工作及活动。俩人不但性格完全相反，对巴巴和生活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妻子不喜做家务，雇了两名全天佣工，负责做饭等，以便自己与朋友们自在地交往聚会。

她大权独揽，甚至指示佣人，在家里只能听她一人的。凡事都由她做主，仆人们怕她，除非她首肯，谁都支使不动。丈夫整日上班忙于工作，最主要的是专心想巴巴，因而平静地接受一切，仍旧爱妻子，凡事让着她。

一次，宝吉谈及人应怎样在世间生活。说：“假如你把一切视作巴巴的希望，何来抱怨的问题？我们抱怨，是因为没把一切都看作源于他，而加以接受。记住，不但你生命中的一切都来自于他，而且一切都是他。假若你能百分之百实践这一点，就不会为任何事物所影响，就会在万事万物中感受他的在。”

接着宝吉指着前面提到的那个人，说道：“这位爱者性格温和，将一切视作巴巴的希望。有时出门上班，连早点都吃不上，尽管家里在做饭的。因为他妻子还在睡觉，没她的指令，佣人不开火。丈夫默默出门上班，一句怨言或抗议都没有。从世俗角度，他显得懦弱，但从灵性视角，却极不简单。并不是他打不过妻子，而是他将一切视作来自美赫巴巴。不怨天尤人。有了这种态度，那么一切艰难困苦都会帮你消除业相，在道路上前进。就仿佛是巴巴在场，让你受这一切折磨。”

“这怎么可能？因为他是一切万物，所以有可能；不过，你在面对困境时，必须心怀这种感受。所以说这位爱者将在灵性上进步，因为他在过那种生活。而他妻子呢？她的自私态度则会给她带来痛苦。同样

的情形造成束缚还是带来解脱，取决于一个人的观点和态度。”

这让我想起巴巴的话：“要获得自由，你不必做不同的事，而要不同地做同样的事。”

他的临在支持

伴随满德里工作生活这些年，我亲睹他们的健康问题逐年增多。宝吉的情况尤其如此。以他的健康状况，能生存在世，是个医学奇迹。同样令人惊奇的是，宝吉的身体虽因病而衰弱，工作量反比以往加大许多。

在我看来，是巴巴的手在通过宝吉工作。这种情况只出现一两次，可以说成巧合，而几乎天天看到这种事发生，就不能不令我惊奇了。他是如何做到的，的确令人费解，此种壮举是凡人难以企及的。

每当我提出这个话题，宝吉从不正面回答，总说：“都是美赫巴巴，我啥也没有做；也不觉得自己与人不同，或有什么特殊能力。我只不过是颗土豆。我只意识到他的希望，按他的希望尽本分。”我相信宝吉的每一句话都发自内心，因为这是我天天眼见亲睹；难怪巴巴称宝吉是他的约翰，埃瑞奇有一次评价说宝吉无与伦比。

下面的故事讲述的只是宝吉无以伦比的一个侧面，这常令我着迷，支持我度过痛苦失能的艰难时刻。最近（2009年）宝吉身体状况极差，身边的助手，还有医生，出于关切，会请求宝吉休息一下——特别是在他面临严重健康危机的时刻。宝吉的回答几乎无一例外：“我有职责在身，你们这些人不明白我在做的工作。有一天你们会明白。”

说完继续投入工作，将身体推至任何正常身体都无法承受的极限。一次，宝吉连日生病，虚弱无力，仍高强度整天工作，不休息。时值周一，是宝吉晚间去美拉巴德，在MPC（美赫朝圣者中心）对朝圣者的讲谈日。这天宝吉身体实在糟糕，我们都觉得他应该取消活动，竭尽所能努力说服他，恳求他，说朝圣者会理解的，但宝吉根本不听，准备出发。

助手们都劝阻无效，我做了最后一搏。“宝吉，”我说，“我知道您让身体承受这么多痛苦，是因为您感到这是您对他的职责，您若一定要去，就去，但请讲得时间短一些。别让自己太累，让身体承受那么

大压力。就讲半个小时好了，您若愿意，一个小时足矣，别再多了。一定时间后，就连朝圣者都会感觉累，注意力也不集中了。您身体这么弱，干吗要不停地一直讲？干吗要把身体推到极限？”

宝吉看着我，微笑道：“我一旦开始讲巴巴，便忘记一切。他的在占领我的生命，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时我所体验的强烈喜悦，使我忘记身体痛苦。我什么都意识不到，包括自己讲了多久，我只意识到他的临在之喜悦，通过我说话。假如朝圣者不享受他的临在，对我也不重要，因为我享受。那时我完全沉浸于他里面，忘却了其余一切。”

听宝吉如此说，我明白了他是怎样由巴巴的在所支撑的，即使在健康状况极为恶劣的情况下。我们都见过宝吉在对朝圣者讲谈前，身体有多虚弱。而一旦开讲，整个转变发生，人人注意到巴巴通过宝吉所流露的光辉与力量。讲谈前一刻身体所展现的衰弱无力，即刻消失不见。

这让我想起巴巴在古鲁帕萨德施达善前，总是面色苍白，身体状况极糟，连走到达善座椅上都需要搀扶，而一旦达善开始，整个情形完全转变，爱者们看见的唯有他的力量与荣光。此乃神圣能力。

罩着面纱的神

我们经常在文章中读到，巴巴如何反复说满德里特殊，满德里是他的工具。巴巴还说满德里——他的内圈成员——在意识上与他为一，他为了工作才给他们罩了一层面纱，否则他们做不了事儿。巴巴甚至说过，他所有的满德里都将，按照他的计划，在完成他所给予的工作后，在未来一两生之内成道。

巴巴说满德里的业相与常人的不同，他们的是未尼亚尼业相，不论做什么，都不会制造新的束缚性业相；经过两三生的时间，当这些被赋予他们的业相用完，他们便成道，获得同阿瓦塔一样的瑜伽瑜伽业相。通过这些未尼亚尼业相的消耗，巴巴将满德里用做他对人类工作的工具。

我们读到或听到所有这些，但在与满德里的日常交往中，却发现

他们极为平凡。实际上，如埃瑞奇所说：“我们满德里对世务天真无知，假若巴巴允许，谁都能欺骗或愚弄我们。我们跟世间无关，只为他活着。”

我们确实发现满德里很天真，也很普通。他们经常像常人一样做傻事，实际上，他们比一般人做的傻事更多；然而同时也流溢出深刻的智慧，英明伟大掩藏在天真单纯之下。不然，我们则无法在我们的层面与他们交往。他们的英明伟大和对自己身份的觉知，会使我这样的人不知所措，只有呆坐着高山仰止，什么工作都做不了。

然而，虽然他们的巴巴般品质常被尽量掩盖着，身边的工作者偶尔也会瞥见一下。灵性训练常常显得严酷，让人身心疲惫。但我也有幸多次瞥见满德里的伟大，这不但帮助了我，并且让我确信无论满德里做什么，无论看上去多么不好，那总是为了最大利益——这被时间的流逝所验证。

满德里的行为完全是巴巴为了某个人的终极利益，通过他们对他所做的工作。我知道会有很多人对此表示异议。对他们，我只能说：“否认巴巴在文献中所强调的这个事实，等于否认巴巴。批评满德里，或者评判他们的行为，如同评判巴巴一样不妥。”至少在我看来如此。说神没选对满德里，是荒谬可笑的。全知之神，知晓一切生灵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者，难道不知在他离开肉身四十年之后满德里会做什么？对我而言，就连这个想法都荒谬可笑。

这些年我听过不同巴巴爱者的批评言论。这些言论只能反应出他们对满德里和美赫巴巴真相的无知。他们基于世俗视野，评断巴巴和他的满德里，而无法领悟巴巴同满德里在意识上一体——尽管这在巴巴留下的大量文献中有记录。巴巴的工作不是建埃舍房屋，或者制造宁静氛围。那会让幻梦更为惬意持久。他的工作是让梦变得不爽，让我们快点醒来。此乃现今世界如此混乱的原因。随着唤醒时间逼近，梦境越来越不愉快。不愿接受这一点者，我祝愿他们旅途愉快，虽然我感到他们确实误了船。这是我基于体验的个人感受，读者可以接受或者忽略。

在继续讲述个人体验之前，我希望说明，这样做我感到不舒服。但

在几位巴巴爱者的再三请求，以及自己心中巴巴的驱策下，我写下这些。

在同满德里日常接触中，我也没注意到他们有什么超凡之处——除了给工作者和助手折磨，给朝圣者倾注爱之外。他们不施任何奇迹，也没能让困难和问题消失。然而我在他们身边，心灵感到喜悦，头脑困扰消退。正是这一点吸引着我，不顾困苦艰难，就想留在他们身边。

随着时间流逝，我开始发现满德里身上的超凡品质，这些品质我在所遇的其他人身上从未见过。他们知晓每个人的心灵，完全清楚工作者心里对他们的爱戴或者怨愤，然而他们总是爱着并帮助每个人，包括那些对他们不满或者批评者：这只有巴巴能做到。他们将自己奉献给别人的方式——即使在身体垮掉的时候，乃是凡人无法企及的。他们不为金钱声名，也不为得到朝圣者的爱，只为取悦巴巴。

很多次，就在举行大型活动前，一些满德里突然病情严重，而到了活动日，身体似乎完全康复，不但出席活动，还把巴巴的爱和在倾注于爱者们，目睹这一幕令人惊叹不已。对我而言，这只能是美赫巴巴。

他们的很多决定，当时看起来不正确，但在若干年后，对我实际帮助甚大，让我对他们和对巴巴深怀感激。我可以一直写下去，但只要这么说就足矣：在他们身边生活期间，有一天我发现不可能将这一切忽视不见，或者简单归结为巧合，尤其是在天天发生的情况下。我有了从未体验过的新觉知，一种巴巴及其满德里合一，我能通过满德里享受和巴巴一起的体验。经常，我不觉得是在跟满德里坐着说话，而是跟美赫巴巴本人。

若有人要我用一句话描述同满德里生活的体验，我会说：“我的体验是，实如巴巴所言，满德里在意识上与神为一，但是罩着面纱。”

非常体验

我想分享几件满德里身边发生的不寻常事件。一次是埃瑞奇去宝吉办公室，经过我的房间，我刚好从房间出来，差点和他撞到一起。当时我住费拉姆吉的房间，在宝吉办公室对过。我同埃瑞奇打招呼，他则

嬉戏地抓住我的脖子，开始往下按。我对他说：“埃瑞奇，您再使点劲按，我来帮您。”

说着，我把手放他手上，使劲压他的手。埃瑞奇问道：“你不怕死？”我对他说：“您开玩笑吧，死在满德里手上，是我的福气，我怕什么？”“再者，”我说，“事件本身将被写入史册。”埃瑞奇大笑，将手松开，说道：“我不会这么轻易给你解脱，你得努力工作去赢取。”埃瑞奇的话我没太认真，当成了玩笑。

另一次是跟宝吉。宝吉要我参加一个项目。项目需要在美拉扎德做，我听完介绍，主动请缨，因为我知道这会取悦宝吉和其他满德里。宝吉看着我说：“你主动参加很好，你会受大苦。”

我回答：“宝吉，这么多年，您天天敲打我，您让我做件什么事，然后公开批评我做错了。您把别人做的事也算我头上，总之，即使我完全照您的意思做，您还是责备我，说我的不是，天天敲打我。现在我习惯了您的虐待并开始享受，您还能使什么招，制造您所谓的这个痛苦？”

宝吉听完大笑，说：“这次，我会杀了你。”我伸出右手，说：“请承诺，您会杀了我。”宝吉抽回手说：“不能，不能，我不能这么做。倘若你被我杀了，或被任何一名满德里杀了，你会即刻成道。”对宝吉的话，我也没太在意，因为他经常这么说。

第三件让我困惑不解的事，跟巴巴的妹妹玛妮有关。一次，我在办公室做事儿，玛妮叫我。我进去，她赞扬起我在同化工厂斗争中所做的工作。这家制造污染的工厂严重影响了美拉扎德和村民，不过凭借巴巴的恩典，现已被迫关闭。玛妮很满意，想给我点什么。她说：“你有什么想要的，提出来，我给你。”

我说：“没有。我真的很高兴能在这里帮忙。”玛妮对我说：“给什么都不难的，要点什么吧。”当时我真的什么都不想要，脑子一片空白，再次说：“没有什么要的。我什么都不要。”玛妮第三次催促时，不知怎的，我脱口而出：“您要给，就给我巴巴。”或许这句话是不自觉说出的，因为玛妮总叫我们要真格的——只要神。

了解玛妮顽皮性格的我，以为她会从兜里掏出一枚随身揣着的巴巴挂坠，或者巴巴的巧克力帕萨德给我，同时说句俏皮话。但她没这么做。玛妮的举动令我无比惊讶。她转向挂在办公室墙上的巴巴照片，默默顶礼大约一分钟，接着把手放我头上，又顺下来摸着我的脸：“我的孩子，他的恩典将一直与你同在。”

之后她又对我说：“好，那是你想要的。但我们还是想给你点什么，你必须接受。是枚巴巴勋章。”她给我一副可挂在巴巴照片上的花环，一枚金色（青铜）勋章，上面刻有巴巴的脸。眼前发生的事让我眩晕，念头潮水般涌过脑海。玛妮的做法，就仿佛她有权威将巴巴给我。她还祝福我，仿佛我会遂心如愿。她没说：“不行，我做不到，只有巴巴能做。”

这究竟怎么回事，玛妮为何那样做，我想不明白，只好归结为满德里让人无法理解的那一类做法。虽然将这件事记了日记，但没给予太多重视。日常工作忙碌，压力重重，很快就对此事忘在脑后。再者，与满德里包括玛妮日常接触，他们的言行举止与常人无异。而除了巴巴本人，谁能将巴巴给你呢？

荣耀主的工具

巴巴通过满德里说话

2000年，我的身体彻底垮了，虚弱乏力得连走动都需要人扶。我雇人帮我料理日常家务，心想这会过去的。然而情况愈糟，我需要更多的照料和帮助。并前往孟买治疗，以期病情好转起来。再者我也不想成为满德里的负担，在这种状态下继续住在那里，会让他们一直为我操心。

经过数月的治疗，我感觉更糟，又甚感困惑。感到必须回到满德里身边，让困恼病苦快点过去，结果却不是这样。当时我什么事都做不了，只能在宝吉的办公室里坐着。以前可不是这样，那时我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工作性质决定总是外出。这对我是一种新体验，有种东西令我心感喜悦，痛苦可忍。

离开办公室，病情便加重，我又意识到疼痛。但跟宝吉在一起，

则注意不到。在他身边，我能较好地调控病痛和失能。宝吉工作不太繁重时，我还讲几个笑话，或做些模仿表演，让他开心。宝吉会开怀大笑，孩子一般，在场者无不欢欣喜悦。

一天，宝吉做完工作，要我娱乐一下。我模仿了几个工作者，这是宝吉最喜欢的，他敞怀大笑，说：“你让我开心，我喜欢有你陪伴。希望你能住在这里，但你的身体怎么办，以你的情况，会很困难。”见宝吉情绪甚佳，我乘机说道：“祝福我，宝吉，有您的祝福，我的病就会好。”

宝吉接下来的举动令人费解。平常他爱开玩笑，给亲近的朝圣者起不同的灵性头衔，诸如“瑜伽大王”，“莫克塔喜乐”，“希瓦”，“造物主”，“神圣母亲”等等。而我要他祝福时，他却表现异常。情绪甚佳的宝吉走过来，伸出手，像要祝福我，却突然半途停下。他将手抽回，身子退后。神情变得严肃，转过脸，开始找事情做。授述一封无关紧要的信件，等等。

我看得出宝吉在回避我的请求，这让我迷惑而痛苦。各种念头蜂拥而至。我知道他真心喜欢我，希望我住在这里，可因何不给我祝福？即使他的祝福治愈不了我，起码开个玩笑也成。他总跟人开这种玩笑，那至少让我开开心，可他不肯迁就。

在继续讲述前，我想跟读者分享一下，特别是没跟满德里交往过的读者，否则我的话也许讲不通。不只是我，许多跟满德里呆过的工作者和朝圣者，都注意到他们经常随意或顺口说点什么，后来那就成真。有许多有过这方面体验的巴巴爱者，我们也一起谈论过，毋庸提很多次都是我亲眼目睹。

你问满德里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则矢口否认有任何先知先觉或特殊能力。尽管如此，这种事司空见惯，你若不全神贯注于手头的工作，就会注意到。我个人的感觉是，满德里意识不到这些，是巴巴本人通过他们工作，因为他们是他的工具。

所以我要宝吉祝福时，背后的念想是，得到他的祝福，我的身体就会康复。所以说他不肯祝福，我感到伤心。不同念头涌过脑海，让我

愈发困惑，决定直接问问清楚。等他授完格外长的信，我开口问道：“宝吉，有件事我想弄明白，请别回避。我请求您祝福时，您差不多要做了，接着却住手收回。是何原因？您因何不祝福我？”

宝吉的回答仍是老一套：“哦，我只是块土豆，谁都祝福不了，根本没有特殊能力或者权威，只有巴巴能做到。”

我坚持道：“可我见您祝福过别人。”“哦，那只是说笑，”宝吉回答。我不甘罢休。“就算您只是一块土豆，”我说，“您也可以当做玩笑祝福我一下。”

宝吉神情凝重起来，缓慢说道：“我的祝福意味着你的毁灭，我不能那么做，切莫向满德里寻求祝福，只要爱的祝福。”这让我一时费解，便讲了有一次玛妮给我祝福的事儿。

宝吉问道：“你干吗要求那个？”

“玛妮督促我要点什么，我脑子里就想到这个。”我说。

宝吉沉默良久，接着不像是对我，更像是自言自语道：“我明白你缘何受苦了。”随后看着我说：“别抱怨。要欣然承受这一切，巴巴会帮助你经历这个痛苦。”宝吉的话我没大留意，因为当时满心想着如何治好病，恢复自理能力。

几天后，宝吉对我说：“你干吗不写本有关美赫巴巴的书？”这个建议令我愕然。“写关于巴巴的书？我生平从没写过东西，此外，我对美赫巴巴，对写书，知之甚少，有关他的生平，已经有大量文献资料了。”我申辩道。

宝吉道：“你在这里同满德里生活多年，可以写写这个。”我说：“行是行，可我仅限于谈论，写书就无从下笔了。从没进行过写作。”

宝吉说：“只要发自内心写就行，那将是巴巴在写。”

有两年的时间，我一直寻医问药，没理会宝吉的建议。后来最终开始动笔，实在地讲，我不知道如何发生的。我感到是巴巴本人在写，我只是他手里的一只笔。写完两册《真正珍宝》，我感觉该写的都已写完。一天，宝吉对我说：“你还得继续写书。你写的东西发自心灵。非

常好，我喜欢，大家也都喜欢。你要继续写，起码再写几册。”我抗议道：“可是宝吉，好故事我已经写尽了，感觉疲惫，身体也不行了。”

宝吉回答：“别担心，故事会来的。你若发自心灵去做，他会代你写，别顾虑，会发生的。”

我不知如何再写几册出来，而第三册乃是巴巴在通过我写。宝吉要我继续写作那阵子，一天我碰见美茹，她对我说：“我们喜欢第二册，期待第三册。”我已才尽思竭，便说：“老实讲，我已经没东西可写了，能写两册，已经够让我惊奇的了。这些故事从何而来？一定是巴巴，是他写的，我只是他使用的一只笔。”

美茹笑了，说道：“也许巴巴会用第三册，再给你一次惊喜。”我回答：“若是他愿意，会发生的。”在满德里身边生活的岁月里，真正让我惊奇的，是他们说的事情后来会发生。确实，巴巴和满德里总是让人惊奇不已。

美茹最后一个生日

美茹的生日通常在每年12月22日庆祝。这一天，美茹会同美拉扎德满德里，于下午四点到巴巴三摩地；祷文及阿提完毕，满德里会到陵墓附近的露天舞台，观看由工作人员出演的巴巴生平剧。露天舞台搭起大帐篷，为满德里和朝圣者遮阳。长期居民兼建筑师泰德·嘉德森及其团队，负责安排这一切。

1988年12月，是我到美拉巴德朝圣长住的一次。除了美拉扎德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巴巴的陵墓内静坐，知道这种机会不会永续下去，想尽可能充分利用。美茹生日这天，我在美赫朝圣中心用完早餐，照常上山，打算到陵墓里静坐。快到陵墓时，我看见埃瑞奇站在外面。我望着他，冲他挥手，他也微笑挥手致意。

我走近埃瑞奇，发现他表情突变，手指着我的身后。我转身，惊见帐篷起火了，赶紧跑过去，想帮点忙。在场的所有朝圣者、工作者和居民都冲过去，试图救火。可因附近没有水源，无济于事。火势迅速蔓延，没几分钟将帐篷烧掉，只剩木桩立在那里。

突变状况令人难受，大家上坡走到埃瑞奇站立处。一名朝圣者拿着烧剩的一小块布，给埃瑞奇看，说这是火灾仅存的一片布。埃瑞奇对他说：“收藏好，作为美嫒最后生日的纪念。”埃瑞奇的话当时令人费解，结果这的确是美嫒最后一次生日。

美嫒于1989年5月20日去世。实际上，在那次生日庆祝会上，美嫒也表示将来不必再庆祝她的生日，希望巴巴爱者只专注巴巴。

美嫒逝世之后，朝圣季再次开始，朝圣者无不想念美嫒，在满德里大厅分享各自的体验。保管烧剩布片的那位朝圣者也在，他讲完帐篷失火的经历，转向埃瑞奇问道：“您怎么知道那是美嫒最后的生日，为什么说出那样的话？”埃瑞奇长叹道：“我也不知道为啥那么说，人们常问我，为什么我说的东西后来会发生。坦白地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脱口说出脑子里的话，一定是巴巴。除此之外，在这个问题上，我再也无话可说了。”

荣耀主的工具

有些巴巴爱者不赞同我对满德里的观点，责怪我不该荣耀他们。对他们我想说：“你怎么可能不荣耀满德里？上主的一切都值得荣耀，他的工具理当包括在内。”

我的上主所亲选的工具，我怎能轻忽慢待？我情不自禁赞美他们，因为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有幸窥视他们的浩瀚心灵，里面全是巴巴的纯爱。

我想同读者分享一个故事，发生在巴巴和埃瑞奇之间。故事为巴巴亲自所讲，以让埃瑞奇明白满德里的伟大。这个故事，除了新的巴巴爱者，大多人都在满德里大厅听埃瑞奇讲过。并且也已付印出版，很多人一定读过。为帮助读者理解后面将要述及的内容，这个时候我不得不讲这个故事。

在满德里大厅，埃瑞奇对众朝圣者说：“巴巴经常告诉我们，一次次提醒我们，我们这些满德里同他一起生活，有多幸运。他还说就连

千年苦行的瑜伽士，都没有得到满德里的这种机会。就这样巴巴一再说反复讲。有时说他的圈子成员多么伟大，有时讲他们何其幸运。然而，我们却不以为然。我们没有内在体验，除了体验他不断施予的困苦折磨。因而有一天，当巴巴又念叨这个话题，说满德里如何幸运时，我忍不住脱口而出：‘但是您说的这些，我们根本没有体验。’

“‘我们没体验有多幸运，心里也没感到幸运。’这一定是巴巴本人激我这么说，以便他给予解答。他讲了下面的故事。

“纳拉达是主奎师那的爱者，也是满德里成员、与主极其亲近的圈子成员。奎师那也总提醒亲近者，说他们多幸运，再三激策他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这个连瑜伽士和天使都渴求的机会。一天，他又谈起这个话题，纳拉达火了，脱口道：‘但是我们什么都没体验到。您说您的，我们只好听，但我们没有内在体验。’

“主奎师那对纳拉达说：‘这么说你想要体验？没问题，很快就给你，我保证给你体验，会让你意识到同我生活有多幸运。过几天就给你体验，证明你的伟大。’

“几天后，奎师那召纳拉达，叫他去河边他们以前到过之处，说在那里他将获得体验，证明主所言不虚。

“纳拉达来到河边，环顾四周，想看见点什么，验证主的承诺。结果一无所获。他正要离去，目光无意中落在一摊人便上。你们一定见过这种情形，农村没有厕所，人们找个僻静处露天大便。纳拉达看见的就是这个。

“纳拉达瞅着粪便，看见一条蛆虫冒了出来。蛆虫看见纳拉达，随即死去。纳拉达纳闷：‘主派我来，就为这个？这就是我的好运？这就是我该有的体验，看见蛆虫，它就死掉？’纳拉达回到主身边，汇报失望经历。

“奎师那安慰他：‘很快你就会有证明你伟大的体验。我保证很快。’

“几天后，奎师那又召纳拉达，叫他去某地，在那儿会看见一棵树，获得体验。纳拉达前去，找到了那棵树。走近四处搜寻，啥也没找到。

他等着，期待看到什么，有什么发生。最后，久等无果，他决定离去。正要走，听到树上一只小鸚鵡啼叫起来。他抬头望鸟，目光一相碰，鸚鵡即刻倒毙。纳拉达大惑不解，寻思：‘这就是我主说的好运？我看啥，啥死。我这不成了死亡天使？我的主跟我开啥玩笑？’

“满脑子困惑的纳拉达返回，奎师那要他讲讲经历，他如实禀报。奎师那再次向他保证，很快就会有证明自己伟大的体验。其时，国君前来求奎师那达善。其妻刚诞下一子，国王大喜，希望奎师那前往祝福男婴——未来王位的继承人。奎师那事务繁忙，无法亲往。国王恳请再三，奎师那同意派一名内圈成员前往赐福。纳拉达在座，听见对话，十分紧张。暗自祷告，期望奎师那选别人，别选他。知晓每颗心灵的奎师那，指指纳拉达，告知国王纳拉达将去代他给孩子祝福。

“纳拉达感觉中了圈套，不知所措。种种疑惑纷至沓来。要是他看了孩子，孩子死了咋办？国王定会将他们驱逐国境。但又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前往。当日，御用牧师主持祈祷礼，为王子祈福。纳拉达进了王宫，受到隆重礼遇，就座要席。因内心恐慌，忧闷不乐。始终避开眼睛，不看孩子，只瞅别处。仪式结束后，国王邀请纳拉达上前祝福王子。纳拉达不知如何是好。

“他忐忑不安起身过去祝福，不看孩子。纳拉达的异常举动，连国王都觉古怪。纳拉达目光躲避着，祝福了孩子，少刻起身准备离去。刚走到门口，听到有声音叫他，是摇篮里的婴儿叫他：“纳拉达，纳拉达，你干吗这么对我？我是蛆虫时，你看我一眼，我死去，转成一只鸟。我是鸟时，你望我一下，我死去，转成男孩。假如你这会儿瞧我一眼，我会死掉，与主合一。你干吗拒绝给我这个？

”纳拉达听见，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凭借主的慈悲，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竟有能力给予灵魂终极大事——与神合一。

“纳拉达回去后，对奎师那讲了整个过程，主评论道：‘现在你意识到伴随我有多幸运了？’

“纳拉达为其疑虑羞愧至极，请主宽恕。”最后埃瑞奇说：“这

个故事是我们的主美赫巴巴亲自讲给我的，为了让我明白其满德里和同伴的伟大和幸运。虽然我们没什么感受，但我们知道这么多——他作为宇宙之主，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必定是这样。”

巴巴利用满德里做工作

最近，一名读了《真正珍宝》的巴巴爱者，要我描述一下我的内在状态。我对他说：“这很简单，一句话就可概括——垃圾。这就是我的状态。我的内心充满了垃圾，需要被清理掉。可以说是神圣园丁的恩典和仁慈，将我这种垃圾用作肥料，施肥于满德里这样的神圣花园。不配如我，他仍然通过满德里给了我伴随他的机会。

我常听埃瑞奇讲纳拉达的故事，是巴巴讲给他的。故事的含义和深度很久之后我才体会到。在我患病期间，现在我已将它视作伪装的祝福，我无法做任何需要付出体力的工作，只能坐着。我思索着同满德里在一起的生活，以及他们想让我们明白的教训。回忆在我脑海里一桩桩一件件浮现着，忽然间我坐直了身子，一个奇异的念头冒了出来。也许是巴巴把它放在那里的：“满德里可否像纳拉达一样，作为他的工具让某个人成道？”

各种各样的念头，正反方都有，在我脑子里翻涌。我的理智告诉我：“这怎么可能，他们那么普通，他们会犯错。即使巴巴把他们用作工具，触动和感动过许许多多的心灵，但成道毕竟是只有至师才能给予的终极礼物，满德里并不完美，只是他的工具而已。”但我的心灵又会反驳：“巴巴通过纳拉达的故事，在谈论当今满德里。那个故事是讲给你听的，不是讲给埃瑞奇。有很多次，埃瑞奇和玛妮反复对我们讲，当巴巴无法亲自到场时，会怎样派遣一名满德里带着他的权威和印签，仿佛他亲身莅临一般。那么他的工具同样可以把成道赋予一个配得的灵魂。”

我的头脑仍然无法接受像埃瑞奇、玛妮、阿娄巴或者宝吉这样的人，尽管他们伟大，有能力赐予成道。尽管巴巴讲了那样的故事，但对我似乎遥不可及。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心灵开始成长。我开始相信我的心

灵，开始感到他们能做到，但我必须弄清楚这一点。埃瑞奇已经离世，那这个问题就得问宝吉了。

以我对宝吉的了解，我知道要想就这个问题，从他那里索到答案，可谓难乎其难。他会避开话题，给出他的标准答案：“我不清楚，我只是一颗土豆。”但我别无选择，只能不停追问下去，直到他给出答复。

我首次问宝吉这个问题一定是在 2002 年。我说：“宝吉，我们听过满德里讲死在阿瓦塔手里，意味着成道。要是满德里杀了某人会怎样，那个人会解脱或者成道吗？”为了缓和气氛，我玩笑道：“宝吉，你可以跟我讲实话，你放心，我不会要你给我解脱的，我保证。”

宝吉听了大笑，但接着给出标准答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一颗土豆，只有巴巴知道。”另一个就这同一个问题，我想要套宝吉的话，所采用的不同问法，是基于宝吉常说的话：“巴巴的真正工作是清理我们心中的垃圾，清除我们的业相，给予我们成道。”

我就会问：“宝吉，巴巴的真正工作是清理我们的业相垃圾，赐予我们成道，既然满德里是他的工具，用于做他的宇宙灵性工作，这意味着通过满德里，他在继续清除世界的垃圾？”

宝吉听了一笑，回答：“我只是颗土豆，满德里也一样。我们没有知识或者能力，巴巴通过我们做了什么工作，我们并不知晓；我们意识不到，只有巴巴知道他的工作。”每当时机合适时，我都会换着花样问宝吉这个问题，但宝吉的回答没有不同。

凭借巴巴的恩典，我每年都会到阿美纳伽，在信托办公室住 4 到 6 个星期，有时一年不止一次。在这期间，我会坐在宝吉的办公室，想要在他得空时，为我解惑答疑。这种时候只有他的助手在场，因为他很少公开回答这类问题。从 2002 到 2008 年，这个问题我从宝吉那得到的答案基本没啥不一样。2009 年 1 月，巴巴给了我一念，我转换了策略，我决定换个背景，用以往阿瓦塔降临的背景问这个问题。

一天，宝吉没事，只有助手在旁，我换上一副最无辜的表情问道：“宝吉，满德里对我们说，拉瓦纳因被主罗摩所杀而获得解脱。那要是

为罗摩的满德里或者圈子成员所杀会怎么样？他们会获得解脱吗？”

我以为能用这种隐蔽的问法糊弄到宝吉，宝吉一听就笑了，说：“你想套我的话有多久了。好吧，我来告诉你。巴巴给满德里的意识罩了一层面纱。他们将他们用于他的工作，但因这层面纱，他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若是没有这层面纱，他们就会体验成道，就无法做他的工作。正是因为这层面纱，他们才得以做他的工作，成为他的工具。当满德里身上的职责完成，面纱就揭开，他们在离开肉身前，体验成道。因这层面纱，满德里本身什么都做不了。但若是巴巴希望，他会利用满德里作为他的工具，赐予任何配得的灵魂成道。记住，满德里自身什么都给不了，只有巴巴希望时，通过他们，他能够这样做。”

苍蝇

我跟美赫文·杰萨瓦拉谈起头脑的诡诈和欺骗性。我对他说：“看到头脑轻易就屈从于负面影响，即使是完全处于一种高尚和正面的环境中，让我特别困惑。看看满德里，他们的人格有多伟大。几乎每个和他们交流过的人，都感受到这种伟大，从内心知道他们不是一般的灵魂。”

“巴巴亲自评论过他的满德里的伟大，甚至说过他们在意识上与他为一，只是隔了一层面纱。在《语录》中，巴巴详细描述了他的圈子成员的状态，其中他明确指出满德里成员的业相面纱，远远不同于普通人的业相。巴巴指出他给满德里的意识赋予了未尼亚尼业相，使他们免于进一步制造束缚性业相，无论他们做什么，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行为，或者除此之外的任何行为，都不会像常人那样被束缚。这是因为巴巴赋予他们的特殊业相。正是通过这些特殊业相，巴巴使得满德里按照他的希望和意愿行事。在这过程中，将他们用作他做宇宙工作的工具。巴巴说满德里身上的业相耗尽，这在两到三生之内发生，那时他们就会体验成道。”

我停顿片刻，接着对美赫文说：“我们在智力层面都知道这一点。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文献，实际上，有些还是在巴巴直接监督下记录的。

奇怪的是我们通过头脑阅读和分析这一点，却错过了巴巴反复提示的再明显不过的一点：至师及其圈子成员的负面行为，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不应当从世俗的角度进行判断。”

“尽管如此，我发现一旦满德里出现了负面行为，头脑就会产生反应，开始批评。我看到许多巴巴爱者不但批评满德里，还将自己与满德里的一些负面行为做比较，合理化自身缺点。头脑说倘若满德里能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做又有何妨？我们错失了巴巴说过的要点，即满德里做不受束缚，我们做则受束缚。

“更让我困惑的是，头脑拒绝跟从满德里高尚的行为。满德里的伟大数不胜数。头脑不跟随或者效仿这种伟大，这种伟大人们一般都会为之吸引，受激励跟随。但更常见的却是，头脑倾向于跟随负面。经常会听到巴巴爱者批评满德里的谈话，强调他们的负面行为。他们很少谈论满德里的伟大。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头脑为何受负面吸引？”

美赫文平淡地回答：“你见过苍蝇吗？苍蝇总是被粪便吸引。你可以把苍蝇放在花园里，即使整座花园都被鲜花覆盖，苍蝇仍不会对鲜花及其芳香有感。实际上，即使花园角落里有一小点粪便，苍蝇都会忙不迭地飞过去。头脑也是这样。我们古老的欲望为我们制造了这种业相，正如苍蝇，我们也被粪便所吸引。巴巴给了我们忆念他的礼物，我们若是决心坚定、持之以恒加以利用，就会摆脱这种吸引，最终将头脑转向神圣芳香。所以只是不断忆念巴巴，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唯有他存在

有一天清晨，我跟埃瑞奇沿美拉扎德通路散步时，他问我：“你昨晚睡得好吗？”我说：“挺好。”他又问：“你平时做梦吗？”我回答说：“做，一般都会做梦。但昨晚我没做梦。”

埃瑞奇继续问道：“你梦里梦见的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是从哪里来的？”我回答：“我猜它们都来自潜意识心，是潜意识心制造的。”埃瑞奇问：“心在梦中制造了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不管梦境有多荒诞，

你都会把梦当真，这难道不奇怪吗？你无法改变梦境，即使它是你自己头脑的造物。对不对？”

埃瑞奇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知道最精彩的部分就在后面，因为埃瑞奇从不会无意义地闲谈。我说：“哦，您这样说，我才认识到是我自己头脑创造的，我做不了主，之前我从没想过这一点。”

埃瑞奇微微一笑道：“我们信以为实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所有你看见的事，所有你交往的人，你居住的各种地方，你做的所有工作，这一切都不存在，除了在你的梦中，在你的想象中。奇怪的是人们不断努力让梦越来越好，而不是从梦中醒来。人不去控制这个永无止境的梦境，而是尽可能让梦境更佳。

“有少数灵魂奋力从梦中醒来。巴巴作为唤醒者，带着唤醒我们的唯一目的前来，不断强调这一切都不真实，我们越挣扎，我们越试图改变，就越被梦境束缚。因此，需要做的是将所有努力导向觉醒，有朝一日，凭借巴巴的恩典，你的眼界将打开，那时你会发现什么？什么都没有。所有你认为是真的一切，突然消失不见，除了他，你的遍及一切的至爱，别无所存。不止如此，连你也不再存在，你的存在融入他的，你与他合而为一。你存在于和他一体的状态，体验与至爱为一。你说一切都是他，或者一切都是你，都一样，因为别无存在。无他，只有你和你的至爱，存在于遍在一体的状态。”

埃瑞奇转向我说道：“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时，别忘了我对你说的话。那个时候你要记住，这不过是一场梦。记住这都是你和至爱的游戏，无其他，只有你和他。”

满德里

跟满德里亲密接触的人们，常不解巴巴宣称卓越不凡的满德里，怎么显得那么普通。他们在日常活动中经常制造更多的迷惑和错误事端，频次比我们这些普通人还多。而巴巴宣称他们是他的工具，他通过他们做工作。

根据我同满德里生活的经历，我也注意到他们的行为很普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这些平常行为之下，我体验到一种源于灵魂的深度和海洋般的广阔，这在常人身上是体会不到的。可以将这比作海洋中心和海岸边的海浪。它们表面相似，但你探入海滨处的水面以下，你碰到的全是沙子。这是我们常人的状态。而若是深入海中央的水面之下，海的深广会让你惊叹不已，茫然失措。

凭借巴巴的恩典，我有幸对满德里的心灵有一点瞥视，其广大可让最深的海洋都显得小如池塘。引用印地语中一段话来描述满德里：“别说满德里是神，他们不是神，他们只是与神光一体不分。”

